

中興小紀  
一







中興小紀

(一)

熊克撰

# 中興小紀目錄

## 卷一

起建炎元年五月盡六月

## 卷二

起建炎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 卷三

起建炎二年正月盡六月

## 卷四

起建炎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 卷五

起建炎三年正月盡三月

## 卷六

起建炎三年四月盡八月

## 卷七

中興小紀 目錄

起建炎三年閏八月盡十二月

卷八

起建炎四年正月盡六月

卷九

起建炎四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

起紹興元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一

起紹興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二

起紹興二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三

起紹興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四

起紹興三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五

起紹興三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六

起紹興四年正月盡八月

卷十七

起紹興四年九月盡十二月

卷十八

起紹興五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九

起紹興五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

起紹興六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一

起紹興七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二

起紹興七年七月盡九月

卷二十三

起紹興七年十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四

起紹興八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五

起紹興八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六

起紹興八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七

起紹興九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八

起紹興十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九

起紹興十一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三十

起紹興十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三十一

起紹興十三年正月盡十四年十二月

卷三十二

起紹興十五年正月盡十六年十二月

卷三十三

起紹興十七年正月盡十八年十二月

卷三十四

起紹興十九年正月盡二十年十二月

卷三十五

起紹興二十一年正月盡二十三年十二月

卷三十六

起紹興二十四年正月盡二十五年十二月

卷三十七



起紹興二十六年正月盡二十七年十二月

卷三十八

起紹興二十八年正月盡二十九年十二月

卷三十九

起紹興三十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四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三十二年六月

# 中興小紀卷一

宋 建陽熊克撰

建炎元年歲在丁未夏五月庚寅朔。大元帥康王卽皇帝位於南京。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母曰賢妃韋氏。以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於宮中。紅光照室。初賜名。授武定軍節度。封蜀國公。二年。進封康平郡王。宣和四年正月。冠於文德殿。賜字德基。三月。出外第。拜太保。遂安慶源兩鎮節度。封康王。上博涉經史。道君問以古事。及應詔制述。率嘗稱旨。五年。娶邢煥次女。封嘉國夫人。嘗侍道君習射於鄆王府。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和末。金人內侵。淵聖皇帝方受內禪。敵騎抵城下。遣燕人吳孝民齎書請和。欲得親王宰相爲質。時諸王皆從道君南幸。惟上與肅王畱京師。淵聖召上。具言孝民所陳。上毅然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副上。使於金寨。時敵兵四遶。上意氣閒暇如平日。數與大將沃哩布原名幹萬不。今改正下同。觀蹴鞠雜伎。畱軍中經月。會都統制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平仲古子也。金人以用兵責使者。邦昌懼而泣。上止曰。爲國家何愛身邪。沃哩布由是憚之。不欲上畱。更請肅王。淵聖嘉上忠勤。還拜太傅。靖康改元冬。金人再入寇。刑部尙書江都王雲奉使至金寨。先遣親吏李裕回道。沃哩布語。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於是上奉詔使沃哩布軍。請緩師。雲副之上。請門下侍郎開封耿南仲偕行。淵聖曰。南仲老矣。乃令其子中書舍人延禧與觀察使高世則爲參議官。世則瑗孫也。以十一月丁丑發京師。晝夜行。庚辰。至相州。民遮道曰。肅王已不反。乞大

王起兵拒敵。不宜北去。辛巳。至磁州。初。王雲使金歸。過磁相。勸二郡爲清野計。二郡從之。悉徹近城民居。運粟入城。泊金人再至。果以磁相無糧。由他路入。二郡人怨雲。以爲雲通於敵。磁有崔府君祠。乃東漢之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曰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祕閣脩撰義烏宗澤啓上。宜謁其廟。雲從上入。上旣出。雲爲百姓所害。上檄澤捕得害雲者。斬之。乃定。磁人力請上毋北去。謂離北門五六十里。卽有敵兵。知相州直龍圖閣祁門汪伯彥蠟書至。亦言金遣五百餘騎。沿路問上所在。於是延禧等皆勸上回相州。閏十一月。朝廷議畫河。遣僉書樞密院臨川聶昌之河東。耿南仲之河北。皆爲割地使。昌偕金使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金使王訥至衛州。衛人幾殺訥。南仲遂如相見上。乃與南仲連銜揭榜。召兵勤王。人情大悅。戊申。上登郡圃飛仙亭。因持弓矢呪之曰。若次第中此牌字。則必聞京師音耗。果三發三中。左右動色相賀。己酉。上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臣來。乃武學生借閣門祇候秦仔齋蠟詔。命上爲大元帥。陳亨伯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上捧詔嗚咽。軍民感動。上乃命耿南仲同預軍謀。十二月壬戌朔。大元帥開府。除汪伯彥爲集英殿修撰。上初開府。服排方玉帶。語伯彥等曰。吾陛辭日。皇帝賜以寵行。吾遜辭久之。皇帝曰。朕昔在東宮。太上解此帶賜朕。卿宜收取。不得已拜賜。癸亥。南仲等言。軍行先藉糧食。今勤王之師。經由河北京東兩路。乃差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漕樂壽張愨。直龍圖閣京東漕臣邵武黃潛厚。並隨軍應付。乙丑。閣門祇候侯章齋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辭陛日。皇帝諭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

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上命耿延禧草詔。曉頒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軍總一萬人。上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等皆效順。又得一萬餘人。丁卯。上欲領兵渡河。與幕屬謀所向。或請出濬滑。或請渡王俞。或請趨魏縣。言人人殊。猶預未決。汪伯彥獨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衆莫能奪。上從之。仍遣前軍統制劉浩統兵出南門。陽爲濬滑之行。以疑金。乙亥。上發相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衆失色。上禱於天地河神。至子城渡。報河凍已合。丙子。上總師渡河。至大名。都漕權府事張慤與北道副總管奉符顏岐率衆郊迓。時京城圍久。及上駐北門。而四方事皆取決於帥府矣。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先諸軍至。上大悅。癸未。知信德府直徽猷閣梁揚祖兵萬人馬千匹繼至。諸將兵官如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揚祖子美子傅授子俊。成紀人沂中、崞縣人師中、秀容人。上問揚祖孰優。揚祖以俊對。上亦喜俊。自此常在左右。上畱揚祖爲隨軍轉運使。甲申。始聞金人登城。斂兵不下。淵聖詔見通和卿等兵未可動。上涕泣。知詔書爲敵人所迫。宗澤請進師。直趨開德。解京城之圍。汪伯彥執講和之說。且言敵兵十萬。吾軍纔一萬三千人。如何解圍。合使大王安居。更檄宣總司陝西江淮勤王之師。約日俱進。乃可破敵。時北道總管趙野至南京。與宣撫使范訥合軍。自號宣總故也。野訥並開封人。伯彥請上移軍東平。則措身於安地。身安國難可圖。上問耿南仲。亦以爲然。遂決東去。澤請自領軍至都城。許之。戊子。澤兵行出南門。進屯開德府。揚聲大元帥在軍中。庚寅。上離北京。二年正月辛卯朔。上入東平府界。癸巳。帥臣盧益、漕臣黃潛厚率衆出迓。上達府治。丁酉。右文殿脩撰知冀州權邦彥以兵千人至上。命屯開

德隸於宗澤。壬寅。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黃潛善。與高陽關副總管楊惟忠。將數千兵至益。開封人邦彥。樂壽人潛善。潛厚弟。惟忠。西戎部族也。潛善請上移書沃哩布。與辨曲直。令退軍通京城之問。耿南仲曰。使敵知元帥府所在。非利也。潛善計不行。乞戍兵於曹。從之。上畱惟忠爲元帥府都統制。丁卯。上以京東漕臣閻邱生所領濮州兵。及深州守臣姚鵬。博州守臣孫振等兵一萬四千。隸宗澤。新降到賊軍丁順。及軍州王澈。廣濟軍孟世寧等兵三萬七千人。隸潛善。壬申。上以約諸路合兵而來東平。去京師差遠。與幕屬議進屯濟州。庚辰。上發東平府。癸未。至濟州。諸路兵大集。軍費日廣。梁揚祖言京城圍久。鹽法不通。宜比權貨物法。許人入錢給鈔請鹽。上從之。纔及一月。給鈔一百萬緡。公私俱便。宗澤帥兵至韋城。與金大戰。敗之。丙辰。上奏除澤徽猷閣待制。丁巳。黃潛善以機事赴府稟議。且引探事人張宗得。金人僞赦。并迎立孟太后書。上揮淚大慟。期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曰。此將臣職爾。大王乃宗社所繫。不可輕舉。時兵部尙書呂好問。亦遣勇士李進持帛書至。好問。希哲子也。戊午。上以便宜除汪伯彥顯謨閣待制。充元帥。而黃潛善爲副元帥。癸亥。耿南仲等率文武官吏勸進。書再上。上流涕不受。諸路率守監司推戴無虛日。使臣鄭安自京回。傳到少帝鬻血書襟詔。上讀之。慟哭。南仲以下。又言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大王陛辭。皇帝賜以排方玉帶。大元帥建府。有賜袍異夢。四方申呈。或曰靖王。今始悟靖之爲字。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元帥府建。則靖康紀元。實爲符兆。願大王亟卽位。以應天心。上不納。丙寅。張邦昌以謬目至。大略言國禍之酷。權以濟事。故寧忍死而報之於殿下。上答邦昌書。亦曰九廟不毀。生靈獲全。皆相公之功。

邦昌又遣上舅忠州防禦使韋淵齋書稱臣。且言封府庫以待。又曰：臣之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丁卯，吏部侍郎汝陽謝克家以邦昌命齋玉璽至。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克家跪進。上慟哭。命汪伯彥司之。皇太后遣左丞安岳馮澥、權右丞相李回來奉迎。澥、康邸舊人也。又令姪權衛尉卿孟忠厚齋書詣上。略曰：王其速驅輿衛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上覽書，乃命移檄諸道。具言邦昌恭順之意。約束不得亂入京城。於是濟之父老請上卽位於濟。宗室仲琮議用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幕屬難之。謂宜如唐肅宗卽尊位以定天下。又宗澤言：恐邦昌等陰與金結，毋或深信。且開封於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汴漕尤易。庶爲萬全。時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道君御劄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上慟哭拜受。由是決意趨應天。庚辰，上發濟州。廊延副總管劉光世來。上命光世都提舉五軍。光世延慶子也。僉書樞密院沙縣曹輔來。癸未，上至應天府。甲申，皇太后遣吏部尙書仙并王時雍、開封尹永嘉徐秉哲、奉乘輿服御來。而張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丙戌，上以便宜進汪伯彥、黃潛善爲雜學士。於是耿南仲議改元。謂宜倣藝祖建隆之號。且本朝以火德王。請曰建炎。云改元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赦書首令從臣監司都守訪求文武才略出倫之士。雖布衣亦聽舉。又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勛、孟昌齡、李彥、梁師成、譚正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赦。民貨常平錢穀，悉與蠲放。又散斂青苗。本以便民。歲久法弊，反爲大患。亦令罷去。祖宗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紓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令禁止。應臨難死節義不受辱。出使軍前及因守戰歿於王事。許其家自陳。

優與褒賞。應違法賦斂。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具陳。言雖詆訐。亦不加罪。初睢陽當五代之末。有狂僧日呼於市曰。此地將有聖人出世。及我太祖以歸德之節。受周禪而國號宋。人以爲應矣。至是乃正應其語。上之將卽位也。門下侍郎耿南仲等。請用漢光武故事。爲壇於宋之陽。先告天地。北望二聖。然後受命。及上登壇受表。涕泗交流。百官環侍。無不感動。因名其壇曰中興受命之壇。初靖康以金人入寇。置四道都總管。分制諸路。以衛京師。有詔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調發。有警則畱其副以守。而都帥自將入援。旣而南道都總管張叔夜統兵三萬。至京城下。與金戰。遂除僉書樞密院。從二聖北狩。南道都總管胡直孺亦統兵勤王。戰敗爲金所獲。後遣之還。惟副總管直龍圖閣朱勝非。畱治應天府事。勝非頗能均節調度。帑藏得以不空。至是上卽位。犒賜半出於此。叔夜。耆之孫。直孺。開封人。勝非。上蔡人也。辛卯。上謂宰執曰。少帝事上皇。仁孝升聞。爰自臨御。沈機淵斷。聖不可測。乃遭厄運。暫爲北狩。朕念手足之恩。嘗若神會。太后當二聖北轅。以聖德起於宮闈。乃眷朕躬。應天歷數。累章勸進。於國有功。靖康皇后宜上尊號。曰孝德淵聖元祐皇后。册爲隆祐太后。壬辰。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黃潛善等曰。朕何以處邦昌。潛善等曰。邦昌僭號。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惟陛下睿斷處之。上曰。邦昌小心。不幸逢此。雖不能死。然遭變從權。使宗廟不墜。社稷不壞。一城生靈。獲全肝腦。金人纔退。遣人齎書赴愬。及歸寶璽。駿奔來朝。北面事朕。旣貸其初。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具書報之。曰。中國不忘趙氏。彼師不旋踵。而天下勤王之師皆左袒歸宋。故邦昌懼。不待問罪。幸保首領。而反藉於朕。使金人知天下

之歸。出於自然。卿等以爲何如。潛善等曰。陛下聖意高遠。非臣等所及。於是邦昌罷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上卽命潛善等募忠信能專對之士。奉使通問。除作國書。命邦昌更作金人書。早遣使行。尋詔加邦昌太傅。依文彥博故事。每月兩赴都堂。以稱朕優禮之意。冊賢妃。韋氏宣和皇后。立嘉國夫人邢氏爲皇后。侍御史績溪胡舜陟首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命郭進。李漢超。董遵誨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析爲四鎮。拱滑潁昌隸東京。鄭汝河陽隸西京。恩濮開德隸北京。而同華陝隸京兆。擇人爲節帥。使各以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鄰鎮。如犬牙相錯。又京帑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爲糴本。若四帥得人。則隱然爲國長城。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言者謂舜陟爲臺官。而事僞庭。遂除祕閣修撰。知廬州。其議遂寢。門下侍郎耿南仲告老。癸巳。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而大元帥府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亦皆以宮觀去。上欲命相而難其人。黃潛善。汪伯彥。皆元帥府舊寮。新擢執政。人望未孚。惟資政殿大學士李綱。當靖康京城初被圍時。能建議力守。後宣撫河南。救太原。雖無功。而士論恕之。謂其平日有志。在今日可用。甲午。綱自外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邵武人。先是淵聖除綱領開封府。道梗尙未赴也。金主晟起燕雲上中京。遼東西長春。平州。凡八路民兵。隸於諸萬戶。分寇兩河。於是渤海萬戶托卜嘉原名鑾不也。改正下同。屯河間府。女貞副統蘇赫原名詔合。今改正下同。屯真定府。契丹都統馬五屯。平陽府。女貞萬戶尼楚赫原名銀朱。今改正下同。屯太原府。女貞萬戶婁宿屯。河中府。而雄霸嵐憲澤潞諸州。皆有萬戶入屯。自金之初入寇也。朝廷許諸郡得便宜行事。故各務自保。逐路帥司不調。



發無連衡合縱之勢。又金兵方盛，非一州之力所能敵。故令得併兵，既破一州，又攻一州。至是女貞副統蒙克原名蒙哥今改正進據磁相，詔遣統制官馬忠、張煥將所部各五千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時靖康執政

皆去，而僉書樞密院曹輔已被病丙申卒。丁酉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廟有大功，而奸臣造言，仰誣

盛德，著於史牒，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據實而脩，播告天下。於是蔡卞、邢恕皆追貶之。詔遣統制官薛

廣、張瓊將所部各三千人，廣自內黃瓊自開德，過河北山水寨義兵二萬同復磁相，尋以宣教郎臨江傳

雲借工部侍郎爲祈請使，又令廣瓊等且駐河南戊戌，以吏部侍郎謝克家爲翰林學士，徽猷閣待制北

道副總管顏岐爲御史中丞，翰林學士莫儔除述古殿學士，承旨吳玠除龍圖閣學士，皆奉祠而去。儔歸

安人，升清流人也。知揚州許份言濟鄆與寇爲鄰，南京雖興王之邦，而寇騎屢至，惟揚州前江後淮，有

險可恃，願駐蹕於此。是日詔略曰：屢方勤於北顧，難遽議於東巡。份侯官人將子也。初江寧府禁卒周

德等叛，執知府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會經制官屬官鮑貽遜統勤王兵七千至城下，發運判官方

孟卿檄貽遜進兵逼城，德等乃受招安。粹中華陽人，靖康初自右丞出帥，貽遜龍泉人，孟卿鄱陽人也。時

新除右僕射李綱行次江寧，因與漕臣權府事吳人李彌遜謀，是日誅首惡五十人，其衆千餘人，令提舉

常平官王枋部赴行在。資政殿學士宋城路允迪，靖康初爲僉書樞密院，未幾奉祠去。丁未召爲吏部

尙書。案原鈔本資政殿上有癸卯二字不可解考宋史宰輔表路允迪以靖康元年正月辛巳除資政殿

政殿學士京城撫諭使路允迪守吏部尙書注引熊克小廡允迪靖康初云云今據刪資政殿學士建陽范致虛，靖康末以前執政帥長安，嘗統

兵復兩京。擒金。畱守高世由。未幾兵敗。退駐潼關。至是復命爲京兆經略安撫使。初西路總管資政殿學士王襄。北道總管資政殿學士趙野。皆以前執政任總帥。雖率兵赴闕。而遷延不進。至是襄野並責分司。詔略曰。豈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之入關。故取迂塗。以爲遁計。尋又各以散官安置襄。永州野。邵州野。開封人襄。南陽人也。戊午。詔太常少卿周望。借給事中。充大金軍前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除達州刺史。副之望。上蔡人也。是月。以龍圖閣東道副總管朱勝非。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無几案。勝非嘗憑敗鼓草詔。然文氣嚴重如平時。勝非因奏陛下新卽位。宜正始。正始之說。無他。仁義而已。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也。人主當持之。而朝廷奉承之。則人主尊。朝廷當持之。而四方順從之。則朝廷尊。中國當持之。而遠人欽服之。則中國尊。人主失其柄。必有大臣跋扈之患。朝廷失其柄。必有尾大不掉之患。中國失其柄。必有外國交侵之患。國家與北敵結好一百二十餘年。彼旣亂弱。乃遠交金人。爲夾攻之計。天祚匿於近塞。遣使指蹤。令金人取之。且露章稱賀。是中國失其柄矣。金人內侵。每以渝盟失信爲辭。此皆燕人之語。怨我背契丹之約也。不然。金人通好以來。何嘗違其意哉。願睿聖務思其本。凡進退人才。弛張法度。禮樂征伐。慶賞刑威。一語言。一嚀笑。必加詳審。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於仁義者置之。則可以弭兵保民。紹復大業。迎還兩宮矣。上嘉之。時在京權貨物。鬻鹽鈔茶引。而道塗未通。發運使梁揚祖。請權於眞州置司。詔揚祖兼領其事。於是歲入六百萬緡。歲入六百萬。據楊祖行述。上之相李綱也。御史中丞顏岐言。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爲金人所惡。宜置閑地。六月己未朔。綱至行。

在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爲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所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無辭而退。綱乃赴堂治事。辛酉。詔潛邸名升陽宮。先是圍城百官中有余大鈞、陳沖、王及之、洪芻等八人。皆誘內人爲妾。及因鈔金銀。自盜入己。事覺。送御史臺鞠治。壬戌。李綱再論圍城中受僞命者。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余大鈞、洪芻、誘宮嬪爲妾。王及之坐蕃衍門。詬諸王。卿知否。曰。見鞠之必得其情。綱又曰。靖康之禍。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甚著。而吳玠、莫儔、王時雍、徐秉哲。皆奉金人指立張邦昌。及捕宗室戚里。又受僞命爲執政。此爲罪首。先是若水已贈觀文殿學士。至是詔贈霍安國、延康殿學士。時雍、高州、并、永州、儔、全州。並安置。案上文吳玠、莫儔、王時雍、徐秉哲四人並言此安置不及秉哲。據繫年要錄。時在圍城中者。綱槩欲以叛逆罪之。右丞呂好問曰。王業艱難。正合垢納汙之時。遽繩以峻法。懼者衆矣。責以不能死。則可。若直謂之叛逆。彼豈無辭乎。綱意不厭。乃遣其客正字晉陵胡瑛。要說好問。區別圍城人爲三等。以差行戮。且曰。必如是。方可表公之忠節。好問謂瑛曰。某與君俱處城中。衆以爲可罪者。纔十許人耳。餘人本末。吾輩可共悉。寧可以叛逆加之邪。綱由是不樂。呂本中雜說曰。金人再犯京師。謝克家、耿南也。綱既相。復以圍城中事。中傷之。以邦昌僭號叛逆。凡在圍城中。皆次第論罪。呂好問謂綱曰。圍城中。固可罪。若但責以不能死節。彼無所逃罪矣。然其間尙有曲折。若專以叛逆罪之。則彼必有辭矣。卻恐反爲害。由是綱不悅。即使言者中好問。上深以爲非。然好問亦不敢留。綱亦旋罷去。由是觀之。耿南仲、李綱之黨。苟以罪更相加誣。於國事所害甚大。皆不得無罪也。癸亥。詔略曰。朕惟祖宗涵養士類至矣。靖康之變。仕於中都者。曾無仗節死難。而多偷生取容。甚者乘時爲奸。靡所不亟。爲中

國羞。姑取其尤。量加竄責。以爲臣子之戒。至於卒伍。理當闕略。以責後效。旣而臺獄具。余大鈞等皆當棄市。上曰。有司之法如此。新政重於殺士大夫。李綱等亦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於是詔流余大鈞。與陳沖。洪芻於沙門島。王及之。與張卿才。李鞏。周懿文。胡思。皆廣南諸州安置。臺獄具在八月戊午朔。今聯書之。李綱又奏。張邦昌恃金人盜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知陛下總師於外。天人所歸。乃始退舊班。遣使奉迎。今冒處王爵。平章大政。方且偃然自得。倘或逃誅。何以立國。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人則謂因邦昌得生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易姓建號而憤之。都城人德之。元帥府恕之。私也。天下憤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陛下欲中興。當先正朝廷。乃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若執政中有議不同者。臣乞與之廷辨。上乃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潛善主邦昌甚力。綱曰。陛下必欲用邦昌。乞罷臣相。上顧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何如。好問曰。邦昌僭位。人所共知。旣已自歸。惟陛下裁處。綱又曰。邦昌罪當誅。陛下以其自歸。則貸死而遠竄之。潛善乃言在遠不如在近。是日詔邦昌以散官潭州安置。初。知陳州趙子崧。知汝州趙汝樸。知蔡州閻孝忠。皆密邇寇兵。能保全境內。知襄陽府黃叔敖。知漢陽軍李彥卿。通判鄂州陳規。皆扞禦有勞。又荆南府帥臣鄧雍。棄城而去。敵欲乘勢破公安縣。知縣程千秋率民禦之。敵不敢犯。是日詔子崧。陞二秩。汝樸。寶文。閻直。學士。叔敖。祕閣脩撰。孝忠。彥卿。皆直祕閣。千秋。陞一秩。就除本府通判。叔敖。公寧人。雍。開封人。規。臨沂人。尋詔雍爲禁。從敵來先遁。落職。與宮祠。旣而襄陽復不守。叔敖落職。降充監當。甲子。召通奉大夫。

傅墨卿爲禮部尙書。龍圖閣學士。知潭州。郭三益爲刑部尙書。墨卿、山陰人。前知舒州。以武昌寇作。遣其孥還越。道由江寧。遇周德之變。一家盡死。墨卿方遭患。不及就職。三益、嘉興人也。初。上諭宰執。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下情。至是。置於行宮門外。李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使吾政事已脩。然後可議興師。上曰。誰可任此者。綱因薦前監察御史張所於河北。直祕閣傅亮於河東。乃詔借所直龍圖閣。招撫河北。又以樞密副承旨王瓊經制河東。而亮副之。皆賜錢百萬緡。以備募兵。又給半歲糧。及空名告千餘道。用京畿兵千人爲衛遣之。瓊、成紀人。所、益都人。靖康末。嘗至河北募兵。時因論黃潛善坐貶。亮、馮翊人。號知兵。初以布衣得召權京西統制官。將兵數千。直至汴京城外。與金戰。至是。綱皆引用之。丁卯。詔曰。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又賦斂之繁。當謀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爲盜。因閒擄掠。殘破郡縣。已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賊吏爲姦。乘時掎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案治。寘於典憲。靖康閒。敢言之士。或至竄逐。宜悉詔還。自今有智謀之人。如能獻諫。宜悉擢用。協成治道。以篤中興之烈。上登極。赦書已罷。天下神霄宮。是日又詔本宮錢穀。並付轉運司以充省計。既又詔道士林靈素、鄭知微、傅希烈、家資。令溫處二州籍沒。上初詔取進士。命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河南王綯。條所當行者。綯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專取王氏說。乃詔復元祐詩賦經義兼收之制。鴻臚主簿鄧肅、沙縣人也。宣和閒。因進花石綱詩得名。李綱爲起居舍人。論京師水災。謫沙縣監稅。與肅游相善。靖康閒。肅被召得官。京城破。還入統制官。

傅亮軍中。至是以肅爲右正言。肅首論圍城中。有以侍從官而爲僞執政者。有庶官而爲侍從者。有爲張邦昌撰赦文者。有因邦昌而改名者。是皆不復知有宋德。請悉以叛臣目之。其上者寘於嶺外。次則遠處編管。卿監而下。朝廷本不以國士待之。亦難於國士責之。但籍其姓名。自是不復任爲臺諫侍郎。若用此則一網而盡。不惟上報二聖之德。亦破天下奸雄之膽也。時右司諫潘良貴亦論圍城中人。乞分三等定罪。良貴。金華人也。呂本中雜說曰。鄧肅前一年。因李綱薦得官。時又用汪伯彥薦爲右正。故傳會綱意。專以圍城爲言。繼而潘良貴又乞三等誅罰。癸酉。詔河外陝西山東與鄰路相援。如常山之蛇。首尾互應。令金腹背受敵。每路帥臣統之。猶一人而運四體。寇至援兵四集。則賞不踰時。違者必罰無赦。詔諸路添置武尉一員。戊寅。同知樞密院汪伯彥進知樞密院事。己卯。詔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鎮之。帥府帶安撫。要郡鈐轄。各武臣爲之副。又別置凌波水軍。上之初卽位也。卽命寧武軍節度使范訥爲京城畱守。庚辰。詔罷訥。仍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先是詔延康殿學士張懋爲戶部尙書。懋至。首言陛下當判忠邪。忠邪判則治亂分。壬午。遂除懋。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詔舊相觀文殿學士宋城。徐處仁。爲大名尹。處仁時已被病。至是卒於大名。初。言者論靖康末。折彥質爲宣撫。錢蓋爲制置。高亢總兵守河。皆不戰而退。今置不問。則後將何以使人。彥質。可求子。可求見知府州。猶未陷於敵。蓋。惟演孫也。詔貶彥質昌化軍。蓋。落職。高亢。編置海外。亢。行次南康軍。知軍李定。通判韓璣。奏亢欲謀變。已誅之。且待罪。右僕射李綱曰。亢將兵守河。敵未至而先走。朝廷不能正軍法。一軍壘守倅。乃敢誅之。必健俠也。使後之受命持敵者。少知所戒。是當賞。上曰。然。乃詔定璣各轉。

一官。初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原名粘罕今改正下同自河東歸至雲中右副元帥沃哩布自河北歸至燕山至

是聞上龍飛睢陽張邦昌入覲遂會於山後草地議事沃哩布中暑死乃以其弟鄂勒琿原名翰窩今改正爲右

副元帥時國主晟嘗遣使諭尼雅滿止南寇之兵尼雅滿報以本朝數使人要結契丹漢兒共攻其國以

激怒之蓋尼雅滿專權晟不能令至是命相亦取決焉晟守虛位而已初錢蓋制置陝西嘗議遼鄙之

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不若立青唐之後使爲藩臣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子國人所服尙立

之必得其力至是用蓋策乙酉復蓋原官除陝西總制使齎告報益麻黨征仍賜姓名曰趙懷恩因召五

路兵赴行在以延康殿學士宗澤爲東京畱守時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見統禁旅在京城執政黃潛

善汪伯彥頗疑澤故就命仲荀副之又以顯謨閣待制杜充爲北京畱守仲荀達孫充安陽人也詔罷

州縣職田右僕射李綱請令諸路買馬及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時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軍

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

兵此最爲急務丙戌乃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各募二萬合爲十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

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丁亥上諭宰執東京發到內庫寶器有

玻璃瑪瑙之屬皆遐方異物內侍陳烈以進朕念玩物喪志悉令碎之汪伯彥曰陛下初卽位便能以道

養志不役於物中興之功不足致也詔河東河北自太原真定失守之後列郡被圍誓以死守昔有一

城固守不下則載信史以耀後世今數千里之廣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古所未有訪聞失職之吏

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而南。未有所歸。其令帥臣監司。悉心措置。分布而收之。初。淵聖登極。高麗國遣使入賀。詔遣吏部郎官華亭衛膚敏爲宣問使。至明州。迓之。始許使人春見。而金人已逼京城。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膚敏度不可留。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使。而遣之還朝。請矯制之罪。上嘉賞。遷爲衛尉少卿。至是。膚敏言。屬者虜犯汴京。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然知敵雖棄去。秋必復來。而尙嬰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臣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爲敵有。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埤濬隍。訓齊其人。而擇大臣以鎮撫之可也。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 中興小紀卷二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以徽猷閣直學士董耘爲兵部尙書。耘須城人。嘗爲元帥府參議官。初以兵部侍郎召。至是擢用之。己亥。詔省臺寺監。以繁簡相兼。館職學官減半。開封府曹推依舊爲推官。諸提舉常平併歸提點刑獄司。兩浙福建市舶併歸轉運使。諸州司錄依舊爲僉判。曹掾官依舊爲節察。推判官支史。掌書記。錄事。司戶。司理。司法。參軍。縣不滿萬戶。不置丞。罷吏員三之一。堂吏遵祖宗法。轉官止朝散大夫。初除外任。只爲通判。前宰執子弟緣恩數帶貼職及待制以上并罷。宰執并見任宮觀寺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右僕射李綱言。中原根本一去之則人心搖。臣昨建策以適襄陽爲次者。示不去中原。且係其心爾。近外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太后及六宮往東南。朕當畱中原。綱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光。唐之太宗。不過是也。乞降詔。上乃命綱擬詔。辛丑。詔略曰。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山東河北諸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畱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脩樓櫓。治器具。令畱守司趣辦之。壬寅。以右僕射李綱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門下侍郎黃潛善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初建御營司。綱與潛善並兼使。而同知樞密事張懋副之。又擢鄜延副總管劉光世爲本司都統制。癸卯。尙書右丞呂好問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呂好問家傳曰。時臺諫官多李綱所荐。因論圍城事。并以中好問。上出手劄付尙書。呂曰。昨那昌僭號之初。呂好問卽募人齎帛書具道京城內外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

心迹與餘人不同。言官所不知。仰尙書省行下。於是好問力求去。乃除職。知宣州。時七月乙酉也。家傳記好問罷政日。與建炎詔旨所書皆不同。

召延康殿學士提舉鴻慶宮

許翰爲右丞。翰長邑人。靖康時爲同知樞密院。與李綱最厚。故復用之。乙巳李綱言。今未能幸關中。宜

適南陽。乃詔委守臣脩繕城隍。又詔鈔鹽錢帛。令漕臣范之才儲糧草。及命江湖綱運。由湘江通漕。并四

川轉輕貨。自歸峽以輸於鄧。於是中書舍人劉珪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力爲急。自金北歸。已再踰

時。陛下中興。已旣數月矣。而六飛時巡。靡所定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密

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單。陳唐諸郡。新刳於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

亦不可恃。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

又衛尉少卿衛膚敏亦言。建康實古帝都。望詔東幸。徐圖北向。爲萬全之策。珪長興人也。丙午戶部侍

郎黃潛厚遷尙書。於是中書舍人劉珪言。潛厚乃宰臣親兄。祖宗以來。無兄弟居同一省者。上遣同知樞

密院張慤諭珪。所論固當。以潛厚明於國計。姑從權宜可也。丁未。以虞部郎中張浚爲殿中侍御史。浚

綿竹人。咸子也。時諸路置各縣管。己酉。詔四道都總管並罷。右諫議大夫臨卽宋齊愈。初在圍城中。自外

至。會議處寫張邦昌三字。至是鞠於御史臺。獄具。壬子。賜死。初。江浙經制使翁彥國橫賦暴斂。致亂東

南。而其黨兩浙轉運判官吳昉助之爲虐。人不聊生。至有擊登聞鼓以訴者。時彥國移知江寧府。上乃亟

罷二人。丁巳。降詔引咎。略曰。比緣時巡。深戒有司從儉。而彥國與昉同惡相濟。今彥國罪盈物故。而昉已

罷。庶幾吾民少安。先是左僕射李綱以彥國姻黨庇之。至貶改聖旨而獨罪昉。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朱

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支黨。臣所未諭。卒正彥國罪。彥國、崇安人也。初諸路發禁兵。會東總管司勤王至。則總管胡直孺已陷於敵。遂留南京。上卽位。遣諸路兵還。時杭州兵纔三百餘人。有故童貫下勝捷殘兵而爲盜。將兵者遂誘以足數。軍校陳通等見杭州富饒。甲東南。因謀歸爲亂。八月戊午朔。通等夜劫庫兵以叛。拘帥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與副將白均以下凡十二人。時轉運副使顧彥成方出巡。通欲俟其歸害之。彥成歸及城外而變作。遂復走秀州。通等逼令前執政特進薛昂領郡事。昂不能拒。夢得、吳縣人。昂、餘杭人也。己未。浙東帥臣翟汝文集兵於西興渡。以禦杭寇。且奏乞令浙西兵亦聽其節制。壬戌。詔御史中丞顏岐除待制。提舉明道宮。初。右正言鄧肅言。陛下昨欲進兵援京城。爲耿南仲父子所沮。時南仲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已詔并其子龍圖閣學士延禧並落職。至是侍御史侯官王賓復累疏論南仲罪。己酉。責授散官。建昌軍居住。丙子。詔依祖宗故事。改帝姬復爲公主。先是杭寇申翟汝文云。若得內翰親至卽降。汝文信之。於是以兵七千渡江。時經制司遣屬官鮑貽遜。領鎗杖手二千人。亦至城下。賊不聽命。汝文復回越州。初。左僕射李綱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至是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卽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爲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纔萬人。河外皆金界。乞權置司陝府。右僕射黃潛善頗沮所。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綱言潛善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末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潛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乞歸田里。殿中侍御史張浚與宋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而綱以私意殺

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於是首論綱罪。丁丑。綱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制辭略曰。謀猷弗效。狂誕罔悛。虧恭謹之通規。負弼諧之初望。旣盡括郡縣之私馬。又竭取東南之民財。出令符於公議。則屢抗以邀留。用刑怫於羣情。則力祈於親劄。以至貼改己畫之旨。芘其外親之姦。茲遣防秋之師。實爲渡河之援。預頒告命。厚賜緡錢。費踰百萬之多。僅達京師而止。專制若此。設心謂何。綱相凡七十五日。右丞許翰因求去。且力言綱忠義英發。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今綱罷而留臣無益。旣而張所亦罪去。傅亮引兵歸陝西。招撫經制司皆廢矣。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自京東部禁旅詣行在。仲荀以七月至至是。詔仲荀護衛隆祐太后之江寧府。及制置東南盜賊。初。李綱建議買馬。及勸民出財。至是。上慮擾民。且東南非產馬之地。己卯。詔罷之。惟陝西每州令買百匹。辛巳。提舉明道宮顏岐。再除御史中丞。不就職。遂改工部尙書。詔遣殿中侍御史馬伸。往湖南四路。監察御史院寇防。往江淮四路。吏部郎官黃次山。往京東四路。兵部郎官汪端友。往兩浙福建四路。並爲撫諭使。伸。須城人。次山。南昌人也。尙書右丞許翰。見陳東死。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今東戮於都市。吾在朝堂可乎。乃力求去。丙戌。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時正字胡理。爲東潤澤書臺。又使友攝他官。從綱而行。同舟東下。旣而言者論之。詔停其官。送梧州編管。以給事中瑞安許景衡。爲御史中丞。資政殿學士宗澤。留守京城。於四壁置統領官。募義兵分隸之。仍團練軍民之可用者。以備緩急。及治城池。脩器械。略備。而宗廟臺省宮室。皆隨宜緝治。澤乃上書。乞不南幸。其辭甚切。又遣使將兵保護西京陵寢。羣盜並起。王善兵十萬。擾京東。王再

與兵五萬，掠京西，楊進號沒角牛，兵尤衆，圍光州甚急。澤徧遣人招之，悉聽命。而宰執黃潛善、汪伯彥皆忌澤，將罷之。於是許景衡言：得宗澤方能保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上。悟遽封所上章示澤，故終景衡之去。澤賴以安。景衡又言：遷都南陽，無險阻城池，而密邇盜賊，且漕運不繼，不如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凡八上疏爭之。初，詔發建州禁卒守京西滑州，爲金人所攻而退，復回本州，請卸甲錢。轉運司不卽交。九月乙丑，因大閱，軍校張員等遂作亂，殺本路都監田其姓者，及害漕臣毛奎，拘守臣張勤。提舉官王浚明、嬰城固守。於是提點刑獄陳桷、檄朝請郎王淮爲統制官，率諸縣弓手土軍，及南劍州將兵，集於城下討之。奎、西安人，勤、侯官人，浚明、金華人，桷、永嘉人也。時江東漕臣劉蒙、提舉官陸友諒合奏乞優加翁彥國贈典。於是言者以謂彥國乃李綱姻黨，爲之腹心，原蒙等之意，蓋欲附綱，使綱未逐，其計得行。則爲綱所擢，何疑。庚寅，詔蒙、友諒各降五官。先是，詔兩江諸州兵掩捕杭寇，委提刑司節制。時文臣周格、武臣高士曠並領憲司事，士曠戚里子也。欲招安之。浙東帥臣翟汝文奏以諸浙東軍與經制司鎗仗手合萬人，兵勢已盛，而諸軍爲賊誘去者甚衆，人無鬪志。又諸處所集皆鄉兵，不識金鼓。一日，賊自小堰門出，衝散浙東兵。次攻鮑貽遜寨，貽遜率將士迎敵，殺賊兵七百餘人。於是朝廷詔遣統制官辛道宗將西兵二千人討之。道宗至秀州，其軍自亂潰而去者六百人。趙萬、郭青爲之首，賊勢益張。提刑司所領蘇秀及淮南兵數百人，緣此亦驕。辛丑夜，賊攻周格寨，害格。蘇秀兵遂脅淮南之衆，共入杭投賊。淮兵不從，盡爲所殺。卽自往投之，致賊衆愈衆。又刺城中百姓爲兵，且擄子女以分其黨。復以金帛遣人誘諸郡不

遣使據城相應。翟汝文慮變生肘腋，亟引軍而去。此據翟汝文奏狀修入。丁未，提舉特進崇福宮白時中卒。戊

申，詔淮浙等路當三錢並許用，從同知樞密院張慤請也。時報金人犯河陽汜水，已逼東京，於是羣臣

多請幸東南。丙辰，下詔暫駐淮甸，應接四方，稍定即還京闕。仍命知揚州呂頤浩脩城池，膳部郎中陳堯

幹辦頓遞。虞部郎中李儔具舟船，頤浩歷城人，靖康中爲燕山漕臣，金人入寇，執至京城下，講和乃送之

還。時淮揚帥辛道宗下叛兵，回至平江府，守臣趙研集軍兵登城嚴備，賊畏之，自城外徑過一城帖然。

至常州，守臣何袞不爲備，且厚犒之。賊既受犒，即劫府庫及居民之家幾盡，復拘通判曾緯以行。至無錫

縣，知縣郝漸單馬造賊中大言曰：聖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言不知。漸曰：若等無他，宜於此轉禍

爲福，衆相視瞿然，不敢動。即送之出境，研高密人，漸臨清人，緯布子也。至鎮江府，守臣趙子崧禦之甚銳，

及與戰，府兵敗績。子崧領親兵渡江保瓜州，賊入城據之。其後子崧以散官貶南雄州，金人遣左監軍

達蘭原名達懶，今改正下同。將兵圍中山。時河北官軍多自亂，河東守臣皆棄城走，於是敵乘而取之。惟中山慶源

保莫祈洺冀不降，久而方陷。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宰執侍從，百司三衛禁旅，御營司將佐，扈

衛而行。知秀州權浙西憲司趙叔近往招安杭寇。時鎗杖手屯秀州，賊畏之，遂聽命。甲子，叔近以素隊

入城，然賊兵猶不解甲。時諸處有寓居，即待次，官多擅自募兵，以勤王爲名，或自稱材武子弟，皆徒爲

紛擾。有害軍政。戊午，詔禁止，仍命帥臣憲司察之。隆祐太后至高郵軍，聞叛兵焚鎮江，遂遣兵控扼瓜

州。戊午，太后入揚州。先是雄州失守，知歸信縣李成者，本縣之弓手，以勇聞於河朔，累功爲縣令，成妻

子在城中爲亂兵所戮。乃率其衆數萬來歸。詔授忠州防禦京東河北都大捉殺使。朝廷慮成衆太盛。命二千人往南京。一千人於宿州就糧。餘衆令成率赴行在。成遣其將史亮部所分兵以行。亮至宿而殺掠居民。且焚汴河橋。成躡其後亦至。有道士陶子思者喜談兵。成道遇之。子思謂成面有割據之相。勸成西往取蜀。成惑其邪說。遂叛。分兵寇兩淮。乙丑。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領統制官苗傅兵二萬討賊。光世下令。得成者以成官爵與之。故士皆力戰。賊衆大潰。降者數千。擒史亮及其黨張勝、王宜等數人。成僅以身免。收殘兵北走。初靖康末有勒停人前忠翊郎趙叔向者於京城募兵以救駕爲名所募皆游手之人上卽位。與敦武郎而叔向尙謀作亂。至是亦命光世擒之。詔罷招新軍。其凌波等水軍亦罷之。戊辰。宰執登御舟奏事。上曰。昨日有內侍至自京師。進內府珠玉二囊。朕投之汴水。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摘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以息盜爾。庚午。上次泗州。壬申。詔升天長縣爲軍。以其近行在也。初藝祖六世孫選之子偁原案宋史秀王子偁爲慶國公今謂選之子疑誤娶張氏。夢絳衣神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戊寅。子偁次子生於嘉興縣。是夜赤光滿室。如日正中。子偁以歲在協洽。其屬爲羊。故字之曰羊。己卯。隨駕後軍至楚州寶應縣作亂。逼逐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殿中侍御史張浚以爲雖在艱難中。豈可廢法。卽論都統制韓世忠師行無紀。士卒爲變。乞正其罰。有旨從贖。而中書後省言世忠若止罰金。何以懲後。於是浚再論。且乞擒捕爲變者。遂奪世忠觀察使。旣又詔。臣中知無不言。而死於非命。特贈諫議大夫。臣中歛縣人世忠。膚施人也。庚辰。詔遣御營



使司都統制王淵捕浙西羣盜。旣而淵總兵入鎮江城。賊猶不知。悉解甲就招。淵給以勤王。先遣步兵過江。至瓜州登岸。盡殺之。騎兵百餘人戮於市。淵、福津人也。旣而言者論浙東帥臣顯謨閣學士翟汝文。總兵臨城不肯會戰。詔令具析。汝文言自杭賊作亂。首提孤軍與賊鏖戰。而諸將悉爲憲臣所制。除鮑貽遜鎗仗手在城下與臣相聞外。無單車一介以爲犄角。不知使臣與誰會合。兼前後乞討賊。奏牘具在。焉可誣也。詔汝文降充雜學士。癸未。上至揚州駐蹕。初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還至鎮江府。而潰兵趙萬已迫常州。遂由外江歸宜興。且出家財犒之。至是言者謂綱獨擅朝政。杜絕言路。臺諫官則陷以罪。或寘之閑散。又括馬之擾。招兵之暴。與勸民納財之虐。皆優立賞格。召吏爲姦。民無所告。以至陛下德意。綱沮之而不行。陛下號令。綱改之而自專。人臣不道。無過於此。遂詔綱落職。戊子。言者又論綱悖戾輕狂。嘗易詔令。以芘翁彥國之親黨。捐金帛以資張所。傅亮之妄用。姦迹謬狀。皆不逃聖鑒。昨綱初相。首置檢鼓院。蓋欲引羣不逞以譽己。爾綱以小人譽己。則己尊。己尊則朝廷可以脅制。而政事皆由其出。甚者造成靖康之伏闕。雖人主不得而令。又辛道宗兵叛以來。綱居無錫。乃傾家貲制緋衣數千。遣其弟繪迎賊。且綱不任討賊之責。避之可也。豈有甘言重幣與之交通。如常州閭閻之俗浮淺。知有李綱而已。萬一賊起。藉綱爲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於是貶綱鄂州居住。時虛傳貶綱嶺南。綱單騎南去。旣而知無後命。乃還。庚寅。詔以二聖母后在遠。兩遣使迎請。未副所期。而中原固守之圖。亦虞弗至。思得忠信宏博。可使絕域。知謀果毅。能將萬衆者。以成朕志。慮其湮沒。弗能自達。不以有官無官。並許詣登聞鼓。

院自陳。朕將優禮遇之。以禮部侍郎朱勝非爲翰林學士。乙未。以同知樞密院事張慤爲尙書左丞。工部尙書顏岐爲同知樞密事。慤仍兼御營副使。先是。慤言三河之民怨敵入骨。欲殲殄之。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又太中大夫許翰、陳利害。請使州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以效唐昭義步兵之制。詔委付慤。遂著爲法。每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各有長。至五社則爲都社。有正及副。如兩都社及萬人以上。擇土豪二人爲都副總轄。其借補官之制。則萬人以上。成忠郎。千人以上。保義郎。八百人以上。承信郎。自甲長至都總轄。三歲遞遷。諸州以守爲統制官。縣以令爲統領官。歲終以較守令優劣。而逐路提刑爲提舉官。書成。詔頒於天下行之。丙午。再遷慤爲中書侍郎。仍提舉措置戶部財用。顏岐爲尙書左丞。又以刑部尙書郭三益爲同知樞密院事。吏部侍郎周武仲爲刑部尙書。武仲。浦城人。鄧肅時爲諫官。言武仲宣和閒任中丞。願望王黼等不敢出一言。又嘗與趙良嗣同使金國。去年良嗣已殺武仲不殺。亦云厚矣。其可復使之出入禁闥。以誤國乎。不報。至是復進任之。初。宣教郎傅雱奉使自河陽渡河。急馳十餘日。至雲中。見敵人左監軍烏克紳。原烏悟室。今改正下同。至是回時。又得脩職郎王倫授以朝官。借刑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倫。旦孫也。遣倫在是月壬辰辛亥。除雱爲考功郎官。旣而倫至河東。尼雅滿軍前爲其所留。初。右諫議大夫衛膚敏入對。勸上以守法度。重爵賞數事。上曰。崇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惟恐失人主之意。故於政事無所可否。馴至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爲戒。至是有旨。建承慶院。令內侍典之。膚敏乃請以承慶之役。付之揚

州并升陽宮造作事亦歸有司。又請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有戾祖宗之法。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黜之。時中書舍人劉珣。又言陛下以前朝房院故。建承慶院。而論者以爲脩營浸廣。陛下以隆祐太后故。閒有御筆指揮。而論者以爲內降復出。蓋護視工役。領之內侍。而除授不歸中書。此其言所以藉藉也。今陛下旣以承慶之役付之揚州矣。願因是凡所興繕。悉付有司。旣以一二人除官爲不當矣。願因是申命三省。皆許執奏。則衆論悉息矣。初。諸州進士合於今春赴京省試。緣軍興已展一年。上方急於取人。慮寒峻無自而達。然巡幸旣非久居。又四方道梗難赴。十二月丙辰朔。詔以省試合取人數。分下諸路。於轉運置司處類試。仍令提刑司差考官。每十四人取其一。詔朕念親儒臣。以稽先聖之格言。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可差講讀官四員。萬幾之暇。令於內殿講讀。自中原倣擾。內外財賦多失。往往吏毀其籍。漫無可稽。上獨委中書侍郎張懋理財。而懋曉錢穀利害。吏無敢欺。元豐舊制。中書專取旨。大臣所擬者。懋輒屏不奏。時宗澤守東京。右僕射黃潛善。門下侍郎汪伯彥。皆笑其狂。懋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於是二人語塞。此據野記修入直龍圖閣知秀州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到杭卒陳迪等。戊午。叔近言杭卒初無叛心。止緣守臣葉夢得不以時支賞。遂致紛紛。今已招安。乞給告身。脩武從義郎各二。秉義成忠忠翊保義郎各五。承節郎三十。承信郎五十。進武校尉二十。退義校尉一百。付叔近書填給之。仍乞不依常格注擬。詔從之。於是給事中劉珣言。自羣盜鋒起。率用招安。此叛者所以滋熾也。屬者金陵之亂。凶黨無不得所欲。故道宗之師。建安之卒。相挺爲變。今吳興諸營。又以反側告矣。其視逆上

命殺長吏。習以爲常。朝廷又從而寵之。謀國若此。豈可謂工哉。今叔近所請。給告身二百二十餘人。朝廷不以爲過。而遽從之。或者襲是迹而動。將見爵賞不足以給之矣。先是以隆祐太后兄之子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爲顯謨閣直學士。皇后父右文殿修撰邢煥爲徽猷閣待制。右諫議大夫衛膚敏殿中侍御史張浚。皆論以爲不可。甲子煥改授觀察使。而上以太后故。不忍罷忠厚職名。給事中劉珪。中書舍人汪藻引故事極論之。藻德興人也。於是翰林學士朱勝非言。膚敏所論有故事。陛下卽位。四方引領以望新政。今乃坐戚里而去爭臣。非所以示天下也。都統制王淵至秀州。下令訓兵十日。行。杭寇陳通等聞之。爲備稍緩。翌早。淵馳至杭州。通走不及。遂出迎。淵入城撫定。癸亥。斬通。并其黨一百八十餘人。乃詔帥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落職奉祠。知秀州趙叔近落職罷任。丙子。御史中丞許景衡除尙書右丞。以右諫議大夫王賓爲中丞。初。故崇政殿說書河南程頤以道學爲天下倡。其門人高弟。則有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與今徽猷閣待制將樂楊時。是日以時爲工部侍郎。時年七十九矣。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尋詔時兼侍講。是時如右丞許景衡。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左司郎官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號得頤之學。安國崇安人。給。須城人也。自後傳之甚廣。其閒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而世亦莫辨真僞矣。此據楊時墓誌及胡安國奏章修入。初。建州禁卒張員等旣叛。統制官王淮。雖駐兵城下。未能破賊。有軍校魏勝者。獨不從亂。頗能調護其黨。於是守臣張勤與提舉官王浚明。令勝諭員等。已奏朝廷。軍人本無叛意。緣轉運司不支卸甲錢。以致作鬧。自此稍定。是月有詔。本州招安補勝承信郎。

權監押賊遂開城門。縱人出入。勤與浚明各罷去。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之自池歸雲中也。遣使往夏國。約同入陝西。夏人從之。及知張邦昌已廢。遂率諸將分道而入。右副元帥鄂勒琿原名窩里曷。今改正下同。與其弟烏珠原名兀朮。今改正下同。自燕山率衆由滄州渡河。寇山東。尼雅滿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將由河陽渡河攻西京。又別遣萬戶羅索原名婁賓。今改正下同。副以萬戶薩里罕原名撒葛。今改正下同。及李董黑峯寇陝西。又萬戶烏珠等寇漢上。燕山軍欲先圍汴京。又分兵趨揚州。時留守宗澤增脩禦敵之備。城外地方千里。無糧可因。烏珠乃遣人告尼雅滿。謂獨力難攻。尼雅滿報以將輟西京之行。併力圍汴。既而知未可圖。如烏珠所言。遂已。於是燕山軍肆暴於京東諸路。而羅索等至河中府。本朝官軍扼蒲津西岸。敵不得渡。遂潛由上流韓城縣。一夕履冰而過。直犯長安。於是蒲津官軍不戰自潰。時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見有脫身南歸者。往往助以衣糧。且言只俟天兵過河。亦不須多。當藉聲勢。盡執敵人戮之。金衆之在河東者。稍稍遷以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協力齊。奮不顧死。故多取勝。然河東人與習熟。略無所懼。是年於澤潞之間。劫左副元帥尼雅滿寨。幾復之。故今捕紅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則捉平民以塞責。有舉村被害者。故強壯者多奔以逃命。而紅巾愈勝矣。

# 中興小紀卷三

建炎二年歲在戊申春正月丁亥復詔此事前降詔河東河北郡縣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而南仰陝西京西帥臣監司悉心措置於沿河州縣分布收納官員卽赴行在公人補充職役兵士就填逐處闕額百姓給以官田假其牛種仍令於寺觀居住金將尼楚赫兵號二十萬攻鄧州先是詔諸道貢賦皆聚於鄧守臣直龍圖閣兼京西帥劉汲營繕儲峙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戊子城陷汲死焉庚寅以祕閣修撰呂源爲兩浙轉運使直祕閣姜仲謙副之源升卿子也於是言者謂源家富於財初結林靈素孟昌齡而得監司結梁師成而爲廣帥若仲謙則爲譚稹之奴至除祕閣今兩浙人心未安豈堪二小子擾之邪詔與別路旣而改源知揚州仲謙廣西轉運副使先是杭溫二州上供物留鎮江府有以螺鈿爲之者上惡其奇巧命守臣錢伯言毀之壬辰伯言奏已毀於市觀者悅服上因謂宰執曰朕早來詔御史張浚曰還淳反樸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嚮化黃潛善曰誠如聖諭初權貨務都茶場旣移眞州至是戶部尙書黃潛厚言其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引非便請并歸一司從之時給事中論劉珣潛厚不已遂除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先是有撰勸勇文者揭於關羽廟中其言雖俚而切略曰敵兵擾亂甚久百姓因而破家者皆當復讎力戰若不能此枉作男兒雖活何益去歲敵來百姓已錯今年防敵不可怯懦汝若怕敵則敗不怕則勝況敵有五事易殺敵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不能走易殺深入重地力孤

易殺多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於是直祕閣京西提刑謝貺。得而上之。詔兵部刊而散示諸路。初。本朝取士制。進士外有諸科。而明法在其中。熙寧以來。罷諸科。獨明法爲時所尙。故存之。然以舊科但取記誦之學。乃號新明法。許曾應諸科人就試。崇寧初。併入進士額。此科遂廢。至是。大理少卿吳瓌言。法官闕人。乞復立明法之科。進士曾豫薦者聽其試。癸巳。詔從之。殿中侍御史張浚言。兵部尙書董耘。詔事童貫。南征北伐。首尾幕中。納賄賂以市官資。飾表章以肆欺罔。海內咸怨。陛下總師濟鄆。夤緣獲進。蓋有所自。豈可濫居高選。內申以耘爲延康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遂詔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盧益爲兵部尙書。金人將羅索乘地大震。進攻長安。時城中兵僅千人。帥臣龍圖閣直學士唐重。嬰城固守。援城無至者。戊戌。經制判官傅亮。以所部降金。城遂破。重與轉運副使桑景詢。總管楊宋閔。通判曾謂。皆死。重。眉山人。後諡曰恭愍。宗閔。崞縣人。景詢。懌孫也。先是重辟雅州。知錄丹稜楊仁。欲以自助。仁辭不至。乃爲重言。今全陝之重。必宰輔親臨。大號召天下之兵。勢可百倍。昔婁敬脫輓輅一言。漢高感悟。卽日駕關中。況近臣爲帥。有請。上當必從。重未及用而死。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攻河南府。畱守孫昭遠。遣驍將姚慶。拒之於偃師。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啓運諸殿神御閒道。走行在。至是。敵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己亥。其下擁昭遠南去。避敵。昭遠罵之曰。若等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益熾。擊昭遠死焉。昭遠。抃孫也。是時神御乃至。行在。時尼雅滿恐東京留守宗澤以兵邀擊。萬戶尼楚赫。故自據西京。與澤相持。使尼楚赫無後顧之憂云。庚子。以主客郎官謝亮爲陝西撫諭使。

羣盜有張遇等號一窩蜂。初犯江寧府。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遇轉由真州。是日攻陷鎮江府。守臣錢伯言棄城而去。內侍邵成章不守本職。輒言大臣辛丑詔自祖宗以來未有內侍言大臣者。成章可除名。南雄州編管。先是劇賊丁進號一箭者。以萬餘人攻壽春府。守臣直祕閣康允之率軍民固守。賊解圍去。允之奏至。甲辰。上謂宰執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材。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有十餘守。臣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張愨曰。崔祐甫嘗謂非親非舊。安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當否耳。上曰。徇私用親。舊固不可。果有真賢實能。是親舊乃不敢用。亦非也。但挾公道。抑僥倖。自無嫌怨矣。黃潛善曰。好惡之言。事定則是非。方見。如周公亦未免於疑。所以古人多期於後世之君子。上曰。然。尋除允之直龍圖閣。鳳翔府奏以方士彭知一所燒金發來。上劄付三省曰。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令發還之。仍毀其燒金之具。乙巳。右僕射黃潛善言。臣等伏讀親筆。如陛下側身脩政。勤民以行。四方鼓舞。蓋盛德之舉也。上曰。當與卿等共持此誠。以隆中興之業。初。詔在京三省樞密院省臺寺監百司當番人吏。到駐蹕處。先轉一資。事定別推賞。不到者勒停編管。至是中書舍人汪藻取門下省七十九人。中書省七十一人。尚書省一百八人。皆當轉資。庚戌。上問宰執曰。到者二百五十八人。其不到者何不具此賞未可行。候見當罰人數同上。於是黃潛善等惶懼。蓋上勵精庶政。洞察如此。右諫議大夫衛膚敏因論孟忠厚不合。改除中書舍人。不肯就職。辛亥。上以問宰執。黃潛善等曰。給事中劉珪亦未書牘。殿中侍御史張浚。章再至。中書舍人汪藻亦言忠厚與邢煥事同。難獨草煥制。於是張愨流涕曰。陛下循祖宗成



憲惟忠厚。冒此職。士議甚喧。諫官臥家幾月。臣竊惜之。郭三益曰。屈法於忠厚。爲太后也。愨流涕而請。爲天下也。願從愨言。潛善與汪伯彥亦論忠厚當換武階。陛下重違太后。卽乞以臣寮論疏納東朝。自降處分。上曰。不若以疏付忠厚。令自請。則事體兩全。壬子。宰執奏事。上曰。太后令與忠厚換武階矣。遂除正任承宣使。上曰。朕爲茲事不下懷。今月餘矣。潛善曰。天下幸甚。愨又曰。昨高遵惠之子能言其父在元豐未除待制。宣仁不敢私之。但遷一秩。其後遵惠爲侍從。乃紹聖閒。非宣仁垂簾時也。時忠厚以遵惠藉口。故朝論不平。因詔后族自今勿任侍郎從官。著爲令。初一窩蜂賊張遇。旣破鎮江府。遂屯於金山寺及楊子橋。衆約三萬。詔兩浙制置使王淵招安之。賊遂聽命。至是淵歸。自將數萬騎。穿遇寨而過。遇見淵軍器械精明。惶懼迎於馬首。淵曰。汝等賴我來晚受降。若來早已無遺類矣。淵奏授遇開門宣贊舍人。其黨劉立等各補官。守臣錢伯言始歸鎮江。旣而詔降伯言二秩。淵自承宣除嚮德軍節度使。初言者乞以崇寧無狀之人。編爲一籍。省臺各錄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宰。己得旨行矣。是日詔略曰。朕爲臣寮趨操弗端。致貽國患。理宜昭示好惡。使人同知。然念才行難於兼全。一告不可終廢。除罪重人外。並隨材選用。如率職勵行。可補前失。則與擢用。以吏部尙書路允迪爲僉書樞密院事。言者因論允迪嘗託朝士郭太冲買妾。遂薦爲本部郎官。於是允迪以疾乞祠。二月丙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宣教郎馮鐸言。今潰兵爲害。乞令鄰州之在五百里內者。互相策應。是日詔諸路鄰州三百里內。互相策應。承報而不去者。重寘之法。言者論龍圖閣直學士鄭脩年。乃居中之子。顯謨閣直學士劉阜民。乃正夫之子。徽猷閣

余日章、白彥暉、乃深與時中之子，皆乳臭小兒，初無出身及文學政事，乞並鑄其職。是日，詔從之。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孺奏：江西五害，經制司科甄瓦萬數浩大，一也。誘民以私財助國，旁及寺觀使臣人吏，亦均其數，二也。州縣受納米一石加五斗，三也。朝廷所需，皆取之行戶，動一千計，四也。監司多不體國，務收己恩，爲保家之計，不因有勞，巧爲犒設，動搖軍情，致其愈驕，帥守之威令不伸，五也。望詔除此五者以固人心。然後汰監司之躁妄，去官兵之愚怯者，實中興之先務也。詔獎之。辛酉，刑部尙書周武仲、移吏部以御史中丞王賓爲刑部尙書，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進尙書。時劇賊張遇等雖受招安，而猶縱兵四劫，乃詔頤浩率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兩浙制置使王淵等圖之。於是頤浩單騎入賊營，遇等出迎，惟劉彥不至，乃主謀不降者。頤浩斷其足，釘於楊子橋，餘黨怖而釋甲。時四方薦士，皆試於中書後省。潭州布衣何烈對策，用廷試體稱臣。壬申，諫官李處遯請黜烈，劾考官。於是降烈充末名，而中書舍人汪藻、滕康、衛膚敏並罷。處遯，河南人。淑孫康，宋城人也。三月乙酉朔，詔遣御營使司左翼軍統制韓世忠、領統領官陳思恭及新招到張遇等一萬人赴西京。時金將羅索自長安進攻秦鳳，右都護張嚴擊敗之。又金將尼楚赫既破鄧，遂併掠汝金房凡四郡之民以歸。左副元帥尼雅滿聞世忠將至，而羅索已敗，親援之，乃留左監軍烏克紳，原名悟室，今改正，下同。與右都監伊都，原名余觀，今改正，下同。以待世忠。庚子，尼雅滿盡焚西京，掠其民而去。知河南府翟進遂入洛陽城，進，伊陽人也。初，靖康宰執何栗、陳過庭、聶昌皆扈二聖北狩。丙午，除栗、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過庭、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太平宮，昌、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

時昌已死。朝廷未之知也。初浙東副總管楊應誠嘗爲廉訪使者。至是頗爲帥臣翟汝文所抑。不能自安。遂首應詔。願使絕域。謂嘗隨其父任邊吏。熟知敵情。若自高麗至女貞。其路甚徑。請身死三韓。結雞林以圖迎二聖。是日詔應誠。借刑部尙書。充大金高麗國信使。以武臣韓衍借忠州防禦使副之。於是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自爲身謀。實無奇策。可返翠華。苟應誠至高麗。辭以大國之使。假道以問二聖之所。敢不承命。或金人聞使臣至自敵邑。卻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決辱命取侮遠人。臣已檄四明。若應誠至。毋濟其行。不報。應誠聞此。乃自杭州登海船以往。時諸路方行巡社之法。東平府守臣權邦彥亦奏河東縣民自相糾集爲巡社。寇不敢犯。而臣以謂其法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乞罷之。夏四月乙未。詔陝西河北巡社依舊。餘路並罷。時杭溫二州已就緒。請存留。亦不聽。言者以謂近日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風。如鄧雍之於荆南。何志同之於建昌。趙子崧之於鎮江。皆擁兵先遯。今則安居薄責。而未正其罪。又康允之之於壽春。陳彥文之於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強寇。而允之只遷一職。彥文纔復舊官。議者惑焉。願著其賞罰以示勸懲。是日詔從之。時經筵講論語及讀資治通鑑故事。五月至八月罷講。庚申。上諭宰執曰。朕履茲艱難。方孜孜經史。若廢之累月。則疑義無所質。朕欲勿罷可乎。宰執皆稱善。遂詔勿罷。又上欲旌賞將士。嘗命綾錦院監官姜渙。揀工匠權赴軍器所織戰袍。以備宣賜。或言少府監於織造所掠人。而監丞許任申初無是事。宰執以奏。上始知言者之妄。因問少府官爲誰。黃潛善等曰。監少馬居中。張元膺。皆小心能辦事。張慤曰。若只付綾錦院織。令長貳督之。保不誤事。詔可。潛善曰。陛下洞察。

人情。庶政各歸攸司。深鑒前日因事置局。紊亂綱紀之弊。蓋中興之漸也。初。上登極。赦覃恩。轉官朝請大夫。至中奉。不限止法。而三省樞密院吏。亦有合轉官者。宰執奏取旨。甲子。上曰。吏雖該恩。豈宜與士夫一等。可令回授有服親。黃潛善等曰。陛下既分流品。增榮士類。則人知欣豔。相率赴功。此致治之本也。乙丑。御營使司左翼軍統制韓世忠。至西京時。金將烏克紳伊都之衆屯河陽。世忠約河南府翟進。及新降丁進。及孟世寧等三軍。併力與金戰。丙寅。進夜攻金營。而金已預知。反爲所襲。而烏克紳復入據西京。進乃爲世忠前導。再與金戰於永安縣。會丁進等不至。而統制官陳思恭領後軍先走。世忠敗績。其將張遇救之。僅得免。收潰兵數千。歸於行在。先是扈聖駕後軍。至寶應縣而亂。既又殺統制官姓龐人。遂去爲盜。有孫琦者爲之首。衆至五萬。癸未。琦等入據唐州。初二。聖北狩。諸親王皆從。獨皇弟信王榛。至慶源府遁歸。乃變姓名。隱於真定境內。又宣和末童貫宣撫河東。自太原遣保州廉訪使者馬擴。往真定募兵。或告擴於帥臣劉韜。謂擴欲獻城於金。韜收擴繫之獄。韜崇安人。擴狄道人。政子也。旣而韜去。金陷真定城。擴與羣囚走出。爲金所擄。不死。時有武翼大夫趙邦傑者。聚忠義鄉兵於五馬山。作寨。擴往依之。邦傑與擴聞信。王在民間。遂率兵擊奪榛以歸。奉之爲首。故兩河遺民。聞風嚮應。皆受旗榜。至是。榛奏雖未達。而朝廷已聞信。王有渡河入京師之謀。五月乙酉。乃詔朕將還京闕。恭謁宗廟。仰三省樞密院御營使司。條具當辦者。取旨行之。左僕射黃潛善等。以右丞許景衡議論與己異。始共排之。初。李綱去。而又遷都南陽之計格。遂幸維揚。景衡復請上渡江。潛善等因已降詔回京。故言者以景衡之說爲非。至是。罷爲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卒。識者哀之。言者以爲頃歲民間養馬。州縣民注之於籍。時或租願亦借用之人。苦其擾。乞今後不得拘籍。仍免願借。丙戌。詔從之。陝西京東諸路及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兵渡河。辛卯。詔統制官韓世忠等各領本部兵迎敵。令京城留守宗澤遣新招到楊進等援之。世忠至京東。爲金兵所敗。其將張遇死焉。甲午。曲赦河北陝西四路。時江淮等路發運復添副使一員。是日以祕閣修撰知揚州呂源爲之。太常寺少卿周望奉使未行。除起居郎。先是責授散官韶州安置宇文虛中。應詔願使絕域。遂詔赴行在。丙申。詔宇文虛中復資政殿學士。羣盜有號李鐵棒者與靳賽等合兵四萬人擾隨州。是日破光山縣。壬寅。中書侍郎張懋卒。士庶皆痛惜之。諡曰忠穆。熙河經略使華陰張深。奏走馬承受內侍蘇淵。尙習故態。敢凌帥臣。乙巳。詔承受見帥臣如屬官禮。己酉。秀州禁卒徐明等叛。囚守臣。詔帶御器械張浚統兵往討。遂平之。擒明獻於行在。復秀州在六月戊辰今聯書之是月。金人將羅索至鳳翔府。熙河帥張深遣偏將劉惟輔統兵三千禦之。惟輔以精騎千餘。夜逾新店。金恃勝不虞。惟輔舞稍刺其將黑峯大王者。羅索勢窮遁走。深更檄右都護張嚴以兵繼進。嚴趨鳳翔。戰五馬山下。兵敗而死。金謀趨涇州。時涇源統制官曲端與本路正將吳玠屯軍原上。有統領官劉彥希自鳳翔退歸。端斬以徇。乃遣玠率前軍據青溪嶺以拒敵。端鎮戎人玠隴干人也。端知書善屬文。而長於兵略。與金戰屢捷。金頗勇之。左副元帥尼雅滿聞嚴已敗。取平陸渡河。由解絳晉汾以歸雲中。羅索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陝西於是直龍圖閣知延安府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神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遁。時有詔陞庶龍

圖閣待制六路軍馬制置使。庶慶陽人也。

此據庶傳修入。

初建州叛卒張員等雖受招安而疑權監押魏勝圖

己一日勝於通衢呼員等曰我心爲汝而見疑如此可決於神若卜不吉汝當殺我員等舉箬擲之而吉

自此始安時以職方郎邵武謝如意爲福建轉運判官如意自建陽密遣人結路分都監黃濤及勝兵共

誅員等首惡六人勝招員等赴路分廳受宣劄既至悉擒誅之後數日如意入城人情稍定既而新守臣

莆田方承被命齎敕榜諭衆卒承留建陽不敢進六月丙辰夜軍校葉濃復叛突城而出遂犯福州古田

縣戊午以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王綯爲御史中丞時內侍康履用事諸將有奉之者而綯不敢言

野記

借刑部尙書楊應誠等奉使至高麗丁卯見國王楷傳聖言借道以達金國楷拜謝與應誠對立

論事且言事大朝日久皇帝卽位方欲入貢邊蒙降使昨聞二聖遠征本國惶懼金人舊時弱今兵威如

此亦嘗遣兵來奪去所築九城因此不和應誠等言本朝累聖待貴國最異非他國之比今時偶多難假

道北去只是講和於貴國無害楷曰大朝自有山東海道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等曰不如貴朝去金最

徑但煩國王報金國應誠至界首待報而後行兼三節人皆自齋糧不敢以洩貴國惟借馬二十八匹而

已楷曰容與諸臣議遂遣門下侍郎富侂至館議曰聞金人見造海船欲往兩浙若引使至其國恐彼卻

要借路至兩浙則何以處應誠等曰女貞不能水戰侂曰東女貞常於海道往來況女貞舊臣本國近卻

要臣事以此可見強弱留數日楷又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知樞密院事金富軾來議亦守前說蓋其君臣

畏金人之強堅不肯假道且言二聖見留燕雲不在金國又曰金國決不肯和應誠等不得已遂回言

者以爲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宜於江上廣造戰艦。列於南岸。仍防姦人有乘風盜熾之患。設不此圖。則寡不足以敵騎。誤事必矣。己卯。詔沿江措畫。限一月畢。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宗澤病。諸將楊進等曰。今四方義士雲集都城。幾百萬。糗糧亦備。聞河北金兵殊少。脅從者日望王師之至。而留守嬰疾。進等憂焉。遂力疾而起。合諸將銳兵數十萬。涓日渡河。復抗疏請上還京。且曰。臣若誤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是月澤卒。後諡曰威愍。殿中侍御史晉陵張守言。今防秋在邇。而朝士往往引去。願榜朝堂以戒敕之。秋七月。先是湖州薦選人張體純。就遣赴行在。授江東茶鹽司幹官。又提領措置茶鹽所。辟朝官鄭待問爲屬官。於是言者論體純待問。皆以進頌得官。豈可冒部使者之屬。癸未朔。詔悉罷之。仍詰問湖州及提領官。以二人皆係濫補。因何舉辟。體純。金壇人。待問。江山人也。丁亥。宰執奏楚州發來歸朝官事。上曰。聞諸州多囚繫。此輩經歲不釋。小有疑則加害。朕甚閔之。覆幬之間。皆吾赤子。偶生邊地。豈可與金人一槩待之。金人與吾戰。率諸國之衆。荐冒鋒鏑。使肝腦塗地。彼亦何辜。朕欲悉發行在存附之。庶可召和氣。汪伯彥曰。王者仁不遺遠。陛下皆與生全。蓋如天矣。黃潛善曰。陛下一視同仁。愛之如傷。此盛德所以通於神明矣。是日。詔國步多艱。人材爲急。如蔡京。王黼。當國日久。孰不由其擬授。果賢或材。豈可不用。自今毋得分別。使自奮忠義。三省遵行之。戊子。詔宰執曰。朕昨親筆。外人頗聞之否。黃潛善曰。陛下廣收人才。以濟時艱。天下士聞之。必歸心矣。潛善又曰。內侍王嗣昌。以何罪送吏部。上曰。嗣昌爲門司。好大言議國政。與邵成章爲死黨。不可不斥。潛善曰。臣一刻之間。三聞陛下大哉。王言。此中興之兆也。

# 中興小紀卷四

建炎二年秋七月丁亥。以吏部尚書周武仲爲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觀。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昨因守公安縣有功。朝廷再加二秩。就命通判荆南。昨有譖其短於帥臣唐愨者。千秋請避之。改倅襄陽。未行。荆南轉運司擒千秋。寘之獄。巧誣以罪。其弟千乘詣闕訴冤。已得旨免勘。而愨猶不肯釋。緣有全軀保妻子棄城與敵者。欲依公安。千秋以其位居己上。恐肘掣敗事。拒之不納。賊平。悉懷愧恨。媒孽於愨。欲殺之以快其意。愨加鍛鍊。違詔不釋。言者謂忠義立功之士。案原鈔本作且忠義立功之士。文與上下不接。攷繫年要錄。此爲言者之辭。今據改。所宜加卹。罪猶當宥。況無罪乎。己亥。詔釋千秋。仍降愨貼職爲直祕閣。辛丑。詔略曰。迺者春多雨露。夏仍旱暵。飛蝗爲沴。餘寇尙存。弗能道天地之和。何以弭邦家之患。永惟厥咎。當在眇躬。應政事有未便者。俾郡守監司條上。被災處驗實。與免租稅。楚囚淹延。趣其結絕。甲辰。詔樞密直學士大名尹杜充。爲東京留守令。又以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爲殿前都指揮使。副之。仍召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赴行在。爲主管馬軍。時已遣宇文虛中使金國。祈請二聖。道由京城。乃令攝留守司事。旣而仲荀先充。以至虛中乃行。先是提舉洞霄宮謝克家。因言者論其嘗從僞命落職。遂進狀自辨。略曰。國家傾危。二聖播遷。臣不能徇節以死。何所逃刑。顧如言者所論。則爲未之察也。三月七日。張邦昌爲金人逼脅。圍城士大夫。恃陛下之在外也。共爲後圖。呂好問不能獨任其責。方邦昌之在尚書省也。好問遣人起諸退人。故次日皆仍舊。



職。臣嘗遣長男伋往見李回。欲同詣元帥府中。回言將令高世賞同臣以行。而胡直孺、李攢繼道、邦昌之言。且趣之出。與回言合。臣始見邦昌。面決行日。則臣復出。爲陛下出也。四月八日。奉寶璽出門。十二日。見陛下於濟州。蒙陛下洞然照知。委任元帥府。差提舉一行事務。自濟還京。不復入省。卽整辦儀物。催發百司官吏。前往南京。粗免闕悞。如臣才短力憊。方多事日。享祠官之祿。臣分已足。但所造罪名至醜。使如章言。則爲大惡。不宜尙齒縉紳。否則爲至冤。亦不宜。原案此下有脫字如臣所陳涉妄。甘受欺君之誅。若原情昭洗。死無所恨。丁未。召克家爲吏部侍郎。時殿中侍御史馬仲聞。召克家。及中書舍人晉陵孫覲。已去。復召。乃言。克家與覲皆小人之雄。不可用。二人在靖康間。皆附耿南仲。倡爲和議。助成敵謀。有不主和者。則欲執送金營。人畏其險。而不敢較。陛下卽位。灼見其情。逐去是矣。近者不知誰爲之地。皆得被召。復將用。望竄之遠方。以禦魍魎。不報。於是克家乞郡。除龍圖閣待制。知台州。仲此書在是月丁酉先是朝議大夫惠厚。下及密院小吏楊雄。皆自金境逃歸。言中原之人。聞上登極。咸以手加額曰。聖明旣立。將有息兵之望。又有錄登極赦書。奏道君者。聖情甚悅。趣宣和皇后作讌相賀。厚下。華原人也。辛亥。宰執早朝。以奏上斂容不語。久之。曰。宣和皇后性極儉。每得月賜。未嘗妄用。衣或破。則補而服之。黃潛善曰。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詩人所美。臣等今聞后之儉德如此。豈勝幸甚。此據顏岐所編聖語壬子。詔圭田士以養廉。自今毋借。是月。燕山府人劉立芸。聚衆攻城破邑。立芸諭衆曰。吾欲致南北太平。所至不殺掠。但令饋糧。於是邊上之民。歸者甚衆。時吏部案牘散逸殆盡。選者與吏並緣爲姦。多冒名寄版之弊。右選侍郎吳江魏憲。在宣和間。已貳

銓曹熟於典選。至是乃請嚴保任以覈實。開告賞以扼姦。急期會以取闕。故奸弊稍戢。憲屢言古未有背天險而爲都者。金之勁騎由京西。不四五日可至淮泗。宜有以備之。未幾。憲以雜學士奉祠而去。戶部所餘金帛尙數百萬。尙書呂頤浩侍郎葉夢得皆慮倉卒難於輦運。遂以行在府庫充物爲言。請自今上供之物。兩浙福建者寄平江府。江湖二廣者寄江寧府。從之。據葉夢得行述修入言者請復常平官。修補助之條。廣儲蓄之具。八月癸丑朔。詔從之。既又詔常平之法歲久多弊。頃以紹述爲名。雖公私不便。當增損者亦不敢言。今止爲常平本法。所係甚大。非可他司兼領。宜復置提舉官。然慮襲前弊。反致害民。遂令葉夢得與中書舍人孫覲張澂共討論之。澂舒城人也。戊午以夢得爲翰林學士。覲爲給事中。初徽猷閣待制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兼措置眞州茶鹽。至是就緒。戊辰進揚祖爲雜學士。時諸路類試合格進士並集行在。甲戌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易江都人也。上曰。聞易甚貧。寄食於人。黃潛善曰。易揚州學正。郡庠正錄。學業必優。上又曰。御藥院舊例。上十名文卷於御前定高下。朕謂取士至公。考官足信。豈以朕一人之見。更自陞降。潛善等再三稱賀。試辭學兼茂科。考到朝奉郎袁正功合格。正功晉陵人也。初信王榛已上奏。復遣前保州廉訪使者馬擴詣行在乞師。擴至東京。見留守宗澤。遂達行在。擴自離五馬山寨。麾下五百人。至是不滿百人。上識榛書蹟。卽除河外兵馬都元帥。辭略曰。覽封章之近奏。聞行役之獨留。慨然壯圖。副朕本旨。依舊顯於臨制。庶盡總於營屯。以迎二聖之還。以慰兩河之望。又以擴爲元帥府都總管。俾將兵北討。據張匯所記與馬擴自敘初道君北狩。自燕京遷雲郡。一日

謂駙馬都尉蔡條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荷天眷祐。建炎中興。今草得一書。欲厚遺本路都統。求通於左副元帥。先是御史中丞江南秦檜。當靖康末。不肯推立異姓。爲金人驅去。亦寓此地。道君乃使條以書示檜。讀之。嗚咽不勝。謂條曰。天祐吾宋。必將有主。聖慮如此。定應昭假。遂具酒殺。延本路都統。後聞此書得達。尼雅滿是月。道君徙居韓州。先是諸王有得春秋閱之道君曰。春秋多弑君父之事。爲人臣子。豈宜觀哉。條曰。春秋者。孔子所以正褒貶。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經也。願陛下試取觀之。他日道君謂條曰。比讀春秋。始知宣聖之深意也。恨見此書之晚。曾因聖壽節宴。道君賦詩以與淵聖。乃用親仁善鄰事曰。此出春秋也。道君每南望。必注目久之。曰。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時輟膳。追慕終日。雖在蒙塵。教子必以義方。宗室自孝篤。以下九百餘人。每相見。撫問再三。有挾私恨而致爭者。必告以身在他鄉。幸得相聚。毋挾私憤。然紹述神宗之志。未嘗忘懷。適有貨王安石日錄者。輟衣而易之。先是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宰輔。任之不疑。其器識非高。如制敵人在。今實難。不敢望之。若中國常事。皆可施設。豈宜悖謬。以敗中興之業也哉。且二帝北狩。宗社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危地。而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譎許景衡。其輕詔令如此。待闕官俸。減三之一。又有闕不許差。權所以省用。而近日廣宮祠之請。與復提舉。添教授。皆與初意相反。其市私恩如此。草茅對策。誤不如式。考官贖金可也。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其門人孫覲諸羣小。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如此。壽江二州官吏。均能守城。壽則推賞。江則不賞。其政令不一如此。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日近侍以言爲諱。其

塞言路如此。舊制臺官有關。中丞學士各薦。而三省不與。潛善乃自除李處遯之徒。欲爲己助。其毀法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才皆可任。乃忌而沮之。至死使不得展。其妨功如此。人有問以救危拯溺之事。則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或問陳東。則曰外廷初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歸過於君如此。又曰呂源狂橫。陛下逐去。數日由郡守而升發運。凡陛下所欲用者必去之。所欲去者必留之。其強狠自專如此。又御營使實主兵權。而潛善、伯彥各別置親兵一千。所給優於衆兵。此何意哉。疏奏。改仲爲衛尉少卿。九月癸未。仲自乞誅責。詔仲言事不實。送吏部。差濮州監酒。初。上嘗語宰相。以廷中從班未富。又謂黃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乃詔取舊從臣姓名來上。亦有召還復用者。上意猶未足。黃潛善曰。祖宗時多命從官各舉所知三二人。以俟選擇。上從之。乃詔行在從官各舉所知。於是列曹尙書呂頤浩、盧益、王賓、翰林學士葉夢得、端明殿學士黃潛厚、御史中丞王綯、列曹侍郎劉珪、張浚、康執權、給事中黃哲、中書舍人黃唐傅、張激、各奉詔舉二人。執權、開封人。哲、華陽人。唐傅、侯官人也。時頤浩舉議大夫褚宗鄂、脩職郎李迨、益舉朝請郎惠柔、民賓舉前知公安縣程千秋、夢得舉直龍圖閣知潭州辛炳、朝散郎致仕王廷秀、潛善舉登州教授鄒潛、綯舉通直郎蔡向、珪舉崇德縣令鄧根、浚舉校書郎富直柔、執權舉前知永州李公彥、哲舉杭州教授李誼、唐傅舉知興化軍張讀、激舉從政郎周虎臣、宗諤、高密人。柔、民、晉陵人。炳、侯官人。庭秀、鄞縣人。潛、浩、弟。根、邵武人。直柔、弼孫。公彥、臨川人。誼、南昌人。讀、閩縣人。虎臣、館城人。壬辰。宰執進呈。上曰。所舉人卿等有識者否。黃潛善曰。臣等未識。然皆名士。上曰。朕得人才。又近三十人。殊可喜。

也。權管密州杜彥進瑞芝一本。狀辭曰：草葉純赤，實得建炎美號。形如指掌，應股肱宣力之義。殆將有熊羆之士，蓋彥自謂也。時上親寫書之旅檄，及易之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於座右素屏，宣示宰執。甲辰黃潛善等謝曰：陛下於書取謹德昭德之義，於易取有賢畜賢之道。蓋正心誠意以齊家治國者在德，立政造事以致君澤民者在賢，與孟軻之格言皆今日之急務。因知心術之妙，不以字書爲工也。潛善又曰：自古千歲乃生聖人，後世之君欲法堯舜文武，必待偶聖而生。則多歷年所，願治之志莫就。蓋存則人亡，則書陛下聽朝之暇，擇經史之言寫之於屏，所謂日與聖賢對。汪伯彥曰：陛下聖賢垂範之言，真諸左右，則非爲翰墨也。乃脩德進業，日躋之盛也。上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每味斯言，欲謹守之。潛善曰：願陛下允蹈其言，則天下幸甚。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卒。初成都路轉運司官安居趙開奏：祖宗以三司總諸路轉運使，此成憲也。熙寧後因事設官，而漕司遂至不足。今權茶買馬，乞依嘉祐故事，併歸漕司。仍減額以蘇茶戶，減價以惠茶商。則私販衰而盜息。是秋擢開主管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開乃先更茶法，官買官賣茶，並罷酌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交易。改成都茶場爲合同場，仍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茶戶茶鋪皆籍其名姓，使之互察。此其大略也。冬十月甲寅，借刑部尙書楊應誠等奏，使高麗回，具奏高麗君臣見拒之意。宰執皆欲罪其負恩。上亦怒形於色。朱勝非曰：彼國爲北金密邇，與中國隔，遠近利害甚明。自是前此待之太厚，安能責報。黃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往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稍解。後

兩月高麗奉使表謝罪。執禮甚恭。優詔答之。

此據朱勝非聞居錄

監察御史寇防宣諭江淮四路回。因奏祖宗朝

三京各置留守司御史臺。每於月旦率屬拜表如宣詔。其餘列郡附遞以進。故三京之俗號知禮義。今諸州亦望依三京故事。月旦拜表。庶幾四方咸知尊君之義。戊午詔從之。時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而至。行在仰給。惟茶鹽鈔法。然視商賈去來不可爲準。初宣和因方臘之亂。江浙被賊諸州皆蠲其賦。而官兵無所給。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亨伯請以七路之財補其乏。始設比較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稅額。亦增一分半。賣契紙與公家出納。每緡收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斂之少。聚之多。而無損於民。靖康罷之。至翰是林學士葉夢得言設經制之法。添酒價。增稅額。并賣契紙頭子等錢。皆求於民之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故酒價雖高。未有驅之使飲。稅額雖增。未有迫之爲商者。其他類此。望復行之。戶部尙書呂頤浩亦言經制之法。始於陳亨伯。若循之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賢於緩急暴斂多矣。知沛縣李膺又言。方今費廣。昨經制司所收。積微而多。償行之所補不細。壬戌乃詔諸路提點刑獄司拘收。仍依封樁錢法。不可擅用。金人右副元帥鄂勒琿以乘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州。癸亥奏至。詔御營使司統制官張俊。左軍統制官韓世忠。各帥所部兵。俊由京師至開德。世忠由徐州往東平府迎敵。又令見屯冀州總管馬擴。援之。議者謂俊乃中軍統制。不可遠去。遂以統制官范瑄代俊行。初知河南府翟進與金人夾河而戰。屢破之。至是留守司遣所招到楊進者來與同捍敵。乃擁衆數十萬。殘汝洛閒。翟進諭之不聽。癸酉楊進忽遣數百騎絕水犯翟進營。翟進已諜知其姦。乘半渡縱擊之。追北數十里。而翟進躍馬墮壕遇害。時御營

使司都統王淵頗忌楊進。故進懼而復叛。知樞密事汪伯彥有子曰似。與其女之壻梁汝霖者。嚮皆爲金人掠去。拘於湯陰縣寨中一年矣。至是似汝霖同日而遁。至河。偶得漁舟以濟。都水使者榮蕤馳報伯彥。十一月壬午。伯彥以其事奏。且曰。二聖在遠。陛下無足以解憂者。臣於子壻之愛。宜在所後。已不令入城。徑歸鄉矣。癸未。詔獎伯彥。略曰。卿仰思二聖之未還。不忍一門之私喜。初。金嘗遣萬騎渡河。先攻虢。後圍陝。知陝州李彥仙極禦之。敵不能破。金人至拜於城下而去。復攻虢州。陷之。有內侍高邁。嘗官陝西。至是彥仙寓書於邁。言其與金戰獲捷之狀。又言鄜延帥王庶。節制六路之後。將士用命。亦屢勝敵。彥仙鞏縣人也。己丑。上以語宰執。且曰。朕聞之喜而不寐。黃潛善曰。邁得彥仙書。是何月日。上曰。朕不欲觀其私書。潛善曰。前代帝王。或複道窺人之私。此陛下盛德事也。旣而朝請郎范寅敷。自北地歸。言每見漢兒說彥仙名。乞朝廷究其實。而優獎之。寅敷。致虛子也。先是庶。用涇原統制官曲端爲都統制。庶政嚴。多誅將士。嘗曰。設曲端忤我。亦當斬之。端聞而恨。未有以報。時敵驟至。延安正軍纔二萬。庶召諸道兵未集。端不出兵爲援。庶退屯龍坊。敵乘虛陷延安。數日。端至龍坊。以兵衛庶。且曰。節制何自至此哉。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謀卽軍中誅庶而併其兵。因問庶印何在。欲奪之。會朝廷遣主客郎官謝亮。使夏國。端夜往見之。曰。延安五路。喉衿今旣已失。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使者苟一誅敗將。南歸而報。乃使者展節時也。亮曰。奉使有指。以人臣而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爲則自爲之。亮無與也。端乃去。庶以故忿端。欲死之。時新知鳳翔府王玘。自陝府將兵三千人之新任。亦

爲端所襲而敗。瓊不能軍。遂將其餘衆轉入西蜀。初直龍圖閣張所招撫河東。有前清河尉王彥。投所軍中。所奇其才。不數月擢都統制。彥以効用人。岳飛爲軍將。彥河南人。飛安陽人也。久之。飛見疑於彥。乃去。自爲一軍。至是飛降於東京。留守杜充。又故大將种師道帳下小校桑仲。爲潰兵所推。亦降於充。並用爲統兵官。未幾郡盜張用王善等來寇。充命飛仲與戰。破之。李成之敗也。獲其黨之家屬。詔分養於眞秦楚之三州。至是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餘人。上謂宰執曰。此曹身且不顧。豈卹其家。朕念作亂非其家屬之罪。故令分養之。黃潛善曰。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恙。皆感泣。仰戴聖恩。朱勝非曰。郊赦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上又曰。昨於光世處得李成所用持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惑於綯子思邪說。使朕不得用之。潛善曰。陛下武英大度。惜人才如此。金人旣陷延安。又破綏德。遂犯晉寧軍。初守臣徐徽言與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敵衆。時可求之子彥文自東京來。被執至雲中。左副元帥尼雅滿以利啖之。使爲書以招其父。於是可求遂降於金。可求與徽言親也。金挾可求招徽言於城下。徽言登陞。以大義責之。可求曰。君與我胡無情。徽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尙於爾何情。卽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因出兵擊金兵。大敗之。斬羅索貝勒之子。時河東環境爲盜區。惟晉寧獨存。其地勝號天下險。而徽言設械甚備。金數負不得志。一夕內應者啓扉以納敵。徽言率帳下士力戰。金兵猥至。被執。羅索百端誘之不屈。遂遇害。徽言西安人。後諡曰忠壯。時奉使宇文虛中甫渡河。辛卯夜。上夢道君在延福宮。亟往拜之。壬辰。上以語宰執。且曰。朕何時得見上皇邪。黃潛善曰。陛下夙夜以



二聖爲念。孝弟之至。無所不通。故與上皇神交如平日。近聞虛中十月二十六日過河。與金人議事。自茲二聖歸。必有期望。陛下小寬聖抱。上領之。時吏部尙書呂頤浩。戶部尙書葉夢得。御史中丞張澂。給事中孫覲。共討論常平法。謂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法永勿復行。夢得請選實歷州縣通世務者爲提舉官。而頤浩又請追還常平糶本。皆從之。時立法已定。未及頒行。此據顏岐所編聖語及朱勝非閒居錄修入。先是詔遣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從衛隆祐太后往杭州。癸巳。宰執奏所經州縣日用飲食事。上曰。太后比朕雖相留意。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於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溫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彥於茅舍下同食。伯彥曰。追念此事。與光武滹沱河燎火食麥飯何異。皆中興之象也。黃潛善曰。陛下可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願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願使絕域。遂借禮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仍兼河北京畿撫諭。時有金人之舅王策者。拘囚在東京。行可經由。或勸之取旨帶行。庶可爲悅金之計。行可不敢有請。徑馳北去。戊戌。渡河。至開德府右城敵寨。是日紅巾四出。金人曰。旣云奉使。乃欲以計襲我邪。然紅巾亦不知行可爲奉使。旣見使旌。乃引去。此據行可墓誌修入。詔有司築園壇於南門外。初。政和所造九寶。其八爲金人劫去。惟鎮國寶在焉。至是。上以宣示宰執。玉色溫潤。眞希世寶也。己亥。上朝享太廟。辛丑。宿齋於行宮。壬寅。冬至。自常平殿詣壇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大赦天下。是日又詔略曰。朕適歲當郊。大懼菲德。弗獲顧歆。乃者先事三日。陰翳震於朕心。逮祖廟及壇。垂象燦炳。夜氣晏溫。迄用成禮。顧朕眇昧。敢曰馨香。上聞。實惟祖宗之靈。

相祐在天。亦爾萬方有衆。不替忠順。協於天心。股肱大臣。其同寅協恭。輔朕不逮。耳目之言必忠。毋奪於私。有官君子。惟職是修。爪牙之臣。咸奮忠力。至於怙衆爲暴。亦當革心自效。朕言不渝。爾無怠忽。初信王榛遣馬擴請兵於行在。而五馬山寨中有亡歸金者。告於見屯真定女貞萬戶蘇赫。蘇赫馳稟東元帥府。謂擴將兵而來。於是右元帥鄂勒琿。右監軍達蘭。報左副元帥尼雅滿。共爲之備。尼雅滿留左監軍烏克紳守雲中。而自率其衆下太行。南渡黎陽。然尙未至。鄂勒琿。達蘭。先會衆攻破山寨。信王不知所在。而擴持大軍。方次於北京之清平。鄂勒琿。達蘭。復攻敗之。擴下統制官阮師中。鞏仲平。力戰而死。任琳引衆叛去。擴總餘兵歸行在。尼雅滿進攻澶濮。爲將官姚端。夜襲而敗。再攻陷之。盡屠其城。東京留守杜充。慮敵西來。決大河阻之。不能西。遂東會鄂勒琿同入寇。初遣統制官范瓊。將兵拒金。瓊至東平府。金衆方盛。守臣保文。閣直學士權邦彥。力不能守。棄城而去。瓊乃脅邦彥與之南歸。濟南府守臣劉豫者。阜城人。中元符第。嘗爲臺官。因論禮制局事。道君批曰。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遂黜于外。至是纔復爲郡。時金人來攻。豫遣其子麟。部兵出戰。爲金所圍。豫檄通判張柬。援之。金人解去。尼雅滿乃遣人招豫以利。豫卽詣敵軍前通款。甲辰。金人陷德州。都監趙叔飯死之初。杜充。尹大名。提點刑獄。郭永。爲充畫數策。充不能用。永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以此而當大任難矣。充愧謝之。充移守東京。詔舊除漕臣張益謙。代充爲尹。時北京與東平實相犄角。東平已陷。大名塊然孤城。當敵之衝。叛臣劉豫。舉濟南之衆。引敵騎來攻甚急。益謙與轉運司判官裴億。皆齷齪無能爲。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守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

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募士齋帛。晝夜絕城。出詣行在告急。且請朝廷先爲之備。敵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乃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衆皆感泣。甲申。城陷。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而降。何也。皆以永不從爲辭。金人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尼雅滿曰。阻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之徒。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降乎。時大名人在塾者。無不出涕。敵並其家害之。永。元城人。後贈資政殿學士。諡曰節勇。是月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朝於行宮門外。內侍以聞。以赴都堂詰之。但云天使我爲官家兒。送揚州根治。亦無他語。雖加箠楚。終不言其姓名。乃釋之。中書舍人周望請除鄉兵。外民有子弟願習射者聽之。仍籍其姓名。守令每月一試。取藝高者。賞以銀絹。而最優者如三路保甲法。量與補官。十二月己卯。詔尙書省立法。隆祐太后御舟。以是月至杭州。詔鼎州團練使苗傅爲扈從。統制官駐軍奉國寺。上初開府時。傅爲右軍統制官。與楊維忠比肩。如王淵、張俊、韓世忠皆出其下者。先是建州叛卒葉濃等破古田縣。徑犯福州。入西門。劫前太宰余深家金帛。且欲縱火。本路提刑李芘登城諭之。深、芘皆閩縣人。濃遂犯寧德縣。官軍追及之。不利。濃等回破建之政和。浦城。建陽。三縣。復歸城下。時詔御營中軍都統制張浚遣兩浙武縣趙哲統兵二千人號萬人討之。大軍至。賊迎戰。連敗。東走。哲遣人招安。庚申。濃等遂降。後濃至浚軍中。復謀爲亂。浚擒而誅之。己巳。以右僕射黃潛善爲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汪伯彥時政記云：潛善伯彥入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意，皆稽首謝。伯彥所記其果有之邪？若果有之，而二臣不能副所期，罪益深矣。尚書左丞顏岐爲門下侍郎，右丞朱勝非爲中書侍郎，兵部侍郎盧

益爲僉書樞密院事。中丞張激言：建卒之殘福州，一方騷動，余深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郎吏王宏謀率郡人申朝廷，乞留知州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爲此奸謀以窺朝廷。又杭卒之叛，薛昂不緣君命，自知杭州，又耿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卹國事，用此報讎。又許翰與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紳師中急攻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引爲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時深爲特進衛國公，昂爲金紫光祿大夫，皆已致仕。南仲見譎散官，臨江軍居住，翰見任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丁丑詔深責臨江軍昂責徽州，南仲授別駕，依舊臨江軍並居住，翰落職，未幾南仲卒。言者論刑部尚書王賓，乃李綱之黨，昨爲中丞，無一字及綱，比盧益爲副樞，賓翊日講筵，留身，夫侍從選居政府，身偶後於他人，而躁進如此。庚子賓除龍圖閣學士，典郡。初，敵陷東平，襲慶二府，有土人前左司郎官吳給，朝奉郎孫億，並於徂徠山建寨保聚，兩處軍民，又累下山與敵戰，至是京東帥臣益都劉洪道聞於朝，乙亥詔給爲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億爲直龍圖閣，知襲慶府，戶部尚書葉夢得嘗請上南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上曰：自揚至瓜州五十里，聞警而動，未爲晚也。夢得曰：運河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復乞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淮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不報。上一日詔諸軍議事，帶御器械張浚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俟國勢定圖之後，請移左藏庫於鎮江，又吏部侍郎劉珪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爲先。

今以降人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二者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宰執皆不以爲然。初遣統制官范瓊北征。支金帛數萬。令其犒師。瓊悉以入己。且買女色以自奉。乃引所部軍由間道自淮西趣江東。至是又轉而之江西。時金人橫行山東。羣盜李成輩因之爲亂。金左元帥尼雅滿由東平歷徐泗以犯行在。左右僕射黃潛善、汪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堠不明。自京城至泗州。道途甚遠。其京城斥堠。但委之御史臺。南京則委之留臺。泗上則委之郡守。未嘗多以金帛專遣人探金人之動息。成雖前爲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所敗而走。然成衆猶未解也。是月淮北屢有警報。皆謂成餘黨無足畏者。金人覘知朝廷不戒。亦僞稱成黨以款我師云。初成之來歸也。朝廷旣授以官。復多給空頭官誥與之。成敗皆爲光世所奪。遂以賞所部立功將士。凡書填五十道。至是光世申納其餘。且言恐軍中有得之者。亦傲其書填。異時真僞不辨。乞除所申姓名外。許人告捕。詔從之。仍立賞錢三百緡。詔立賞在明年正月二日。今聯書之。初夏國因契丹爲金人所敗。遂率衆取其天德八館之地。八館者膏腴產稻。夏國得之殊喜。至是金人怙強。還遣使求之。謂他日以陝西奉償。夏國懼不敢違。而中懷怨憤。又夏國世爲知府州折氏所困。時折可求已降於金。故金欲因折氏以併夏國。

# 中興小紀卷五

建炎三年歲在己酉

春正月。中丞張激言邊事未寧。請詢於衆。爲禦敵之策。從之。於是吏部尚書呂頤浩奏曰。

天下多事。聖哲馳驚而不定。金人已破河北山東於陝西諸郡。近復引兵渡河。駐於澶濮之境。祈請之使。

雖行而未有報。韓世忠范瓊統兵北去。亦未有戰期。致宸慮焦勞。下詢羣策。今敵騎漸偪京東。若民心一。

搖。淮南望風而下。則不能枝梧。望降哀痛之詔。曲赦河北京東兩路。蠲其二稅與公私積欠。及人戶避敵。

而南者。令州縣優恤。又敵長於攻城。若難以堅守。許官吏與民入山避賊。庶免全郡皆爲魚肉。凡此皆以。

收民心也。夫敵兵雖勇。而素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必至顛沛。但令王師做古陣法。常山蛇勢。雖茫。

昧不陳。而陣圖別有可攻。願早圖之。己丑。案此下據北盟會編當增入遣祈請大金國信使副李鄴周望等一語。上諭宰執。令擇日進發。

朱勝非曰。須支金帛。方能辨私覲物。彼方辭所進官職。恥於自乞。上命依格支。仍優加其數。且曰。國家惜。

財。正所謂積以待用。若二聖得歸。朕豈吝金帛之數。時羣臣準詔論防邊事。皆送御史臺。辛丑。詔有警。

見任官輒般家者。徒二年。因而動搖人情者。流二千里。故一時閒皆未敢動。此據張激說與黃潛善等疏修入。戶部尚。

書葉夢得請以行在所藏金帛五十萬。分其半。併歸姑蘇金陵二處。從之。夢得卽具舟楫。從大將假二千。

人津發。一日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通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餘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吏俸。

一月。亦從之。時禮部尚書王絢。以爲金人必犯行在。率從官二三人同對便殿。上令詣都堂議。絢等見。

黃潛善、汪伯彥二人乃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於是宰執相約曰：六宮已先渡江，百官家屬亦聽其便，惟吾黨骨肉不可動。動則軍情不安。至是金左副元帥尼雅滿以輕騎五千自山東徑趨淮甸，已西泗州將官閻瑾失守。中夕奏至，朝廷震驚。二月庚戌朔，上即欲南幸。潛善、伯彥力止。上姑候實報渡江未晚。上然之。少頃，又傳瑾懼而自反，敵見瑾已敗，謂朝廷無備，遂徑至天長軍。時統制官俱重成、喜兩軍共萬人，望見金先鋒百餘騎，即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領兵拒之。行都人謂光世必能禦敵，而士無鬪志。未至淮，亦潰。遂遣統制官劉正彥以所部兵從皇子六宮往杭州。是晚出門，皇子六宮往杭州據趙鼎扈從錄疑不是今日事。壬子，得天長報敵已至。上乃躬介冑乘馬南巡，惟內侍及護聖軍從之者數人而已。二相方會食中堂，有審其事者，猶以前言爲對。堂吏呼曰：駕行矣。於是宰相以戎服從，戶部尙書葉夢得隨其後，百司諸軍並護駕行。上天性仁厚，與路人相先後，不令訶止。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太常少卿龍泉季陵亟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已塞道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中，烟焰燭天。臣寮庶士及帑藏所儲爲金人殺掠殆盡。給事中黃哲、左諫議大夫李處遯、太府少卿朱端友皆死。揚州守臣黃願遁去。時公私所載之物舳舻相衝，而潮不應閘，膠泥淖中，敵悉取之。大理卿黃諤至江口，軍人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諤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已。少卿史徽、丞范浩繼至亦死。諤，南城人也。吏部尙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聯馬追及。上渡楊子江至鎮江府。初，右諫議大夫建安鄭穀、累章請移蹕建康，宰執沮之。至是，穀扈從。上曰：不用卿言及此。此據癸丑，命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守鎮江府，甲寅，宰執從臣入對議。

幸杭州未決。呂頤浩、葉夢得，以首叩地，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愈狼狽矣。宰執以爲是。上曰：如此則須宰執同往江上，令江北諸軍結陣防江。於是宰執馳詣江干，有統領官義安，自江北遣人至。言今早敵騎數百來犯，已射退矣。遂以爲江北統制官收兵以捍瓜州。旣而都統制王淵言：暨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敵自通州而來，先據蘇臺，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上以語宰執。於是黃潛善曰：淵言如此，臣何敢留陛下。俄有內侍奏城中火起，又聞衛士涕泣且藉藉。上驚，命中書侍郎朱勝非與管軍左言傳旨問所以。勝非呼之前使言，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卽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渡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因問駕去留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諱者。乃許以俟。駐蹕定，當錄扈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然。方指揮之際，上於屏後皆聞之。勝非復命，上曰：適已聽得。上卽時乘馬南幸，自駕起而鎮江城中無賴輩與軍人縱意抄掠，民悉奔竄矣。己卯，上至常州，羣盜丁進等雖受招，而縱兵掠民。至是欲走山東。朱勝非至丹陽，都統制王淵遣使臣張青領五十騎馳護勝非。因令青圍進，青以白勝非。勝非曰：丁進不除，必爲巨盜。聞渠有數百人，爾五十騎可敵否？青曰：不足畏。於是以檄誘進至勝非所，誅之。其衆惕息聽命。丙辰，上至無錫縣，資政殿學士呂頤浩從行，遂除僉書樞密院事。仍統江浙制置使，詔張邦昌親屬張邦榮、張元亨等，並令錄用。又命朱勝非同禮部侍郎御營司參贊軍事。張浚守平江府，節制平江常秀軍馬，控扼通泰之衝。時潰軍在江北，多乘時作過。統制官王德以衆攻和州，靳賽以衆攻通州，二城垂破。於是勝非與浚作蠟書招之，德賽皆聽命，訴以無食，乃漕米給之。劉光世又遣以戰袍器甲，於是相繼投



江時德招張育之兵萬人。光世得之。其軍復振。德鞏縣人。號王夜叉者是也。頤浩遂以精兵二千回鎮江。節制劉光世以下捍瓜州渡。庚申。上次秀州。壬戌。上次崇德縣。初。戶部尙書葉夢得以本省所藏。

皆棄江北。欲亟驅杭州爲備。乃由宜興問道先往。壬戌。上至。夢得迎於臨江。上入州治駐蹕。詔遣御營中。

軍統制張俊往吳江控扼。汪伯彥時改記曰。時黃潛善等言。陛下已留朱勝非。張浚。王淵。在平江。居吳江。

兼恐無以相制。可虞非常。乞留俊。庶幾行在不致誤事。葉夢得言。臣昨至杭。見以轉運司爲升暘宮。小人遂傳以爲復開應奉之。

端。上卽詔罷之。夢得見宰相言。百官六軍券歷不存。請別給新者。又姑蘇金陵兩處所留上供約。可支半。

歲。欲刷杭州諸司所有借支。候取兩處物至償之。又戶部司農太府及倉庫官吏無一至者。願差官攝事。

從之。御史中丞張澂論左右僕射黃潛善。汪伯彥。輔政無狀。有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於外。天下人切。

齒唾罵。望重賜竄黜。己巳。罷潛善。伯彥並爲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平江。伯彥知洪州。又以戶部尙書葉。

夢得爲左丞。而澂爲右丞。言者再論潛善。伯彥。遂降充觀文殿學士。提舉外祠。尋皆落職。庚午。右諫議。

大夫鄭穀言。今宜用兩浙人材。如晉元帝渡江。擢用吳江之秀。庶衆情翕然歸附。從之。湖州民王永錫。

獻錢五萬緡。執政言版計無闕。上曰。如此安用。卽詔卻之。辛未。敵退。江浙制置呂頤浩帥兵渡江。至真。

州。收權貨物錢物。初。婺州歲貢羅萬匹。崇寧以後。希進者增其數至五萬八千匹。至是守臣蘇遲乞減。

其半。上問執政。祖宗額幾何。葉夢得曰。皇祐編敕一萬匹。上嘆曰。民將何堪。可依皇祐法。執政奏今用度。

與祖宗時不同。乃詔減二萬八千。著爲定制。仍給見緡。遲轍子也。丙子。下詔責躬。略曰。朕已放宮嬪。損。

服御黜宰輔。召忠良。尙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事有關於國體。益於邊防。許士民直言。朕採擇行之。仍旌以示勸。言之或失。亦不汝尤。初。臺諫官馬伸嘗論黃潛善、汪伯彥之過。而太學生陳東、進士歐陽澈、于二人秉政日。以言被刑。上曰。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乃詔以衛尉少卿召伸。而東澈並贈京秩。上初至杭州。霖雨不止。至是執政奏事。葉夢得曰。東南春夏地溼。上曰。自渡江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獨求安。今尙寢堂外。俟稍定方入正寢。執政曰。如此人心。孰不感動。故事。惟侍從乃許薦士。不及郎官。是日詔郎官以上各薦二人。仍不俟都堂審察。便令登對。執政曰。陛下搜賢不倦。如此天下幸甚。二月己卯朔。詔金人已退。當移駐江寧府。經理中原。仍命僉書樞密院呂頤浩兼領府事。召中書侍郎朱勝非至行在。禮部侍郎張浚獨留平江。節制如故。辛巳。張浚乞於沿江置強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爲之。言者乞依唐及祖宗舊制。應章奏委學士給舍輪日閱於禁中。不令內臣傳送。只實封往復。庶免交結之弊。從之。上嘗謂左丞葉夢得曰。今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朕自募十萬人將之。須與敵力戰。先欲得鐵甲五萬。卿爲朕辦之。葉夢得行述曰。時顏岐等見夢得數論事。心忌之。及上委以鐵甲。愈不樂。乃給杭州。康允千。卿爲朕辦之。之云。上欲除君待制。而左丞沮之。允之。卽與其將曹世英謀爲亂。頃之。本州兵變。但誅其首餘三千人。尙在。間夢得秉政。反側不自。安。皆謀爲亂。岐等證之行。述莫濟所作。是日詔夢得深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領財賦。充巡幸頓遞使。乃分任之意也。於是同知樞密院事盧益遷左丞。又以向德軍節度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爲僉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舊僉書必帶檢校官。故治平中。郭逵以檢校太保爲之。至是淵以節度直除。非制也。命下。諸將有不樂者。壬午。右僕射朱勝非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臣。記武臣作樞。有免進呈書押。故

事今淵又兼都統制。於諸將尤有利害。臣欲用故事勉之。仍罷其兼管。庶弭衆論。上然之。勝非又曰。葉夢得執政旬日。卽罷。何也。上曰。提領財用。亦有例。勝非曰。張穀兼此。至於自作酒肆。人以爲非。於是夢得力辭不就職。旋亦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虛益行述云。時政府欲損禮求於金。虛益奏。如封冊正朔之體。不。懈。願。據。形。勢。嚴。戰。守。爲。自。治。計。庶。中。興。之。業。日。隆。而。將。士。之。禮。槁。軍。歲。幣。之。數。建。都。屯。兵。之。所。事。大。難。悉。從。願。據。形。勢。嚴。戰。守。爲。自。治。計。庶。中。興。之。業。日。隆。而。將。士。之。禮。槁。軍。歲。幣。之。數。建。都。屯。兵。之。所。事。大。之。體。不。懈。願。據。形。勢。嚴。戰。守。爲。自。治。計。庶。中。興。之。業。日。隆。而。將。士。之。禮。槁。軍。歲。幣。之。數。建。都。屯。兵。之。所。事。大。以吏部侍郎孫覲爲戶部尙書。時御營前軍統制官苗傅與副統制劉正彥。見王淵擢用。且乘有敵難。遂圖不軌。正彥法子也。淵故爲法部曲。先是正彥以舊恩從淵求官。淵薦於朝。以文換武。得威州刺史。又以所領精兵三千付之。正彥因招到賊丁進等。久之除團練使。正彥意不滿。而淵檄取其兵。正彥固執不遣。以此怨之。又傅以淵素出其下。尤快。快不平。癸未。除奉國軍節度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等脅所部兵以叛。執淵殺之。併殺內侍數十人。傅等與中軍統制官吳湛通爲囊橐。湛急閉宮門。宰執入奏事。朱勝非、顏岐、張澂、路允迪、急赴樓上。傅、正彥與其屬張達、王鈞甫、馬柔吉、王世脩輩立樓下。皆被甲露刃。以竿梟淵首。知杭州康允之。扣內東門求見。請上御樓。不然。無以止變。上從之。管軍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望見黃蓋。卽山呼而拜。時百官咸在三軍恟恟未定。傅乞誅康履。上未允。軍器監秦寧葉宗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姑以慰三軍。上命吳湛執履付傅等。卽殺之。衆猶未退。乃請遣使金人。且乞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上顧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有浙西機宜時希孟者。輒曰。乞問三軍。於是通判杭州章誼越班出斥希孟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誼。浦城人也。上曰。太后意如何。勝非曰。無此理。上乃命顏岐奏請太后登樓。徑往諭諸軍。勝

非從太后至樓前。太后諭久之。傅等以垂簾請。樓上傳旨可之。太后乃還。傅等不退。復請上爲太上皇帝。魏國公攝政。庶便和議。勝非泣曰。逆謀一至於此。臣位宰臣。義當死國。乃趨出。呼其募屬將佐至前曰。請君言。二將此事。出於忠義爲國邪。或更有他圖。皆曰。忠義爲國。勝非曰。若果忠義。則當上下一心。並聽朝廷處分。有異志者。誅之。皆曰。諾。時兵部侍郎直學士院鉅野李邴亦以順逆之理曉之。由是兇焰稍挫。既退。勝非奏來日當降赦。蓋羣兇殺王淵。又劫掠。意必望赦。然不知逆惡自不赦。上可之。上曰。康履忽諸將。有取死之道。勝非曰。諸將奉履必有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臣觀王鈞甫輩。乃其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上曰。來早太后御殿。勝非曰。母后稱制。須二人同對承平故事。於今難用。乞許獨對。仍自苗傅始。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且乞太后隨宜勉之。庶有動心者。兩宮以爲然。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舊相未去。事已不可收拾矣。時傅等揭榜通衢。有天其以子救萬民之語。見者憤之。甲申。上徽號於上曰。睿聖仁孝皇帝。幸睿聖宮。以杭州顯寧寺爲之。太后臨朝。皇子魏國公攝政。大赦天下。自是日引傅等。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寮獨對論機事。賊亦不疑矣。朱勝非開居錄曰。元祐末。哲宗方擇后。京師里巷作打毬戲。以一擊入窠者爲勝。謂之孟入。紹聖間。宮掖造禁。顯有匠者。姓孟。獻新樣。兩大蝴蝶。相對。以結帶。曰。孟家蟬。民間競服之。未幾。后廢。處瑤華道宮。議者皆以爲讖。蟬者。禪也。出家之兆也。靖康初。京城失守。二聖皇族皆詣金營。中議亦取后。淵聖意。張邦昌必不能久。幣欲留孟。后以爲興復基本。因遣入。入城。取物。紙尾批。度辭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相度分付會。金人以後廢。歲久無預時事。不復取。至是前讖乃驗。蓋孟入者。兩復入也。蟬者。禪也。兩御簾帷之應也。大統中。絕而復緒。天位暫傾。而復正。皆后之力。可謂異人矣。丁亥。赦書至江寧。府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亦走介入杭。仍寓書於俊及劉光世共起兵。孫觀作李謨。謨曰。明受赦書。孟建康官吏讀。皆失色。獨頤浩怡。

然自若。謨時爲江東漕。白頤浩曰：樞省大臣盡詔天下兵以除君側之惡。頤浩左右視接以他語。謨曰：王室在難。如救焚之急。公不應躊躇在衆人後。方議行而張浚檄書至。及二叛伏誅。頤浩第功進右丞相。謨嘆曰：軍兇稱亂。全驅保妻子之臣。握兵坐視。相顧不發。幸諸將謀復王淵。梟首之禍。而因人成事者。遂至宰相。初頤浩與謨同官河北。不相悅。至是聞其言益怒。然當時勤王之舉。頤浩實爲之倡。今觀所志如是。恐未必然。姑附見於此。

朱勝非因王鈞甫來見。問之曰：君前言二將學不足何也。對曰：如殺王淵。軍中亦有以爲非者。曰：君必以爲非矣。鈞甫唯唯。勝非察其意已喻。不復言之。召張浚爲禮部尙書。令以所部兵付浙江。提刑趙哲復令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留所部兵付統制官俱重。仍赴秦鳳總管新任。浚與俊各不奉詔。浚召哲及守臣金壇湯東野。令各具奏言敵未盡退。若浚朝就道。則夕敗事。浚又慮苗傅等兵上抵平江。則失枝梧。乃令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於是浚上表大略言國家多難。正人主馬上圖治之時。願請睿聖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復與二兇咨目。且欲得辨士往說之。使無他圖。浚與蜀人馮輻有太學之舊。時輻在平江。浚乃遣之入杭。見二兇爲陳順逆。上之御樓也。已除苗傅承宣使。劉正彥觀察使。至是又以其屬王鈞甫爲右文殿修撰。張達馬柔吉王世脩並直龍圖閣。庚寅除二兇並爲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都統制黃潛善責衡州。汪伯彥責永州。並居住。時潛善之兄潛厚亦責分司南京道州居住。提領行在茶鹽葉份言權貨務都茶場。乞就行在一處置司。人吏雖分而提轄監官並令兼管份。劍浦人也。時二兇日以殺人爲事。且頻入都堂。右諫議大夫鄭穀常面折之。壬辰擢穀爲御史中丞。穀遂遣所親承議郎建安謝嚮徽服至平江。見張浚等令嚴備緩進。又作杜鵑詩諭百官。當速迎乘輿反正之意。穀言傅等便宜軍法。止可行於所部士卒。又都堂國論所出。非庶臣得與請。頒其章示之。傅等雖怒。然由此少戢。僉書樞密院事。

呂頤浩自江寧上表請睿聖復辟親總萬機仍幸金陵以圖復舊疆不然恐天下之必亂也壬辰馮輻至行在遂見二兇爲陳成敗甚悉右僕射朱勝非奏輻朝官除兵部員外郎朱勝非召二兇及其屬與之語知王世脩可以利動因勉之立事許以從官於是世脩爲之往來傳道時二兇請移蹕建康勝非曰勤王兵在平江宜先遣小使亦密令留於勤王所如此必破其謀可無憂也后曰天生相公救此患難旣而小使止平江而新除尙書右丞盧益辭行遂以本職提舉崇福宮二兇之議遂息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夏稅及和買絹一百一十七萬餘匹欲令民間每匹折價錢二緡足計三百五萬餘貫省抑助國用從之時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行部至鎮江府聞難乃越境赴江寧見僉書樞密院呂頤浩獻以計謀寧止歸安人也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李邴嘗見管軍王元密令出禁旅擊賊元怯懦不能從於是朱勝非言浹日以來從官中能助朝廷者惟邴與鄭穀如中書舍人林逋刑部侍郎衛膚敏皆杜門不出此何意也乞遷邴穀以厲其餘遂以邴爲翰林學士甲午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自江寧起兵乙未次丹陽縣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由鎮江以兵來會丙申御營平寇將軍韓世忠以兵由海道至平江見張浚泣曰我便去救官家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已遣馮輻甘言誘賊矣初王淵識世忠於微時待之絕等故至是世忠奮發討賊尤力先是二兇與禮部侍郎張浚書言伊周之事非侍郎孰當之朝廷見以右丞相待浚復書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闕是以見君路馬必加禮至於遜位之說必其子長而賢因託以政使利天下不然謂之廢立若握兵在手責其君以細故而議廢立古

豈有是哉。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似非所宜。烏乎。天祐我宋。所以保衛聖躬者。歷歷可數。出質則敵畏之。而不留。奉使則民謳歌。而有屬天之所興。孰能廢之。二兇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言浚見詆。以爲逆賊。何以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朱勝非曰。罷張而以兵權付呂。無事矣。辛丑。責浚散官。彬州安置。中書舍人季陵草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有小黃門急趨容聖宮。傳太后之命曰。張浚不得已貶彬州。上方啜羹。不覺覆羹於手。朱勝非閑居錄言平江檄書至。二兇怒。此時檄書猶未草。蓋因浚答書耳。若檄書則呂頤浩自爲盟主。賊不應言呂樞密曉事矣。張浚復辟記曰。二兇得臣手書。立具劄子。乞誅臣。以令天下。朱勝非力止之。見其狂悖已甚。恐生別變。連之七日。始有彬州之命。浚自記此事。蓋得其實也。壬寅。頤浩至平江府。凡兵三萬人。張浚乘小舟逐之於郵中。得堂帖。乃貶彬州之命。浚恐將士觀望。卽袖之語書吏云。有旨趣赴行在。令申速發之命。是夜共宿城外。頤浩呼其屬。刪定官李承造草檄文。浚爲潤澤之。時韓世忠兵寡。頤浩與張浚議。分浚兵濟之。浚乃以統領官劉寶一軍二千人借世忠。二兇矯制召世忠。世忠陽爲語以報曰。殘兵不多。欲部至行在。二兇許之。時張俊下將安義陰結二兇。欲伐俊奪其兵。斷吳江橋以應賊。浚乃遣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至秀。稱疾不行。而造攻具。二兇始駭。諸將皆謂賊窮。則邀駕泛海。浚又遣統制官陳思恭。辛道宗。治舟師於海道。以遮賊南遁。於是傳檄內外。以忠世爲前軍。浚以精兵翼之。頤浩、俊總中軍。劉光世親以選卒爲游擊。而分兵以殿。於是知晉江府湯東野。悉倉儲以餉軍。用不乏。二兇聞之甚恐。馮轡知可動。卽白右僕射朱勝非曰。張侍郎以國步艱難。正當馬上治之。主上傳位幼子。恐有不測之變。縱主上固執內禪。猶有一說。主上受淵聖詔爲兵馬大元帥。今日當以淵聖爲主。睿聖稱皇太弟。依舊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姪。太

母垂簾聽政。大元帥治兵征伐於外。此最爲得策。勝非令輜與二兇議。二兇有許意。遂拉同議都堂。甲辰。輜同二兇及王鈞甫等並引見。太后勞問曰。卿等皆忠義之臣。初張浚誡輜。乞以鐵券賜二兇。用釋其疑。輜遂奏太后許之。議定。癸卯。詔百官赴睿聖宮。奏請人皆歡呼。以謂復辟。至則宣詔。睿聖皇帝稱皇太弟。依舊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皇帝宜稱皇太姪。於是中丞鄭穀極論不可。百官退詣睿聖宮。上御殿引見二兇。勞問有加。詞色粹然。二兇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此。二兇歸營。逆黨張達曰。趙氏安矣。苗氏危矣。王世脩大慍。夜入勝非府。變其事。復欲改正。嗣皇依舊。而睿聖之名止稱處分天下兵馬大元帥。勝非不能奪。輜力爭。勝非曰。勿與較。其實一也。乙巳。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時久陰乍晴。識者知必破賊。先是二兇懼外師之至。檄杭州集保甲。選器械。扃城門。塞河道。守臣康允之。悉不爲行。是日將下詔。率百官請上復辟。朱勝非召傅等六人至。語之。令軍中自爲一奏。傅無語。劉正彥尙以爲疑。勝非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此閒自反正耳。所以召君等議。蓋欲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君等置身何地。正彥退立。傅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責世脩。於是世脩以言偁傅。不能答。勝非乃使世脩草奏。持歸軍中。諸將書名。丙午。除世脩工部侍郎。將賜金帶。而內帑適無。乃用七百緡市於戶部。尙書孫觀家以寵之。勝非卽召學士李邴。直院張守。分作百官章。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赦文皆具。詔移蹕江寧府。以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爲同知樞密院事。浚不受。翰林學士李邴。御史中丞鄭穀。並爲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二兇並賜鐵券。丁未。文武百官赴睿聖宮。迎請復辟。是日。駕還行宮。都人



夾道焚香。衆情大悅。勤王之師次秀州。呂頤浩問韓世忠曰。賊計有他虞乎。對曰。彼怙勢憑衆。曾取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虞。是夜有刺客至張浚帳前。浚顧左右已睡。問爾何如。對曰。某初讀書。知逆順。豈爲賊用。況侍郎志節安忍相害。但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姓名。曰。言之是邀後利。某河北人有母在。今徑歸矣。浚翌日取獄郡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無他。是春。山東河決。歲復大饑。自上渡江之後。羣盜紛起。閩泉衆二萬。據維州。張成衆五萬。據萊州。有萬進者來攻青州。帥臣劉洪道擊走之。時尼雅滿自揚州歸東平府。遣衆攻青州。洪道棄城而去。乃密約安邱巨寇宮儀。同復青州。不克。又約閩泉並兵劫敵寨。復值大雨。火滅而止。副總管王渙領將崔邦弼復青州。聞洪道退軍。尋亦棄去。洪道又同儀、泉、攻密州。杜彥值敵騎亦來。儀、泉戰敗。於是濰、萊、密、三州皆降於敵。宮儀等野無所掠。至以車載乾尸充糧。洪道領兵二千赴行在。於是諸重鎮相繼爲敵所陷。

# 中興小紀卷六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上御朝。太后便欲還政。上以問朱勝非。對曰。捲簾當先降詔。乃乞太后暫出。仍下詔。明日捲簾。并復建炎年號。勝非又奏。二兇未有一處。乃並除淮南兩路制置使。許以所部兵行。仍以其屬張逵爲本路轉運判官。二兇請鐵券。乃令有司檢故事。如法製焉。二兇又言。王世脩尙可從軍否。勝非曰。渠爲從官。難復預軍謀矣。時傳遣其弟翊。伏赤心軍於臨平。伺擊勤王之師。御營前將軍韓世忠曰。乳臭兒敢爾邪。是日翊戰敗。二兇遣兵救之。朝廷諸將皆集皇城門外。守臣康允之以爲不可。不若遣人諭二兇速引兵去。是夕。二兇乃開湧金門以出。遇大雨。倉遑而遁。世忠勤王之師至北闕。辛亥。入城。擒工部侍郎王世脩。及中軍統制官吳湛。皆戮之。壬子。以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爲知樞密院事。時中司闕官。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朱勝非。因薦中書舍人張守。以爲守預聞反正謀議。詔以守爲中丞。勝非因力請解政。癸丑。出爲觀文殿學士。知洪州。以資政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一時執政俱罷。於是門下侍郎顏岐。爲資政殿學士。提舉鴻慶宮。中書侍郎王孝迪。爲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尙書右丞張澂。爲資政殿學士。知江州。資政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路允迪。以本職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惟僉書樞密院事李邴。遷尙書左丞。同僉書院事鄭穀。進僉書院事。詔管軍王元。左言。各責散官。並浙西機宜時希孟。並安置元英州。言賀州。希孟吉陽軍。初議反正。樞密都承旨馬擴。亦往

來其間。至是以擴爲觀望。停其官。責永州居住。初倉部郎中張虞卿等一十九人。皆乞建藩鎮。朱勝非

嘗奏其事。謂當做藝祖之初。權時制宜。以行在爲京師。淮北爲鎮。淮南爲郡。至是勝非去。未果行之。虞卿

建安人也。甲寅。以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爲太尉御營副使。劉光世行述曰。上面授光世僉書樞密院。光世力辭。

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韓世忠爲武勝軍節度左軍都統制。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張俊爲鎮西軍

節度右軍都統制。餘皆進一級。乙卯。大赦天下。知樞密院事張浚薦朝奉大夫趙鼎。趙鼎事實曰。上初

薦士時部司黃檝以鼎應詔。至杭。鼎復辟始入城。而張浚又薦之。鼎見浚。首曰。降祐復辟。其功甚大。當檢累朝捲簾故事。推恩其家。丁巳。

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除寧遠軍節度禮泉觀使。遂以鼎爲司勳郎官。鼎聞喜人也。詔崇寧以來。內侍

用事。自今不得與主兵交通。及干預朝政。如違。並從軍法。初。敵攻淮甸。發運副使呂源以兵三千自衛

而遁。爲中丞鄭穀所論。已詔停其官。送邵武軍編管。至是軍器監葉宗諤除直龍圖閣。與右文殿脩撰葉

煥。並爲發運副使。除葉煥在是月。辛酉。今聯書之。戊午。戶部尙書孫覿除龍圖閣學士。知溫州。旣而改知平江府。苗

傅攻衢州城。守臣晉陵胡唐老禦之。會大雨。賊引兵去。時言者引元祐宰臣司馬光并三省狀。乞舉行之。

詔侍從臺諫集議。中丞張守以謂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爲紛紛。庚申。右僕射呂頤浩等乃言。

欲左右僕射不兼門下中書侍郎。並帶平章事。舊門下中書侍郎改爲參知政事。其左右丞並罷。從之。於

是左丞李邴改參知政事。詔都亭駙同文館並罷。都水監仍置使者一員。癸亥。以給事中周望爲江

浙制置使。乙丑。望言乞降賞以徠賊之降者。從之。丁卯。上發杭州。幸江寧府。命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

忠亦爲江浙制置使。統一軍追捕苗傅。初賜門下詔略曰：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宜上徽稱於長樂，正冢嗣於青宮。太后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立爲皇太子，皆令有司擇日壬申，乃克行禮。於是禮部尙書王綯、除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太傅。時殿帥劉光世遣其將王德、喬仲福追賊至信州，皆令受周望節制。初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將兵討山東賊趙不忙，至是回信上與德等遇，而韓世忠下裨將陳彥章亦至，德與之同見郡守，語不協。彥章欲刺德，德手刃殺之。苗傅等聞信城有兵，不敢進，乃屯於衢信之間。且黥居民爲兵，其衆方盛。時未可擒，言者謂王鈞甫、馬柔吉初不預謀，見將赤心隊爲先鋒以拒王師，宜下詔寬二人之罪，以誘致其降，從之。時州縣添差官猥衆，如平江府監酒四五員，湖州監稅五六員，安吉縣監酒六七員，是月詔官尤蠹則理當澄汰，除宗室歸朝官外，餘悉罷之。監司屬官亦依此行。初勤王所檄至湖州，守臣梁端會寄居葉夢得、賈安宅、曾懋等謀之，衆未及言。主管鴻慶宮曾紆曰：此順逆甚明，出師無可疑者。趣端張榜，用建炎年號。時賊使來取兵器，紆又請擊之，毋令還。旣而端被賞，至是中丞張守言紆首明大義，詔除顯謨閣，而殿中侍御史楊廷秀亦言杭州通判章誼首叱時希孟使人知逆順，詔擢誼爲倉部郎官，安宅歸安人，懋贛縣人，紆南豐人，布子也。初叛臣劉豫據濟南以降金，至是金徒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於是右副元帥鄂勒琿與監軍達蘭分占山東諸郡，惟濟單與仁廣濟以水阻尙存焉。五月戊寅朔，以知樞密院御營副使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初命浚爲招討使，左司郎官權中書舍人江都李正民言：川陝吾境，難名招討，請用唐裴度故事，從之。仍詔浚便

宜黜陟。正民未幾除中書舍人。時祕書省權罷。而日曆之局亦廢。正民謂宜置著作一二員。選文學之士兼領。仍以日曆案隸門下省。亦從之。辛巳。上次鎮江府。諭宰執曰。張愨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親劄令有司致祭。可更議卹其家。先是右僕射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旣又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御史中丞張守右建議。大夫滕康皆不可。守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康語守曰。吾曹當以死爭之。於是上擢爲翰林學士。癸未。又以康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康旣執政。再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語康曰。公眞執政也。孰有受命二日而能決此大計者乎。乙酉。上至江寧府。駐蹕。仍改爲建康府。時以保寧寺充行宮。時統制官王德欲與江浙制置使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丙戌。苗傅等寇浦城縣。韓世忠將兵夜至縣北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於路。世忠使統制官馬彥輔擊賊。伏發。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率親兵力戰。傅大敗。遂擒劉正彥。有舉子程安者。崇安人。時擄在傅軍。乃爲傅畫策。領餘衆由小路入崇安縣境。旣又夜棄其軍。變姓名作賈人。偕安及其愛將張政。西走至斂鋒村。爲土豪承節郎詹標所邀。苛留數日。政覺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卽報福建提刑林杞。遂聞於朝。杞永嘉人。旣而告者謂政本誘傅出降。杞等惡分其功而殺之。故杞標皆就逮。杞除名。連州安置。而標死於獄。林杞遺事曰。苗傅劉正彥旣敗。擁衆南走。大將韓世忠尾賊而追之。時杞其徒數人。變姓名竄伏。人莫能踪迹。杞立重賞捕之。俄而幕士詹標擒傅。與其徒張政以至於時。世忠已班師。由太未以歸。杞冒暑親部送傅政。欲追赴世忠。至富沙境上。會日暮。大雨。政乘此謀竄去。爲護兵所殺。杞獨以傅追及。世忠授之世忠得傅喜。曰。今當還朝。首爲公論。功。初知建州某人者。與當軸爲姻。恃勢貪婪。用提師破賊。而追至某借大軍餘威。獲之匹夫力耳。何功可論。初知建州某人者。與當軸爲姻。恃勢貪婪。用

官錢至累鉅萬而監司忌於投鼠皆不敢發杞曰吾爲憲官豈可開眼放過賊吏亟以其罪聞某人讎於當軸遂以張政爲告苗傅反者爲得重賞而杞殺之遂下杞於獄幾置之死不得已猶削籍連州安置然傳事有本末傅天資狠暗正彥直狂者耳而政實爲之腹心既敗猶與傅同竄其不告之明矣臺諫知杞冤相繼論列不數月有旨許自便遺事所記小異蓋其辭不無緣飾也

甲辰龍圖閣

直學士提舉萬壽觀詹義兼權直學士院義縉雲人未幾乞祠詔升徽猷閣學士提舉洞霄宮以示優禮

癸巳詔諸路預和買絹帛卽支其直違置之法丁酉尙書省言欲將江池饒信爲江州路知州帶安

撫使建康太平官徽廣德爲建康路知州帶安撫制置使庶幾責任稍專從之己亥宰執請依祖宗官

制置中書門下檢正官樞密院檢詳官各二員仍減左右侍郎官兩員從之初羣盜薛慶靳賽皆嘯聚

淮上慶據高郵軍衆至數萬知樞密院事張浚聞其欲歸麾下請自往招撫之纔渡江而賽率兵降於浚

浚徑至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榜諭之慶感服再拜慶欲求厚賞留浚三日而外閒不知浮

言胥動眞州守臣以聞宰執議遽罷浚除資政殿學士奉祠仍遣統制官王璣提兵往平其事璣渡江慶

先以兵衛浚而出乃召浚赴行在浚辭曰高郵之行徒恃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爲大臣輕動損威

其罪莫大詔不允辛丑浚還上嘆息卽日趣就職既又改高郵軍爲承州仍命慶守之先是上方擇人

使金宰執薦持服人朝散郎鄱陽洪皓擢爲徽猷閣待制借禮部尙書奉使大金軍前以明州觀察使龔

璣副之時淮上賊蜂起李成甫就招安詔皓兼淮南南京南撫諭使命成以兵護至南京皓至淮南成方引

兵與耿堅共圍楚州責守臣趙立謂其降賊而成堅因持叛心立彭城人也成以汴泗及虹有紅巾爲辭

且言非五千騎不可淮軍絕食不克惟命皓知堅可撼遣人說之曰山陽縱有罪當稟命於朝今擅兵攻

圍名勤王實作賊耳。堅遂強成斂兵。皓既疏言李成以朝廷不之卹而稽饋餉。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靳賽據維揚。薛慶據高郵。若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遣辯士諭意。優進其秩。畀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上遂遣宣贊舍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石。而皓轉由滁陽以至太原。六月己酉。詔初下。劉珪忽謁告。一日之蔣山。明日同舍問獨登山樂乎。珪曰。非登山也。特往拜舒王墓耳。誅苗傅。劉正彥。張達。等於建康市。案建炎復辟記。以是日誅苗傅等。而呂頤浩勤王記。乃十五日壬戌。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自軍興以來。立功將士。許其持文自陳。各以輕重推恩。甲寅。吏部侍郎劉珪遷尙書。時舊相黃潛善。汪伯彥。袁植。皆已遠貶。戊辰。秀王見上曰。昨見罷植之命。有曰忠厚之言不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於貶所。是日詔將親閱諸軍。庶幾知諸將能否。仍令宰執預觀。辛未。御史中丞張守再論呂頤浩難以專任。而張浚不宜西去。甲戌。除守禮部侍郎。以中書舍人范宗尹爲中丞。時殿中侍御史王庭秀亦論頤浩除擬不公。詔庭秀罷職。與郡。於是右正言呂祉言。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復敢言。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庶兩全之。如或不悛。黜之何惜。祉。建陽人也。時以華藏寺爲建康府治。而江浙制置使韓世忠。權住蔣山。詔世忠候建康府。移保寧宮。卽聽居華藏。緣保寧有先朝房院尙在。守臣顯謨。闕直學士安陸連南夫。未及遷入。而世忠逼其骨肉。狼狽出寺。於是殿中侍御史趙鼎言。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遂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爲。則無不可爲者矣。南夫治郡。緩不急事。願先罷之。然後降詔切責世忠。

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爲兩得。上深嘉納。且曰。唐肅宗興靈武。諸事草創。得一李勉。然後知朝廷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於是諸將帖然畏服。亦罷南夫。而以兵部侍郎湯東野兼知建康府。秋七月。祕閣修撰知廬州胡舜陟言。金人見侵。鑾輿頻動。使之深入中原。往來自如。我莫敢抗。惟務逃遁。何時而已。臣願身當江北之地。以護行在。倘仗天威。稍摧敵鋒。則生靈休息。庶幾有期。今淮南羣盜。多者數萬。少者數千。臣欲以本州將兵鄉兵。及所降劉文舜之衆。共二萬餘人。仍更招羣盜。須得數萬。結之以信。輔之以威。足以捍敵。今日待從近臣。多擇閩浙大郡以往。而臣乃欲當江北地。非狂則愚。第以忠義所激。不敢愛生。若其養兵之物。與夫屯泊訓練。戰陳之方。乞容臣赴闕面奏。甲申。詔舜陟議論慷慨。除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時江浙制置使韓世忠。已除兩鎮節度使。於是周望自給事中爲兵部尙書。立功將佐。皆第賞之。世忠訟王德擅殺陳彥章。詔鞫於御史臺。殿中侍御史趙鼎攝德下獄。案成。以死刑定斷。朝廷以德有戰功。貸其命。於是鼎言德總兵在外。而擅殺不顧。此風一長。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乃編置德於江州。丁亥。皇太子薨。諡曰元懿。僉書樞密院事鄭穀卒。己丑。詔恩數依郭三益。上慘然語宰執曰。穀論事豈易得。昨元子薨。朕雖動懷。然聞穀亡。尤悼之。初。金人入京東。命平寇前將軍范瓊領兵轉入江西。至是。右正言呂祉論其罪。且進取瓊之策。乃詔瓊赴行在。時瓊駐軍南昌。徘徊觀釁。詔監察御史松溪陳戩趣其入覲。戩至。瓊整兵而後見。且剝人以懼之。戩諭瓊曰。聖上勇智天錫。宵旰圖治。將軍宜戮力濟難。以遺澤於子孫。效郭汾陽朝聞命夕引退可也。瓊尙未決。戩曰。將軍不見苗劉之事乎。願熟計之。瓊翻然北向謝。



恩遂引兵赴闕。既至，未嘗肯釋兵。自陳祖宗以來，三衙不任河東北及陝西人，且乞除殿前司之職。又言：自鄂岳以來，凡招盜一十九萬，上謂宰執曰：「瓊罪甚大，靖康圍城，日與金人交通，逼宗室出城，且爲張邦昌之衛，都人恨不食其肉，貸而不誅，以安反側。今復無禮如此，且盜雖多，安有十九萬人？」瓊言：「此欲以恐動朝廷耳。」張浚曰：「臣自平江勤王，凡三遣人致書，約令進兵，瓊皆不答。今呼吸羣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上深以爲然，命浚詔瓊赴都堂議事，密謀誅之。浚與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選院吏數輩，作文字劄榜，皆備鎖吏於府中。子羽、崇安人，幹子也。壬辰，遣御營前將軍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它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之設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寫敕黃紙趨前，舉以壓瓊，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遂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仍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罪狀，且曰：「所誅止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初，河北制置使王彥在太行山聚兵，皆刺其面，曰：「誓殺金人，不負趙王。」號八字軍。金人頗畏之。瓊之往山東也，彥與偕行，彥以疾留其州。瓊併領其衆而去。時浚薦彥爲御營使，司統制。遂以瓊衆分隸神武諸軍，而八字兵復隸於彥，皆頃刻而定。瓊至獄，猶不伏。大理少卿王衣鞠治之，瓊稱無罪。衣徐以圍城鼓衆不順語折之，遽曰：「瓊死罪，衣顧吏曰：『囚辭伏矣。』」道賜瓊死衣，歷城人也。詔朝奉郎監諸司審集院崔縱除右文殿修撰，借工部尙書充奉使大金軍前武節郎關門宣贊舍人郭元明，借遙郡刺史副之。縱，臨川人也。初，上問大計於張浚，浚請身任西事，置司秦州，乞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

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等從行。庶與秦州首尾相應。議已定。庚子，浚發行在。王彥統八字軍隨之。時浚之屬官馮康國等往別臺諫殿中侍御史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邊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時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自東平府歸雲中，右副元帥鄂勒琿哩溫自濱州歸燕山，右監軍烏珠請提兵窺江浙，二大將許之。仍留左監軍達喇屯濱州，以守山東。乃遣女真渤海漢軍諸萬戶，并大起燕雲河朔民兵，付烏珠將之入寇。上以金人將入寇，方遣兵守淮，及控扼上江，未有順動之意。壬寅，下詔奉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先往南昌。詔略曰：「朕念邊隅日擾，國制搶攘，因時變通，隨事參酌，合三省樞廷之任，總百司庶府之繁，爰命近臣，俾司厥職。若征伐財用賞罰選任等事，悉屬其營，具關朕聽，其常程有格法事，如四方刑獄奏案，吏部注受，並隸洪州。三省樞密院，遂以參知政事李邴同僉書樞密院事，滕康並爲資政殿學士，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權同知。扈從以行，監察御史陳戩一員，而從官郎吏皆分其半。又詔東京留守杜充已至，是日除充同知樞密院事。」陳戩行狀據趙鼎奏

議本用二員，而沈與求改除。金人試舉人於蔚州。初，太原帥張孝純因城陷金，見尼雅滿不肯拜，敵莫能強，執歸雲中。至是以孝純主文柄，使孝純能守初志，寧死不污於敵，後必以爲忠臣。今乃爲敵用，是時遼人皆用詞賦，兩河人皆用經義，而孫九鼎者爲第一忻州人也。九鼎政和閒遊太學，與洪皓同舍，陷敵十年，始登第。皓在北方屢見之。八月己酉，詔添發運副使，從太后往江西，以直祕閣劉寧止爲之，仍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維忠領兵萬人以從。初，有司月供太后錢一千緡，后性儉約，至是斥賣本殿絹二十四充費。

上方知尋常用度不足。因謂宰執曰。朕事太后。與所生母同。近買得衣絹千匹。卽先分獻。飲食亦然。今往洪州。未有回期。除禁中自分納外。令戶部供錢絹各二萬。銀一萬。可趣令辦之。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邴。與左僕射呂頤浩議不合。力求去。詔以本職提舉洞霄宮。壬子。更命資政殿學士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而擢吏部尙書劉珪爲端明殿學士。以貳之。賜康等手詔。許綴宰執等奏事實帖都堂。於是頤浩言。人謂陛下雖下詔固守建康。而陰爲避寇之計。如曾懋尙疑之。況小民乎。宜量留嬪御。掌批奏牘。以固人心。且免令內臣權管。恐其不密。或緣此開端。上納之。壬戌。隆祐太后登舟以行。東京副留守殿帥郭仲荀。以敵逼京城。軍儲告竭。乃領兵赴行在。都人從之南來者以萬數。遂以京畿轉運使上官悟爲東京留守。悟。邵武人。均子也。詔浙西安撫司。移於鎮江府。仍改杭州爲臨安府。帶管內安撫使。丙寅。上聞道君遣二內臣。二宮女。將與高麗人使同至。壬申。謂宰執曰。朕聞之一則以喜。一則以悲。朕別二聖已三年。忽得安信。豈不喜。但道君當承平之久。以天下奉一人。今彼中凡百齷陋。而朕居深宮。廣殿極不遑安。且朕父母兄弟及妻。皆在異域。惟一子又慕子然一身。當此艱難。所以悲也。玉音未已。潸然淚下。呂頤浩曰。願陛下少寬聖抱。力恢中興之業。周望曰。此必金人之意。若非彼意。數人者雖至高麗。高麗亦不肯令來。上曰。然。甲戌。兵部尙書謝克家言。今之官冗。外方尤甚。如添招弓手。董以舊尉足矣。乃更置新尉。又諸州不分大小。例置訓練官三員。請悉罷之。以紓民力。又言官軍單寡。而郡縣皆有土豪。宜令自相推擇。有智勇者。各守一方。又言有關官處。乞許郡守自辟。吏銓無礙。則付以告身。若其徇私。則監司

御史得以糾之。又言京東西及江淮。悉爲榛莽。難用常法。宜建藩鎮。文武並授。令便宜從事。財賦亦聽自用。如捍敵有功。則許世襲。又言國典不存。宜詔諸郡。訪求傳錄。俟駐蹕既定。悉上送官。凡此皆急務也。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 中興小紀卷七

建炎三年閏八月丁丑朔。詔百官議。朕今定居建康。不復移蹕。與右趨岳鄂。左駐吳越。孰安孰危。其明以告朕。於是宰執召百官詣都堂。應詔條具者二十五封。皆以岳鄂道遠。恐饋餉難繼。又慮聖駕一動。江北羣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有矣。戊寅。上猶未觀。呂頤浩等曰。祖宗時遇大事。亦召公卿集議。上曰。但恐封事中趣嚮不一。大凡公生明。偏生闇。人能至公。議論自有見處。昔真宗澶淵之役。陳堯叟蜀人。則欲幸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陵。唯寇準決策親征。人臣若不以家謀。專以國計。則無不利矣。初。宰執奏淮西制置使胡舜陟請專治軍旅。前迎大敵。仰護行在。王綯曰。舜陟語甚壯。似可託以方面。上曰。言未可信。須在行事。宰執奏在六月。王子今聯書之。至是。改舜陟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湯東野令隨駕應辦。仍先往平江府。見知平江府孫覲落職罷。以資政殿學士李邴代之。乙酉。上謂宰執曰。士大夫閒有言李綱可復用者。朕以人心雖忠義。但志大才疏。用之必至誤國。故不復用。呂頤浩曰。志大才疏。誠如聖諭。上曰。如聽邢侗之計。遂結餘堵。敵人至今以爲豎端。周望曰。如宣撫河東以救太原。先於河陽置納級軍。敵聞而笑之。亦足以見其疏也。時倂知鼎州。未幾以倂始禍。除名。送英州編管。貶倂在九月。辛酉。今聯書之。丁亥。以右僕射呂頤浩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是日上詔諸將張俊、韓世忠、辛企宗等。問以移蹕之地。俊、企宗勸上徑之潭州。世忠後至曰。官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

地上乃令內侍官押三人就都堂商議。戊子，宰執入奏。上曰：「昨世忠欲往吳越，吳越則可以戰。俊、企宗不敢戰，故欲避於湖南。朕遂令引去商議。朕自聞遠避之說，怫鬱不平，至晚不食。朕嘗思金人所恃者騎衆耳。浙西水鄉，騎雖衆不得騁也。」呂頤浩曰：「誠如聖訓。」上曰：「人心安定，吳越可居。人心動擾，雖至川廣，恐舟中皆敵國。」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但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豈可無宰相？」周望曰：「臣觀翟興、李彥仙輩，以潰卒羣盜，猶能與金人對壘，堅守陝路。臣等爲宰執，若不能死守，異日何顏見與彥仙輩也？」上曰：「張守請留杜充守建康。」頤浩曰：「臣等與韓世忠議亦如此。」上曰：「善。」遂決吳越之行。與張浚前所請武昌之議變矣。仍令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自餘諸將分守沿江。詔杜充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之衆十餘萬，以節制諸將。戊子，百官迎太廟神主於清涼寺以行。先是，左正言呂祉言：「安遠軍節度副使范致虛才在今日，可當一面。雖有過，宜棄瑕用之。召至行在。」己丑，賜對。而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力詆致虛不當復用，遂除致虛知鼎州。祉亦隨罷言職。癸巳，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江浙制置使韓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充嚴峻，論說紛紛。光世見駐軍江州，乞不受充節制。上怒曰：「豈容如此跋扈？」遂詔充除相，出自朕意，令盡護諸將。光世如尙敢違當眞之法。光世乃卽時渡江，而世忠移屯江陰軍常州境上。於是光世奏起流人王德復爲統制官。上自發建康，陸行之日皆霽。癸卯，次鎮江府，乃降微雨。初，陳東以言事被誅，至是參知政事王綯言：「此東之鄉里，上命以金賜東家，且官其子綯退。」語人曰：「乃知東死非上意也。」甲辰，上次常州。乙巳，御營前將軍張俊入見，陳所

統兵事。上曰：近來諸將要多兵，則朝廷難制。惟卿不然，自隨朕五年，備見赤心，亦欲卿知耳。叛臣劉豫在永平府，遣人說東京留守上官悟，令降於金人。悟斬其使，豫乃賂悟之左右喬思恭等，與之同說。悟復斬之。時禮寺典籍散帙亡幾，太常博士張宗元白宰執，謂宜遣官往京城訪故府，取見存圖書，悉輦而來，以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宰執不能用。宗元方城人也。宣撫制置使張浚至襄陽，留二十日，召帥守監司令預儲蓄以待聖駕西幸。王之望記西事曰：浚之至襄陽也，留幾二十日，程千秋、王澤仁之軍咸西制置使，假以便宜許之任。自屬郡守武以下，皆得誅賞。浚方思攬豪傑爲用，時新除御營使司提舉事務曲端前在陝西，屢嘗挫敵。浚欲仗其威聲，乃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於是有詔賜端略曰：卿久提貔貅之師，式遏虎狼之衆，覽行臺之近奏，知分閫之賢勞，已建隆名，俾護諸將，兼制五路，折衝二邊，庶展盡於猷爲，豈復憂於讒閒。學士張守詞也。九月丙午，諜報金人又陷登州，右監軍烏珠將自登入海道，以窺江浙，而右僕射杜充在建康，距錢塘明越，道途繚繞，慮失事機。時江浙制置使韓世忠駐軍江陰，是日宰執請以鎮江隸世忠，而常蘇圖山諸處控扼官軍，並隸御營使司。上曰：善。又請以世忠充兩浙沿江守禦使。上曰：未可。此曹少能深識義理，若權勢稍盛，將來必與杜充爭衡，只令兼圖山足矣。辛亥，上至平江府。時金人已破單州曹州，壬子，犯南京。先是左僕射呂頤浩欲自留平江府，若敵騎侵軼，則督諸將力戰，乃命僉書樞密院事周望、宣撫江湖駐兵鄂潛，以控上流。既而上以頤浩不可離行在，改除望爲兩浙宣撫使，提重兵留於平江，又以翰林學士張守爲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戶部侍郎李柎遷尙書，柎臨沂人。



靖康時爲執政。至是再見之。使往建康督饋餉。以贍沿江諸軍。高麗國王楷欲遣使入貢。丙辰。詔止之。略曰：比年多故。強敵稱兵。如行使之果來。恐有司之不戒。俟休邊境。當問聘期。直學士院汪藻詞也。金人陷沂州。詔新改官人張邵。特轉五官。除直龍圖閣。借禮部尙書。奉使大金。軍前武翼郎楊憲。借忠州防禦使。副之。宿泗等州都大捉殺使李成。奏所統軍衆。天寒無衣。今艱難之際。府庫不充。欲望量賜支絹。以激戰士。癸亥。詔戶部輟二萬匹賜之。己巳。詔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之一。以寬民力。仍俵見錢。違寘之法。壬申夜。潭州卒亂於城南。殺一兵官。守臣向子諲遣人招安。畏其黨不能盡誅。子諲敏中五孫也。癸酉。上謂宰執曰：有爲朕言。移蹕浙東。人情未孚。宜降詔具述。初非朕意。悉出宰執。庶幾軍民不怨。朕旣爲天子。當任天下之責。舉措未當。豈可歸過大臣。王綯曰：古之賢君。不肯移災股肱。無以過此。初。金人旣陷安府。而帥臣郭浩寄治德順軍。浩。德順人也。敵遂趨慶州。環慶帥王似。選勁兵要擊於險。敵不能進。詔加似徽猷閣直學士。至是。金將羅索貝勒引衆渡渭河。犯永興軍。甲戌。帥臣郭淡棄城遁去。是月。以兵部尙書謝克家爲徽猷閣學士。知泉州。中丞范宗尹。一日因奏事。言趙鼎由司諫遷殿中。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卽置一簿。考其所言多寡。此祖宗舊制。外廷未必知也。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卽除鼎侍御史。金人分河間真定二府爲河北東西兩路。平陽太原二府爲河東南北兩路。去中山慶源信德隆德府號。皆復舊州名。自餘軍壘亦多改焉。下令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皆死。冬十月戊寅。上發平江府。山東賊首郭仲威

至通州。受宣撫使周望招安。望以便宜補官。令屯平江府。戊戌。金人犯壽春府。官吏以城降。壬寅。宣撫處置使張浚抵興元。於是浚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已理財積穀。願陛下於來夏早爲西行。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勢。斯可定矣。浚知主管川陝茶馬趙開有心計。卽承制以開兼本司。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獨權貨尙有盈餘。而貪猾認爲己私。惟不恤怨詈。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浚以爲然。開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賣酒。卽舊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就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凡米一石。輸錢三千。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旣遂行於四路。又依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十及五百上。許從便加擡。惟不得擅減錢引法。民頗便之。十一月乙巳朔。金人陷廬州。戊申。犯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己酉。金人陷無爲軍。守臣李知幾。挈帑藏與民渡江南歸。知建康府胡舜陟。改除兩浙宣撫司參謀官。以刑部侍郎陳邦光代之。時隆祐太后頓洪州。而金人已自黃州渡江。御營副使劉光世復還江州。亟遣統制官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德敗績。光世馳輕騎以聞。戊午。敵騎至洪。而太后去已七日。守臣王子獻棄城走。吉州守臣楊淵亦棄城走。敵騎至撫州。執守臣王仲山。子獻。建陽人。仲山。珪子也。於是福建諸州震恐。光世退屯南康軍。而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所領衛兵亦潰。其將傅選。司全皆反。爲盜以掠諸州。後乃復歸。趙鼎扈從錄曰。洪州御史臺申太后移赴虔州。至信之太和縣。楊惟忠前後軍連兩日作亂。內人被害者甚衆。方兵亂時。太后賢妃用村夫荷橋。更無一人扈衛者。時金又犯湖南之

境帥臣向子諲遣兵禦之。不敵。金人至潭州城下。攻圍八日。破城。子諲率衆死戰。奮門以出。駐於湘西。金兵縱掠四日而去。子諲復入城。後以失城罷之。庚申。眞州守臣向子恣棄城保沙上。子恣。子諲弟也。右僕射杜充在建康。會諜言李成師老可擊。充遣遺兵。而金衆大至。與成併力入寇烏江縣。充聞敵至。以軍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不出。師無統一。壬戌。敵至馬家渡。江。充急遣都統制陳淳同統制官岳飛等一十七員。領兵二萬。與賊死戰。時御前軍統制王玘。受充節制。乃引軍先遁。岳飛等軍既敗。退屯蔣山。以俟再戰。然皆無鬪志。丙寅。夜皆引去。丁卯。充領親兵三千。絕江而北。時上遣內侍任源至充軍前。道梗不達。以狀申充。充卽附奏。以謂初乞御營諸將。聽其節制。實無妄自尊大之意。但欲人情相諧。緩急可使。今者劉光世遠在九江。不得使。韓世忠近在鎮江。不能使。倘王玘有心報國。當陳淳等接戰之際。乘勢向前。敵人必敗。豈有今日。玘之不忠。萬死有餘。臣今在儀眞。檄召滁泗二州。趙立劉位等集兵。卻回鎮江。以護天室。此區區困獸之志也。於是敵入建康。戶部尙書李棣。知建康府陳邦光。皆降。通判廬陵楊邦義獨不降。見金烏珠。嘗之曰。汝無厭而圖中原。天寧久假。行誅汝矣。尙安能汗我。遂爲所害。葉夢得避興以來。未見以大節名世者。在建康得一人。曰通判楊邦義。嘗表諸朝。爲請諡而立廟。又夢得憂忠廟記曰。敵入建康。李悅與陳邦光不能守。悅先降。邦光欲棄城去。後亦降。通判楊邦義力拒。不從。大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以授其僕。曰。持此以見吾志。吾歸。臥其家。敵雖暴猶未敢辱。邦義也。明日遣張次與俱。見金四太子。命使拜邦義。呼曰。我不降。何拜。吾志。吾歸。臥其家。敵雖暴猶未敢辱。邦義也。明日遣張太師好說。邦義授以舊官。邦義以首觸階。曰。我已志死。何多誘我。爲敵大驚。捽止之。徐曰。公所守固高。奈勢不可何。第歸審思之。吾明日復見公。邦義退。亟移書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動者。幸速殺我。無久留。死。明日。金人燕悅。邦光坐堂上。樂尙有面目。見我乎。敵將有起。取幅紙書死。活二字。以若拒敵。曰。公抗。俛首求活。犬豕已不若。復與其燕樂尙有面目。見我乎。敵將有起。取幅紙書死。活二字。以若拒敵。曰。公

無多言。卽欲死。題書死字下。我乃信。邦義視吏有警。筆持文書。側立。卽躍起。舉其筆。引手擊紙。書字曰死。敵相顧色動。明日。以見四太子。邦義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無厭。而圖中原。邪。天寧久假。汝行。礫汝萬段。尙安得汗我敵。怒使人疾擊之。

乙丑。杭州守臣康允之。奏金人數道並入。已自采石濟江。朝廷以未得杜充周望報。衆情大駭。集侍從官議。時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正民。議欲上移蹕平江。親督諸將拒敵。緩急則登海舟以避之。宰臣呂頤浩。又同從官。對於便坐。或謂宜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前去。而頤浩請自行。議未決。是午。周望錄到杜充書。謂敵騎至和州。充親督師詣采石防江。朝廷稍安。然不知建康已陷矣。時又慮敵騎自江黃閒南渡。或徑趣衢信以逼行在。乃命中書檢正官傅崧卿。爲浙東防遏使。令募土豪集鄉兵。以守衢信陸路。崧卿。山陰人。墨卿弟也。丙寅。諜報金人已渡江。從官入對。慮敵騎不測。馳突。請以殿帥郭仲荀輕兵三千。從駕至平江。倚周望。韓世忠兵以爲重。且謂仲荀方自杭來。其兵之老幼未至。易作去計。乃令張俊兵以次進發。上以俊重兵不可留。遂決議皆行退。令直學士院汪藻草詔。朕當移蹕浙西。爲迎敵之計。己巳。上發越州。庚午。至錢清鎮。得杜充奏。大戰江上。我師收績。又康允之報。敵犯臨安府界。長驅而來。上亟詔回鑾。侍從官晚對於河次亭上。侍御史趙鼎以爲衆寡不敵。勢難與戰。且姑避之。左僕射呂頤浩乃請上航海。時廷臣所論多不同。吏部侍郎御營參贊軍事鄭望之。尤以爲非便。惟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綦密禮曰。若別有策甚善。不然。舍海道將安之。望之。彭城人。密禮。北海人也。頤浩請令侍從官以下各從便而去。上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於是郎官以下多留越。亦有徑歸者。初上之在建康也。御史中丞范宗尹言。金人爲國大患。戰之不能勝。禦之不能卻。國已敝矣。兩河

陷沒。陛下駐蹕維揚。敵騎遽至。僅能匹馬渡江。至錢塘未閱月。而苗劉之變。生於肘腋。此皆禍之大者。其小者不可悉數。大抵所爲皆不成。所向皆不利。豈徒人謀乖刺。實由天意之未回也。苟不能隱忍順受。以紆目前之急。深恐天意不測。別致非常之禍。此臣之所以日夜寒心也。設若慮敵騎深入。當以控扼之事。責之將相。陛下姑引而避之。言至於此。可謂無策。然譬人之大病垂絕。投之善藥。但得不死。則徐議補治。陛下誠能側身修行。以享天心。發政施仁。以從民欲。選將練卒。繕甲儲糧。數年之後。以弱爲強。孰曰不可。則今日之無策。乃爲異日之長策也。至是以宗尹爲參知政事。又以侍御史趙鼎爲中丞。殿前都指揮使郭仲荀爲兩浙宣撫副使。與御營都統制辛企宗。並留越州。又以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爲浙東制置使。癸酉。上出門。時連雨泥淖。吏卒暴露。命兩浙漕臣莆田陳國瑞。沿路特設衛士。肉纔有六百斤。炭倍之而已。先是京西制置使程千秋在襄陽。而所降桑仲。有衆數千。屯漢水之北。時商賈巨舟無數。載四方之貨。皆列於南岸。以傍府城。舟中多至百人。少亦數十。各有兵械自護。緩急亦能併力禦寇。千秋一日下令欲盡拘之。商賈曰。此利吾貨也。中夕悉遁去。說者謂千秋自徹藩籬。已見失策。又城中統兵官有李忠。及號徐大力。曹火星者。三人。仲遣人以二馬遺徐曰。本欲取襄陽。而兄在焉。今且去勤王矣。徐以良甲二報之。千秋怒與敵通。因長至日。諸將列賀。執而誅之。一軍皆憤。奔以告仲。仲曰。我以兄故不入襄陽。今千秋乃敢殺吾兄。遂回軍攻城。千秋遣曹火星出戰。又使一將援之。曹曰。徒撓我軍。政不須爾。獨與仲戰。一晝夜。殺傷相當。黎明。仲盡驅良人各持竹一竿。第見城外青竹蔽野。仲軍繼之。曹再戰。遂大敗。仲入據襄陽。

千秋遁去。仲追之不及。王之望記四事曰：張浚用程千秋，久之又疑其敗，乃以郭永爲檢察軍屬，李允既又奪其便宜，諸將以故解體，遂至於敗。千秋之庸謬固足以敗襄陽，然觀浚所以用之，正使能者亦未能有功也。宣撫處置使張浚至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帥。纔數日，卽出行關陝，移環慶帥王似知成都府，而以武臣趙哲代之。於是參議軍事劉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浚與語大悅，拔爲統制官。又以其弟小使臣璘領帳前親兵。十二月乙亥朔，金人犯臨安府，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錢塘縣令朱蹕、白允之自帶本縣及仁和縣弓手土軍於前路款敵，使杭民無逃死計。行二十里，遇敵騎蹕，兩中流矢。在右掖至天竺，猶能率鄉兵以擊敵。後數日遇害。蹕，安吉人也。初，鎮江府無守兵，獨恃浙西制置使韓世忠之軍以爲固。時世忠引兵駐江陰，而建康潰卒戚方等迫城以萬計，守臣胡唐老度不能支，因撫定之。無何，方欲犯浙西，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戊寅，爲方所害。己卯，上次明州，召集海舟甚急。先自中春遣監察御史莆田林之平往福建募船千隻。至是相繼而至，朝廷甚喜。參知政事王綯曰：「豈非天助也。」上曰：「亦非偶然。」辛巳，戚方等犯常州，守臣周杞守子城以拒賊。亟遣統領赤心隊官朝請郎劉晏出戰，遂破之。時杜充下諸將潰去，多行剽掠，獨統制官岳飛屯宜興縣，不擾居民。晉陵士大夫避寇者皆賴飛以全。故時譽翕然稱之。壬午，上將登海舟，只帶親兵三千餘人。呂頤浩逢辰記言：精兵萬餘人，與此處不同。隨駕有衛士張寶、譚煥等，不欲入海，謀作亂。因宰執入朝，百餘輩噪而前。呂頤浩怒詰之。范宗尹曰：「此豈可以口舌爭，引其裾入殿門，門閉，衆不得入。上遣內侍宣諭，衆遂定。」命中軍都統制辛企宗勒兵捕寶、煥輩十七人誅之。餘黨分隸諸軍，除衛門外，盡廢其直。趙鼎事實曰：駕之幸四明也，敵

驕倭追乃議登舟以一舟處班直六十人人不得過兩口諸班相語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留詎於皇城司內侍陳省者不能令自陳於朝人衆喧有肆惡言者蓋激於一時非本謀也後數日擒之斬其同謀二十餘人時金人已渡浙江知越州李鄴奏聞甲申宰執早朝上於御袍中出示之乙酉上登舟

戊子詔六曹百司官吏從便寓於明越温台諸處於是左右御營使司參議官以次皆留時留者有兵

火之虞去者有風濤之患皆而無人色此據趙鼎壬辰宗尹等至明州昨隨崔縱奉使人盧伸自敵中

歸時敵破和州得歸朝官程暉令與伸偕來所攜國書語極不遜既非專使宗尹遂不見之癸巳上次

昌國縣命戶部郎官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言充敗欲引衆趨行在

而路不通矣是晚呂頤浩折商與范宗尹言充在儀真甚的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領兵至明州時已

無船可載俊因納隱士劉相如之策遂留以抗敵丁酉上謂宰執曰昨者朕將御舟楫令從官聚議都

堂鄭望之不肯同衆所論亦未爲通呂頤浩曰望之在假續到不知衆人所對王綯曰崇宣以來大臣專

權不容立異比者會議都堂更相詰難臣不意復見此氣象皆陛下優容忠讜所致望之自守所見乃朝

廷之福也上嘗問望之曰苗劉時卿在甚處對曰臣竄在嶺表得之道途臣以爲陛下甚錯上曰何故曰

二兇既就擒陛下不送天獄卻付韓世忠軍中今日在陛下左右者得以面諂耳上又問卿見洪皓三番

國書否望之曰臣無緣得見上命內侍取示之蓋上以望之累使敵中欲使之料敵情也望之未幾奉祠

而去戊戌金人犯越州帥臣李鄴以城降敵卽渡其家屬先往錢塘鄴鄰兄也旣而鄰坐此亦落資政

殿學士親事官唐寶袖石擊金將烏珠不克死之金人犯明州張俊下令曰天子且巡海道汝輩宜

用命進者重賞。不進者不貸。癸卯歲除。敵至城下。倭令統制官劉寶先趨之。戰若不勝。則以兵橫之。既而寶兵少卻。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與之戰。又不勝。寶率兵再進。沂中棄舟登岸。與師中、密等皆死戰。而守臣劉洪道率州兵以射其旁。遂大破之。殺數千人。密、太原人也。金人既破杭州。乃遣人檄秀州令降。守臣程俱言小邦不敢專。遂解囊入赴平江宣撫司。又慮見襲。遂率官吏棄城出保華亭縣。朝廷遂命俱押米綱赴行在。於是同知樞密院宣撫使周望追俱赴司。幾爲所斬。遂劾之云。朝廷私此一人。遂失億兆之心。士論是之。先是奉使洪皓自太原至雲中。左副元帥尼雅滿軍前。而奉使王倫亦留在彼。有商人陳忠因倫從者楊永亨見倫。密告兩宮太后起居狀。倫遂與皓共以金遺忠。令聞於兩宮。以爲倫輩皆本朝遣來通問。於是兩宮始知建炎中興之實。既而皓爲尼雅滿送於冷山。遂依左監軍烏克紳以居。爲之教子。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 中興小紀卷八

建炎四年

歲在庚戌

春正月甲辰朔。上至台州章安鎮駐蹕。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既不能遏敵。又棄越城而遁。其兵多散爲盜。至是來朝。責授散官廣州安置。上以敵騎驚擾。慮隆祐太后徑入閩廣。己酉。詔遣使臣齋書至虔州。尋問艤舟之所。詔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赴行在。世忠言見駐華亭江灣。願將所部全軍往昇潤。邀金人歸路。盡死一戰。丙午。詔從之。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諫議大夫富直柔。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綦崇禮。太常少卿陳瓘。同對於舟中。時扈從泛海者。宰執外。惟此六人。而給事中汪藻。與其

餘。皆未至也。戶部侍郎李迨。自明州來。戊申。入見。言張俊在明。爲戰守備。城外民居盡燬之。其意亦欲赴行在也。金烏珠引衆再犯明州。丙辰。浙東制置使張俊率兵禦於高橋。一日戰數合。慮其益兵復來。俊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烏珠遂破明州。屠其城。時提舉明道宮鄭億年。避地山閒。爲金所得。驅以北去。億年。居中子也。敵衆以舡犯昌國縣。欲追襲御舟。時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敗之。敵遂退。初。金萬

戶羅索。及尼楚赫。與吾叛將折可求。聯衆十萬。圍陝州。時關以東獨陝在焉。寧州觀察使李彥仙。守禦甚

備。遇士卒有恩。食既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金亦無食。欲去。有人告以急擊可入。原案本作馬擊可入。

今從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改正。金兵攻之愈急。丁巳。城陷。彥仙巷戰而死。雖民之婦女。猶升屋以瓦擲賊。哭李觀察不輟。金人殺其家。陝民無噍類。金人始敢西而全陝沒矣。先是宰執臺諫會金鼇山寺。范宗尹密語趙鼎曰。

近日諸將姚端等進見太數。所錫極厚。國用窘甚。見上幸一言也。戊午。鼎草奏以聞。上以在四明時。衛士紛擾。盡廢禁直。獨中軍統制辛企宗有兵數千。而端卽御營使呂頤浩親兵之將。其衆獨盛。所以優遇之也。己未。夜大雷雨。庚申。上謂宰執曰。昨雷聲頗厲。晉志以雷發聲非時。爲女主顯權。君弱臣強。四夷兵不制所致。朕與卿等當共脩德以回天也。癸亥。上曰。昨日雷再發聲。今日方二月節。要亦非時也。與晉志所占無異。惟發頻者應速耳。甲子。詔中書舍人李正民往江西。問安隆祐太后。仍稱撫諭使。中丞趙鼎薦京官永嘉吳表臣、林季仲補臺官之闕。季仲避地未至。而表臣先對。是日除監察御史。時聞明州失守。海道可虞。丙寅。上移次温州館頭。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論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及同知劉珪之罪。詔罷康珪。仍並落資政殿學士。遂以新復端明殿學士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而參知政事范宗尹因薦李回。時回以散官居吉州。召復端明殿學士以爲之貳。戊辰。中丞趙鼎對。因言豫章之擾。上曰。太后僅以身免。乘輿服御之物悉棄之。宮人失一百六十餘人。上又曰。已黜滕康、劉珪。用盧益、李回替之矣。己巳。上幸水陸寺。侍御臺省官稍集。班列差盛。辛未。詔侍從官條具金人退與不退。如何措置。及於何處駐蹕。戶部侍郎葉份言。淮鹽路梗。妨阻客販。浙鹽數少。積壓客鈔。請權以福建鹽通商。仍指還買鹽本錢。卽本路官般官賣。兩不相妨。壬申。詔從之。初政和中。遣左司郎官張察至本路參定鹽法。歲以三分爲率。二分歸朝廷。許商人輸錢於權貨務給鈔。卽本路受鹽一分歸漕司。許自買鹽。積於海滄。令上四郡及屬縣般賣。以辦歲計。時商販官般二法並行。靖康俶擾。商販殆絕。故官悉自鬻。至是份請行鈔法。而姦民

乘之盜販多矣。金萬戶羅索與其副薩里罕及黑峯等寇邠州。宣撫處置使張浚遣都統制曲端率兵拒之。一日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薩里罕據高原而陳。羅索與黑峯引衆來犯。爲端所敗。薩里罕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爲涕泣郎君。旣而敵勢復振。端所部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連戰不利。敵亦引去。二月乙亥。上至温州江心寺駐蹕。因改曰龍翔。東有小軒。遂曰浴日。皆宸翰書額賜之。詔啓運宮神御於福州奉安。熒惑犯紫微垣。侵相位。癸未。呂頤浩乞解機務。不允。知温州盧知原有治績。詔除右文殿修撰。知原。秉子也。丙戌。知明州劉洪道奏已復本州。詔明晚移蹕明州。金元帥烏珠尙據臨安。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自江陰復趨鎮江。恐邀其後。丁亥。烏珠遽引衆殺掠而去。縱火城中。數日方滅。戊子。詔萬壽觀會聖宮。章武殿神御於温州天慶宮奉安。時右僕射杜充已降敵。而御營副使劉光世猶奏充敗事。未知存亡。光世又言。金人遣兵由湖州攻兩浙。而王玘所統前軍亦潰。韓世忠自浙西上海舡而去。臣今孤軍駐南康。望遠避賊鋒。俟春暄破之不難。詔光世乘閒擊之。無失機會。及敵退。光世遣統制官王德躡其後。擒數百人以歸。庚寅。上至温州。駐蹕州治。先是主管明道宮薛弼見呂頤浩。謂宜遷蹕入城。且獻策平其直。以鬻官產。旣而駕留一月。所費不貲。皆取足於鬻產之直。弼。永嘉人也。王玘引餘軍赴行在。自觀察使降爲防禦使。先是詔募海船百餘隻於福建廣南。獨廣東漕臣趙億所發之船。先諸路而至。福建漕臣祖秀實。魯詹與權提刑梁澤民共哀一路經費之餘。得銀八萬兩上之。億。安西人。拊之孫。秀實。浦城人。詹。鹽海人。澤民。邵武人也。初。鼎州武陵縣有土豪鍾相者。以左道惑衆。乃結集爲忠。

義民兵。其徒呼相爲老父。士大夫之避地者多依之。相所居村有山曰天子岡。遂卽其處築壘濬濠。以捍賊爲名。且承帥檄。聚衆閱習武藝。時有中州潰兵孔彥舟等擾湖南。詐稱鍾相民兵。相聞之懼。又因其子奪監司之馬於白沙渡。是月相等遂作亂。遠近響應。僭號楚王。改元天載。自補官屬。尋詔湖南北帥司發兵討之。於是鼎之武陵桃源龍陽沅江澧之澧陽安鄉石門慈利。荆之松滋公安石首。潭之湘陰益陽湘鄉岳之華容辰之沅陵。諸處皆爲盜區矣。時太常少卿陳戩扈蹕。準詔論時事。其略謂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不用命則多。適以致敗。今之握兵柄。秉旄鉞。非闕冗則卽跋扈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敵可破矣。先是知真州向子恣言。昨攜本州金帛。皆爲韓世忠所奪。且言杜充以投降而去。麾下兵有走回者。癸巳。上謂中丞趙鼎曰。自聞充之報。不食者累日。蓋非朝廷美事也。乙未。温州奏。故右丞許景衡妻胡氏。乞給借所僦官屋。上顧呂頤浩曰。朕卽位以來。執政中張慤最直。頤浩曰。慤未病時。嘗語臣云。惟一許少伊不轉了。少伊景衡字也。臣以景衡累與慤同。宜容意之不忘也。乃詔以官屋賜其家。丙申。以金退。赦諸路烏珠引金衆。回至平江府城下。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與守臣湯東野。力不能拒。棄城避之初。郡人特望以爲安。敵至欲遁。而舟楫皆爲諸軍所奪。故不能脫。戊戌。敵入城。縱兵焚掠而去。過吳縣。宣撫使統制官陳思恭。以舟師邀於太湖。擊敗之。幾獲烏珠。旣而擢思恭爲御前後軍統制。丁酉。中丞趙鼎。諫議大夫富直柔。同對彈右僕射杜充。乞先罷相。候得其投降的報。則別議罪。上欲幸平江府。三月丙午。趙鼎言。萬一敵去未遠。或

作回戈之期。何以待之。於是行期稍緩。左僕射呂頤浩奏戶部侍郎葉份言。駕幸浙西。須早除發運使。臣觀可任。漕計極難得人。閒有之又素行不修。上曰。有德者率淳直。或不能辦事。有才者多是小人。如梁揚祖誠無學術。使爲發運使。則有餘矣。大抵小人不可在侍從之列。若藉其才任之於外。亦何不可。是月遷份爲尙書。宣撫措置使張浚奏大食國進奉珠玉至熙州。己酉。上謂宰執曰。大觀以來。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今若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乃詔浚勿受。量賜以答其意。既而上曰。浚措置陝西極有條理。呂頤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上曰。浚自薦。辛興宗作秦帥。比之陝西。見孫渥才優。即奏罷興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上語在是月辛酉。今聯書之。時浚聞金人入寇。上浮海東征。亟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金退。乃復還關陝。王之望記西事曰。浚歸自秦亭。士馬甚盛。爲制置使。王擇仁爲節制。步騎十萬。措置漢上。以寧至襄陽。乃卑辭假道而去。擇仁孤軍不敢進。頓於均州。後其將王闢叛去。復潰而亡。於是西帥之東下者。星散盡矣。桑仲知浚畏己。而西帥之易與也。益亡所憚。己未。上詣天慶觀。朝辭九廟。宰執百官扈從。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上登舟回鑾。以禮部尙書曾懋爲顯謨閣直學士。知洪州。是月。金左監軍達蘭自維州遣泰伊。原名太一。今改正。貝勒玷。原作字董。今改正。等提兵南下。以援烏珠。因圍楚州。守臣趙立乘城禦之。金進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能支。許退保鎮江。績不肯動。金乃至眞州。績。金壇人也。時東京雖城守而勢益危。金人更遣河北簽軍肖領聶昌。領衆來攻。留守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爲金所害。夏四月丙午。上至餘姚縣。海舟大不能進。詔易小舟。仍許百官從便先發。癸丑。上至越州。駐蹕州治。烏珠回至鎮江。而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已提兵駐揚子江。焦

山以邀之。左僕射呂頤浩請駕幸浙西。下詔親征。以爲先聲。亟命銳兵策應。世忠庶擒烏珠。此一奇也。參知政事王綯亦請遣兵與世忠夾擊。甲申。乃下詔親征。中丞趙鼎以爲平江殘破最酷。人心不樂。是行卽奏曰。臣在溫台。屢言當俟浙西寧靜。及建康之寇盡渡江。然後回蹕。今遽有此舉。必以韓世忠之報敵騎窮蹙。可以剪除耳。萬一所報不實。及建康之衆未退。或回戈衝突。何以待之。兼饒信魔賊未除。王玘潰軍方熾。陛下遽捨而去。茲乃社稷存亡至危之道也。時臺諫亦皆言之。乃除鼎翰林學士。鼎力辭。改吏部尙書。亦不受。遂復爲中丞。時敵衆百萬。世忠戰士才八千。烏珠遣使與世忠約日合戰。世忠募海船百十艘。進泊金山下。仍立一旂。書姓名於上。敵望見大笑曰。此吾几上肉耳。世忠預命工鍛鐵相聯爲長綆。貫一大鈎。徧授諸軍之強健者。平旦。敵以千舟噪而前。比合戰。世忠分海船爲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不得去。復遣使願還所掠。及獻馬五千。世忠不聽。曰。只留下烏珠。乃可去。時達喇所遣之兵在儀真。江之南北兩岸皆敵衆。而世忠據中流。與之相持。知揚州張績亦命偏帥控扼要處。與世忠爲援。烏珠閉門不敢出。乃卽城之西南隅鑿渠三十里。欲潛師渡建康。而地勢高潮不應。金之在儀真者。又於城外鑿大渠三十里。屬之江。以通漕。烏珠刑白馬殺婦人。自刃其額以祭天。幸風濤之息。使載以逃。世忠謀知之。悉師督戰。而風弱帆緩。我師不利。統制官孫世詢嚴永吉死之。所掠金人又爲奪去。金以輕騎絕江而遁。世忠曰。窮寇勿追。使去。先是世忠視鎮江形勢。無如龍王廟者。敵來必登此望。我虛實。因遣將蘇德以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遣人於江中望之。戒曰。聞江中鼓聲。岸下人先入廟。中人又出。數

日敵至。果有五騎至龍王廟。廟中之伏。聞聲而出。左騎者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人紅袍白馬。既墜。乃跳馳而脫。詰二人者云。則烏珠也。是舉也。俘獲殺傷甚衆。金所遺輜重山積。又得龍虎大王舟十餘艘。龍虎大王者。乃僞封王爵而監龍虎軍。烏珠之婿也。自主管川陝茶馬趙開。變榷茶法。怨詈四起。至是主者以爲合罷。若謂軍費所資。卽乞割與宣撫使張浚行之。詔下其說。浚不爲之變也。知宣州李光奏。鎮江建康。金人悉已遁去。先是湖北帥司檄本路捉殺官孔彥舟。權副總管。領兵往鼎州捕鍾相。彥舟過澧州。而澧州之民有應相者。乘而攻之。彥舟喪甲。僅以身免。及入鼎。慮復有應相者。遂屠其城。民死十八九。餘悉黥爲兵。時賊勢甚盛。彥舟據城時。出兵與戰。勝負相當。彥舟每得賊黨不殺。惟斷其指及耳鼻。縱之。出曰。汝爺有神。能爲汝續。則復來。相得之。惡其彰己之妄。而養之密室。自是其黨亦生疑心。彥舟乃聚竹爲筏。若將去者。且爲竹籤題云。爺若休時我也休。依舊乘舟向東流。遇獲相黨。則簪其首而遣之。相得籤喜。謂實將避己。彥舟又潛遣人投相。謂之入法。相素自誇。喜人從己。亦受之。至是彥舟乘筏夜渡。而入法之人內。應相敗走。癸未。獲之。并其妻子及僞官。悉檻送行在。詔擢彥舟爲利州觀察使。時宣撫處置使。亦檄彥舟權北湖副總管。辛卯。詔淮浙鹽場已復。昨行福建鈔法。可罷之。廣南監司乞罷催稅戶長。依熙豐法。村疇三十戶。每科輪差甲頭一名。壬申。詔可。仍推行於諸路。乙未。遠安軍奏。近緣御前後軍統制陳思恭。到州兩日間。軍士竄者四十七人。皆思恭誘去。乃詔宰執召思恭赴都堂約束。中丞趙鼎等交論左僕射呂頤浩之失。乃罷爲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太一宮使。制曰。下吳門之詔。則有失於先時。



請浙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論。於是參知政事范宗尹、攝行相事。以浙東制置使張俊、爲浙西江東制置

使。除劉光世、韓世忠、外。諸將並受案原文脫略四字節制。令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以所領兵

付俊。是月。以戶部侍郎李迨。爲江浙諸路發運使。湖寇鍾相雖已敗。而餘黨所在嘯聚。如慈利縣之

陳寓信。松滋縣之李合戎。澧陽縣之英宣。各有衆百千。其後亦稍稍撲滅。惟龍陽之楊華、楊廣、楊太。最爲

劇盜。太年少。楚人謂幼爲么。故曰楊么。時么之名未著。惟稱華廣。至是知蔡州直龍圖閣程昌禹。彼召。以

蔡兵三千人。統制官杜湛。統領官邵宏淵。以下自隨。道鼎澧間。撫諭使馮康國。以羣盜方盛。乃奏乞留昌

禹攝帥事。於是權副總管孔彥舟。引全軍去。昌禹入鼎州。自此每遣杜湛等與賊戰。常獲小捷。五月。癸

卯。言者謂御舟經由。知明州張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足。知台州晁公爲。頗務豐華。不免擾民。乞行賞罰。

以示好惡。參知政事范宗尹曰。若黜公爲。則温州盧知原。發運使宋輝。皆當貶矣。上曰。只褻汝舟。則好惡

自明。如公爲輩。不必皆黜。乃詔汝舟加一官。時諸路盜起。大者至千萬人。朝廷力未能制。范宗尹以謂

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抗官軍。未易禦也。莫若析方鎮以處之。羣盜有所歸。則衆當懷土。是不

攻而自清矣。乃奏曰。昔太祖受禪。與趙普合謀。收藩鎮之權。天下晏然無事。一百五十餘年。可謂良法。比

年國難如此。四方帥守。皆束手環視。莫知所出。蓋軍力單寡。不可以有爲。此法之敝也。今日救敝之道。當

稍復藩鎮之制。況諸郡爲盜所據者。凡十數州。藩鎮之勢。駸駸已成。朝廷雖不爲。人亦自爲之矣。曷若朝

廷爲之。使恩有所歸也。今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數十州爲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

任。以屏王室。實今日之當務也。羣臣多以爲不可。宗尹力陳。上亦決意行之。甲辰。知光州吳翊報敵中事宜。庚戌。上謂宰執曰。聞杜充在南京。受劉豫節制。遣人誘陷東京。朕待充自庶官除從官建節。遂召同知樞密。未幾拜相。可謂厚矣。何故至是。王綯曰。陛下去秋若不相充。無知者俗至今必以爲恨。陛下待之既盡。彼自失節。國家何傷焉。詔三省樞密院同班奏事。令輪修時政記。辛亥。上謂宰執曰。從班極少。卿等當共議。務取其實。不厭多也。朕乘輿服御。悉從簡儉。如除一省郎。費亦不多。苟得人其利溥矣。范宗尹曰。用人之法。須擇可爲執政。方除從官。可爲從官。方除省郎。則選精而真才出矣。上曰。然。上又言神宗選將。必詳攷然後命之。庶必有成。因曰。祖宗多有所傳。家法外人豈得盡知。王綯曰。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是也。壬子。召知成都府盧法原。知泉州諸克家。知洪州胡直孺。並爲尙書法原吏部。克家工部。直孺刑部。法原不及供職。改知夔州。秉子也。癸丑。御史中丞趙鼎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時宰臣未兼樞密。而同知樞密院周望。在平江府。故一院之事。僉書得以專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旣分。又再經大變。文移分亂。至是鼎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參知政事王綯。累章求退。上曰。綯醇儒。嘗爲朕宮僚。事朕始終如一。不欲令遽去。時朝廷聞登萊多積粟。因知海州李彥先遣使至。丁巳。宰執奏欲就委彥先用海舟轉輸以助軍食。上曰。登萊道梗。今旣未能厚恤。乃反責其積粟以輸行。在於理未安。范宗尹等退曰。聖慮高遠。非羣臣所及。時占象者言。夜有赤氣蔽天。中又有白氣如練。貫之殿中。侍御史德清沈與求言。此天心仁愛陛下。出變以示警也。且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虔州一朝廷。秦州

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爲詔矣。願敕張浚等止降指揮。勿得爲詔。朱勝非開居錄曰：唐制不經鳳閣鸞臺不渡。以知樞密院事爲川陝處置使。得旨許便宜行事。事多出敕。勝非在朝廷日見之前云：某司次述事因占語云：奉敕如何。未以使銜押字。黃紙大字皆過於敕時。席益徐俯。大不平之。指以爲僭。勝非曰：川土性誇侈。意以劄子爲不尊。故用便宜作動。初不思奉何敕也。聞渠向自建康出國門。已行便宜事矣。又論相天子之職也。願親書所屬意之臣姓名。禱於天地。占而用之。又天子之兵。而劉光世則稱曰太尉兵。願如龍騎虎騎之類。別立軍號。使大將自刺之。戊午詔三省條上。初上在明州。諸班直謀亂。已誅其爲首者。自駕還越。上遂廢班直親從。別選御營中軍五百人入直陞巖。然皆烏合之衆。至是宰執奏事。趙鼎留身曰：陛下初卽位。議復祖宗之政。至今未行一二。而祖宗於兵政最爲留意。熙寧崇寧變亂舊章。獨不敢議改軍政。蓋自藝祖踐祚。與趙普講明利害。著爲令典。萬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直因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噎而廢食。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是祖宗之法。廢於陛下之手。臣甚惜之。仁宗時親事官謀不軌。直入禁庭。幾成大禍。旣獲而誅。不復窮治。未聞盡棄之也。上悟。仍復舊制。宰執擬以朝奉大夫陳桷爲閩憲。范宗尹曰：桷有文行。本擬郎官。近除郎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上曰：才吏亦不可無。但不可太多。如呂頤浩純用掎克之吏也。沈與求論同知樞密院事周望。宣撫浙西。脫身先遁。避寇。縱兵大掠。致賊破吳門。又擁重兵坐視臨安之陷而不赴援。甲子以望提舉太平觀。與求再論。遂責衡州居住。范宗尹等聚議。欲將京畿東西湖北淮南並分爲鎮。以鎮撫使爲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合歸朝廷。依舊置提舉官。餘監司悉罷。財賦除納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州縣官許辟置。內知通奉朝廷。

審授。遇軍興許以便宜從事。帥臣不因詔擢，更不除代。如捍寇立功，特許世襲。詔從之。初擬世襲，上曰：若便世襲，恐太重。當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乙丑，詔以河南孟汝唐四郡授知河南府，擢興、楚、泗、漣、水三郡授知楚州，趙立、滁、濠二郡授知滁州，劉位、光、黃二郡授知光州，吳翊、舒、蕪二郡授知舒州，李成、海、淮、陽二郡授知海州。李彥先、承、天、長二郡授知承州，薛慶和、無爲二郡授知和州，趙霖、並爲鎮撫使。旣而成以舒、蕪叛，徑擾江西。江浙制置使張俊薦統制官岳飛爲通泰鎮撫使，時飛獻金人之俘，上呼譯問得實者八人，付中軍磔之。戊辰，上謂宰執曰：金人頗能言二聖動靜，云今在韓州。又皇后宮人皆無恙，上感動，不憚久之。三省言沿江道遠，緩急恐失機會。鄂岳雖係湖北，宜撥屬江南。今欲建三安撫大使，一置司於鄂州，則鄂岳筠袁虔吉南安隸之一置司於江州，則江洪撫信興國南康臨江建昌隸之一置司於池州，則建康池饒宣徽太平廣德隸之，建康本帥府，緣近鎮江而去江州一千四百里，獨池在其閒。若置帥於此，則沿江相去甚均。從之。朱勝非閒居錄曰：時於沿江易置帥藩，創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不問形勢如池、陽、解、陝，乃置江東大帥，事同戲劇耳。詔諸路帥臣見帶制置使並罷。初，金人旣陷山東，左監軍遼喇居濱、濰，而叛臣劉豫在東平，奉之尤謹。達喇嘗有許豫僭立之意，豫使子麟用重寶陰賂監軍左右，求僭立而僞雲中留守高慶裔者，尼雅滿腹心也。乃獻議於尼雅滿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旣得而復立，張邦昌、邦昌廢，遂再有河南之役。自下河南官制不易，風俗亦無所更，可見吾君意非貪土，亦欲循邦昌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他人。尼雅滿於是遣人馳稟金主晟，晟許之。尼雅滿仍命慶裔詢訪河南求賢人建國，衆未及對，豫鄉人進

士張浹首願立豫。其議遂決。時諸郡迎合敵意。亦共推豫。慶裔歸。尼雅滿復令慶裔馳問豫可否。豫陽辭之。且推前知太原府張孝純。尼雅滿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爾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於是金主晟遣慶裔同知制誥韓昉。以是月立豫於北京。册文略曰。今命爾爲帝。國號大齊。世修子禮。永虔貢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改元曰阜昌。豫受册之初。告天祝版。誤書年號爲靖康。又純用趙野家廟祭器。識者知其不久也。金乃以孝純爲豫僞相。送之歸鄉。故奉使宇文虛中贈以詩云。閭里共驚新素髮。兒孫將整舊斑衣。孝純至汶上。而豫已僭立。遂相之。先是官軍之陷賊在北京者。聞豫將至。遂閉門殺金人。豫至。誅其首者數十人。由此豫不居北京。而復歸東平。豫以前宗正丞李孝揚。及前通判濟南府張東。權左右丞。以其弟益爲北京留守。升東平爲東京。以東京爲汴京。南京爲歸德府。尋又移益守汴京。金又以右軍烏珠南寇所降李儔。李艱。鄭億年等臣豫。豫命儔守襲慶。艱守東平。億年爲禮部侍郎。豫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度東平。僭位北京。遂起四郡強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又置二衛官。曰翊衛。勳衛。以有官人或其家世有官者爲之。此據劉豫傳及張匯所記。匯言九月九日立豫。民或醉酒媠豫云。汝何人要作官家。又滄州進士邢希戴上言。乞遣使密通江南。豫皆斬之。是月。以吏部侍郎綦崇禮兼權直學士院。六月壬申。上謂宰執曰。卿等識万俟詠者否。必是小人。昨其親戚奏求遷兩官。朕已擲之矣。對曰。實如聖諭。張守因奏詠工小詞。嘗爲大晟府撰樂章。以得官者也。初。周望宣撫兩浙。請以徽猷閣待制湯東野守平江府。及望敗。東野自劾。而言者亦攻之。癸酉。詔東野落職。依舊知平江。言者以本朝分

兩府而兵權盡付樞密。比又置御營使司。是政出於三也。望罷是司。而諸將處以軍職。提兵如故。甲戌。詔御營使司併歸樞密院爲機速房。仍令宰相兼知樞密院事。大理少卿王衣。上殿奏事。丙子。上謂宰執曰。衣似淳樸。治獄旣要盡情。又不可慘刻。以傳致其罪。如衣尙須平允。范宗尹曰。人多稱其長者。張守曰。衣雖法科。然議刑頗近厚。己卯。詔浙西帥臣於鎮江府置司。其臨安府罷兼帥職。庚辰。又詔以德安復漢陽三郡授知德安府。陳規。荆南歸峽荆門公安五郡授知荆南府。解潛。鼎澧二郡授知鼎州。程昌禹。金均房三郡授知金州。范之才。襄陽鄧隨郢四郡授知襄陽府。陳求道。淮寧潁昌二郡授知淮寧府。馮長寧。並爲鎮撫使之才。雍孫也。求道在襄陽。旣而有劇盜劉忠。號白氈笠者。擁衆來犯。求道禦之。戰敗。爲賊所害。又長寧在淮寧。亦不能守。以其地降於劉豫。後長寧至豫所。勸其行十一稅法。僞授戶部侍郎。初。孔彥舟權湖北總管。移檄本路提舉官曾幾。求鹽以給軍食。本司官屬懼。請予之以紓禍。幾拒之。不與。旣而昌禹復欲得鹽。幾曰。使吾畏死。則輸彥舟矣。亦不與。幾懋弟也。壬午。宰執擬前淮東提舉官潘良貴。爲湖南提刑。詔可。上因曰。良貴頃爲諫官。與袁植皆勸朕誅殺。祖宗以來未嘗戮近臣。故好生之德。信於天下。若此。必失人心。趙鼎曰。諫諍之職。尤不當以此導人主也。丙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知池州。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爲江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太尉劉光世爲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每路置參謀參議官各一員。是後諸路皆有之。此據徐度卻掃編時光世獲到敵俘。號簽軍者。謂此不宜留。蓋知吾山川險易。後日叛去。或爲鄉導。己丑。上謂宰執曰。祖宗未嘗好殺。彼皆吾民。朕不能保之。

不幸陷金。逸爲敵用。其本心可憫。張守曰。若散隸諸軍。豈能遽叛。上曰。然。守曰。陛下好生如此。天人必助。信順實爲中興之基也。先是醫官開州團練使王繼先。遇登極。特許不轉防禦。換武功大夫。給事中富直柔封還錄黃。謂侍醫當還本色官。何與武功。宜惜名器。以勵戰士。三省亦奏。伎術官法不許換前班。上曰。朕於言無不從。但頃冒海氣。繼先診視有功。彼未嘗請。皆朕意耳。直柔抗論不撓。朕當屈意從之。甲午。詔寢前命。於是范宗尹等退而嘆曰。上從善如轉圓。中興之業。其庶幾乎。中書門下奏行在仰食者衆。廩粟不豐。今秋成可期。宜及時儲蓄。乃詔委諸路漕臣。廣東令褚宗諤。糴十五萬石。福建令魯詹。糴十萬石。各運至漳泉福州。仍以所部年額上供爲本錢。詹嘉興人也。己亥。又詔宋輝。糴之浙西。給銀十萬兩。度牒直十萬緡。運至華亭縣。徐康國。糴之浙東。又給銀十萬兩。屬郡錢非茶鹽及朝廷寄椿者。如經制折帛贍學之類。皆許爲糴本。衢婺連至越州。越温台皆卽其地儲之。諸統兵官。非有制書而妄取。及所在州妄發與之者。皆從軍法。戶部尙書葉份嘗言。人主以清心省事爲本。以節用愛人爲先。凡無名之費。不急之務。皆所當去。至是言者謂份買宗女爲妾。下吏鞠之。乃份爲都司時同舍郎有姓同者。誤以爲份也。事雖白。份亦求去。乃除龍圖閣學士知泉州。金右監軍烏珠回江北。屯於六合縣。時左監軍達蘭在山東。遣人謂烏珠入寇無功。令止於淮東。候秋高相會。再寇江南。烏珠以前日渡江之事爲恥。會聞王師將出。陝右因西往應之。留渤海萬托戶卜嘉等軍於淮東。以待達蘭。通泰鎮撫使岳飛統兵捕劇賊戚方。至是方始就招安。

# 中興小紀卷九

建炎四年秋七月時已除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建康府路大帥甲辰宰執擬提舉太平觀劉洪道爲參議官上曰不可是又欲與頤浩同官趙鼎曰頤浩之來尙遲今先令洪道往池陽措置防江上乃許之因曰議者謂頤浩多引用山東人且頤浩爲相當收天下人材而獨私鄉曲非公道也張守曰立賢無方正爲此耳旣而頤浩過闕見上言臣自去國不知金人之實似聞已渡淮北去然敵情多詐而難測臣比經四明見朝廷集海舟於岸下是必爲避寇之備夫避寇固當預辦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臣仰料聖駕萬一避寇不過如永嘉及閩中耳望鑑去歲敵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爲二項以頓江東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邀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四明城下之戰則無不勝矣萬一今冬敵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爲之計俟來夏則遣兵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趣文登以搖青齊分二萬由淮陽趣彭城以撼鄆濮蓋金人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大暑用兵臣前後屢陳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尤在人主能察方去冬金人分三路追襲廷臣皆以航海爲非惟陛下斷而必行故至今帖然無虞夫難得易失者天之時難成易敗者人之功臣願陛下愛惜分陰汲汲圖之近臣有獻計者必參以行事而驗其是非則人不難知矣此陳蕃所謂成敗之機在察言也願留聖意丙午右諫議大夫黎確言陛下念劉光世之功穹資峻秩舉無所吝今又與舊相並命爲大帥處以鎮江光世乃預擇便地自安而委郡政於添倅陛下聖斷不從尙遷



延未行。公議憤之。詔以章示光世。確、邵武人也。辛亥。右僕射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稱岳飛可用。上曰。飛。杜充愛將。充於事君失節。而能用飛。亦有知人之明也。新肇慶府鈐轄曾納者。初以貢獻得官。後因忤梁師成。以至編置籍沒。上憐其無辜。令宰執與一差遣。而言者乃謂納因請託得之。戊午。上曰。朕何嘗有此。可亟罷前命。使中外曉然。趙鼎曰。納已除鈐轄。猶上言乞郡不已。乃詔并鈐轄罷之。知平江府湯東野乞祠。乙丑。上謂宰執曰。向聞趙鼎言東野與康允之皆有才。但當外任繁劇。不可處獻納之地。范宗尹曰。議者謂允之優於東野。張守曰。二人皆能辦事。而允之不擾。上曰。既能辦事。無不擾之理。己巳。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翰林學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仁宗訓典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今其子前宗正少卿沖。見寓衢州。乞給札令沖投進。許之。初。河北賊酈瓊等五萬人來降。浙西大帥劉光世。遣統制官靳賽。往招納之。又饒信間有妖寇王念經等。聚衆數萬。光世亦命統制官王德。同賽。總兵致討。德涉彭蠡。道出饒州。羣盜劉文舜攻城甚急。守臣連南夫馳書求救。德引兵壓壘而陣。賊舍兵請降。時權知三省樞密院盧益。護迎隆祐太后過撫州。勸德進兵。德遂抵貴溪。一鼓而擒念經。是月。獻俘行在。道君自韓州徙居五國城。金人請道君減去隨行官吏。道君力懇之。不從。乃詔諭之曰。卿等相隨而來。憂樂固當同之。但事屬他人。無如之何。言訖泣下。官吏皆呼號而出。宗室亦不許隨行。惟孝憲嫡孫有奕等六人從焉。五國貝勒巴克塔原作李董八曷打今改正下同。通事慶哥。詐傳巴克塔之言。求北珠。道君與之。他日事發。巴克塔欲殺慶哥。遣人密覆。道君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皆手加於額。

太子烏拉罕原名幹離歡今改正下同遣人奉書求內侍兩輩道君不悅曰誰肯往者然忤太子不可不遣乃遣王佃

陳思正且復書曰二人自汴京隨至此艱苦萬狀望優容之時開府劉光世以公事移牒六曹八月

甲戌詔新江州鈐轄張忠彥聽朱勝非節制上謂宰執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爲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

使二兇不疑以待勤王之師議者咸稱其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鄭穀與之抗若顏岐雖好士人亦儒怯

不能有爲故人以威武不能屈爲大丈夫也先是江西湖南北路正賦外多別科米則有正耗補欠和

糴斛面等自一石輸及五六石錢則有大禮免夫綱夫贍軍等自一緡輸及七八緡吏緣爲姦其名日新

復調丁壯把隘脩寨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民不堪命則據險結黨抗拒縣官既免征徭之苦且獲攘掠之

利故多去爲盜至是勝非上疏極論而宗尹未嘗歷州縣不甚知民疾痛但降旨依累降赦令而已參

知政事謝克家請日輪從官一員以前代及本朝之關治體者具兩事進入庶禱聖學從之命侍臣進故

事自此始既而吏部侍郎直學士院綦崇禮乞止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詔翰林學士兩員如前詔

丁丑詔故言官常安民江公望皆抗節直詞觸權姦之怒擯斥至死可並贈諫議大夫仍召安民子同赴

行在隆祐太后自江西回庚辰上出行宮門外迎之初侍御史沈與求言右僕射范宗尹年少驟進

不更世務恐誤國事上頗難之既而戶部侍郎季陵乞詔宰執於罪累中選眞賢實能量付以事責功補

過雖蔡京王黼張邦昌之所主者亦不以一眚廢其終身詔臺諫勿復以言遂榜朝堂至是與求同右諫

議大夫黎確右正言吳表臣論列以爲自古豈有禁臺諫不得言者且不應榜表臣永嘉人也上命撤之

宗尹請坐三章行出曰。臣唯是之從。何敢固執。與求再論陵。承望宰執風旨。有變朱成黑指鹿爲馬之語。宗尹請去。上令張守諭旨留之。辛巳。上批略曰。陵爲侍從。乃乞用一時罪戾之人。使箝臺諫不得言。可罷與外祠。與求乞顯黜。獻言者其論爲當。至云變朱成黑指鹿爲馬。使大臣不敢安位。可除職與郡。遂以與求爲直龍圖閣知台州。初宣撫制置使張浚復歸秦州。至是以敵衆猶在淮甸。恐復擾東南。欲分撓其兵勢。故陝西獻計者。多以擊敵爲便。浚召都統制曲端等問之。端曰。原平曠野。敵便於衝突。而我師未皆習戰。須教士數年。然後可以大舉。統制官吳玠曰。高山峻谷。我師便爲駐隊。敵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關輔之勢。可以徐圖。諸將恥於不武。莫肯出言。參議官劉子羽爭之。以爲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張浚丁巳。瀟湘錄曰。浚奉使川陝。日上謂曰。陝西士馬彫弊。勢非後雖退師。金四太子者。猶於淮西駐軍。浚與參議官劉子羽議曰。今度敵勢必再犯江南。儻事有不意。爲天下後世罪人矣。勢當傳檄舉兵。以爲牽制。子羽曰。相公不記臨行天語乎。此兵非五年訓練不可。浚曰。事有不測。吾儕奈何。雖欲復歸陝西。號令諸將。其可得乎。子羽之議遂塞。此事外人不及知。謂浚輕舉且歸罪子羽爲多也。先是端驟得志而驕。自白店原之敗。少沮。參議官王庶乘此言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乃罷端兵柄。遷之恭州。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等諸州羈管陝西人。恃端爲命。及爲庶譖而貶。軍情頗不悅。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至陝西。頗易置諸路帥臣。權勢震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強盛。加以雖昧於知人。短於用兵。而清脩篤謹。有志於天下。古人不能過也。復果斷敢爲。諸將亦莫敢桀驁曲端者。初爲五路統制。拜威武將軍。屢與金人角。更勝迭負。西人以爲能。然心常少浚。浚乃奪其兵廢之。浚於是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癸未。復永興軍。金人大懼。急調右監軍烏珠自京西令星馳至陝右。與

萬戶羅索等會而浚亦劄五路合兵四十萬約日會於耀州以與金戰。權知三省樞密院盧益令權綴宰執班。今後奏事取旨時同擢知三省樞密院李回護六宮在道尙未至而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扈從先還乃乞蠲太后所過秋稅丙戌宰執奏夏稅已放若更免秋稅恐州縣經費有闕卻至橫斂上愀然曰常賦外橫斂及賊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賊吏罪未嘗未減自今雖未欲誅杖脊流之不可貸也。金左監軍達蘭自維州引衆寇淮東又欲南渡議者將復爲海道之行范宗尹以爲危事不可再蹈頻年浮海則遠近離心大事去矣上以爲然乃詔金兵見於真揚出沒恐不測南渡令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往鎮江分兵以備江岸及會淮南諸鎮併力擊之。盧益上疏言民困乞頒霈澤戊子曲赦饒信二州。承州鎮撫使薛慶故爲盜時嘗掠於通泰及作守則重稅往來民甚怨之承楚相距有樊梁等三湖繇二百里饒魚稻菱蒲之利賊張敵萬往來其中衆致數萬旁郡被害慶與敵萬通和承州賦入城者多得達楚州鎮撫使趙立不與敵萬通故楚獨受苦絕賦入路由是乏食夏中米價承二百楚五百以敵萬賦入路爲厚薄也至是金攻揚州急鎮撫使郭仲威求援鄰鎮慶走救之戰敗而死楚勢亦危趙立遣人告急己丑樞密院奏仲威兵力不加僉書院事趙鼎欲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往救之俊曰金方濟師達蘭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暮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曰楚當敵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根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

爲養寇自豐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詔通泰鎮撫使岳飛率兵腹背掩擊。又令浙西

大帥劉光世遣兵渡江爲援。趙鼎事實曰時諫官亦乞趣光世渡江解圍上顧鼎曰移文不足以盡意可

書抵光世曰參謀諸君久在幕府必能裨贊聰明固不可輕舉妄動貽朝廷憂亦豈可坐視不救滋長敵

勢上曰諡諸將當如是鼎曰若其屬時時以言警之彼必自籌畫矣又曰臣待罪本兵不能遣一將何以

勵其餘陛下有唐憲宗任使之明而臣無杜黃裳協贊之助因力求去。辛卯建州范汝爲者粗知書其諸父以盜販爲事而號黑龍黑虎

者尤善格鬪羣不逞附焉。每數百人負鹽橫行州境官不能捕。有選人建陽江鉅老矣。郡守謂鉅有謀。使

攝令甌寧以圖二范。未幾果擒之。皆斃於獄。其徒無所歸。復依汝爲。一日因刃傷人至死。遂作亂。事在七月時

方艱食。飢民從之者甚衆。州兵戰敗。賊勢滋盛。癸巳詔福建帥臣徽猷閣待制歙縣程邁遣兵討之。言

者論前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及同知劉珪。昨聞警報了無憂國之心。使太后乘流涉險。爲敵騎所迫。望

行竄逐。乙未詔康永州。珪衡州。並居住。言者又論資政殿學士盧益迎奉太后歸行在所。至苛擾。亦降兩

官。時右正言吳表臣復論帶御器械潘永思。特與益深交。擅作威福。恣行貪饕。上詔罷之。且曰永思無狀。

朕未嘗假以事權。宰執請除一差遣。上曰未可。且罷祿以困之。庶知悔過。朕於戚里未嘗私以恩。如邢后

之父不復收召。張才人兄弟皆小官。卿等所知。益陰結永思。非端人也。先是州縣繫囚。多以盜販茶鹽

及逋官物數雖少。而連逮甚衆。獄不速決。致有死者。實傷和氣。九月壬寅。乃詔諸路提刑司將實犯罪者

早結。絕干繫者先放。上曰不惟州縣如此。大理獄亦多淹然。朕以一二事付寺。至今未了。大凡罪當笞杖

徒流。或至於死。法有等差。而久繫於獄。是重其罪者也。可呼獄官戒諭之。甲辰。皇后鄭氏崩於五國城。

其後太后回鑾。知爲此日。時越州秋試官宋愈陳協所出策問。語多尙諛。愈以爲宰相今得王佐協以爲雨暘。今已時若。於是言者謂陛下駐蹕海隅。會稽實同首善之地。而試官全不體國以詢良圖。乃爲進身計。因言獻諛如此。是崇觀政宣之風。到今未殄。爲國大累。乞略賜懲之。亦望陛下惡佞之意。不減於責張吝時也。庚戌。詔愈協各罰銅十斤。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法守不正。自蔡京王黼用事。有詣堂求部闕者。雖已注人。亦奪而與之。甚者部有佳闕。且密獻之。遂至堂選混淆。爲寒士之患。朝廷今已灼見斯弊。望明戒吏部長貳。如堂中取闕。並不得報。庶幾綱紀復振。癸丑。詔吏部遵守。乙卯。罷中書門下檢正官丙辰。詔左右司郎官依舊復置四員。有王師昊者。尙嵐軍人。上書誑誕惑衆。戊午。詔送鄰州編管。上曰。朕大開言路。檢鼓進狀。日關覽聽。言有可採。至命以官。其或不當。雖斥朕躬。亦置不問。至於惑衆。不免禁止。宜以此意曉諭士民。己未。內降御厨官潘績特令再任。庚申。宰執奏績乃添差。不應再任。須特旨再添差一次。上恐人得以援例。遂寢前命。宣撫制置使張浚。以熙河經略使劉錫爲都統制。與涇原經略使劉錡。秦鳳經略使孫渥。環慶經略使趙哲。及諸將各率所部兵會於耀州。錫。錡。仲威子也。浚進駐邠州。於是知鳳翔府兼權永興路總管吳玠。與秦鳳提刑郭浩。皆言敵鋒方銳。當且分守其地。犄角相救。待其弊乃可乘。浚不從。諸軍行至富平縣。錫會諸將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乃詐立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金。金將羅索曰。彼終給我也。癸亥。羅索擁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五營。錫等與之戰。錡身率將士殺敵頗衆。勝

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無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諸軍亦退。敵乘勝而前。於是陝西人情大震。浙西大帥劉光世解到降羌。詔分隸五軍。乙丑。三省言陛下推赤心置其腹中。固盛德事。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國家前日招納。已蹈郭欽江統所論之失。今日不可不思魏徵所爭議者。以爲戒也。乃令諸軍常察之。先是光世畏敵騎之衆。不能援揚楚。止遣統制官王德、鄺瓊將輕兵趣承州。時淮西乏食。諸將多猶豫不進。獨海州鎮撫使李彥先以兵至淮岸。金人攻其衆。殲焉。真揚鎮撫使郭仲威、兵屯天長。掠往來之人以自給。德等至承州。有兩校不應命。斬之。通泰鎮撫使岳飛亦屯三墩爲援。至是金急攻楚州。鎮撫使趙立中礮死。城遂陷。而朝廷尙未知也。時金留淮上未退。一日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敵未必能再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也。乃乞詔州縣各爲移治自保之計。毋得拘留百姓。及敵至。卽脫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爲敵不來。而爲陛下拔人材。脩政事。密院常爲敵見侵。而爲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卽兩得之上。曰。卿等能如此。朕復何憂。忽有諜報謂敵衆引舟自漕渠而南。行在震擾。鼎謂宗尹曰。不速動。恐復有維揚之變。宗尹曰。今日之事。在維揚則不可。在會稽則可。鼎曰。相公定道著。李回曰。丞相之言。差強人意。此據范宗尹趙鼎事實參纂被召人朝散大夫毛隨言。案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房心。宋亳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柳建。留於張。其分實河洛之墟。故武王定鼎。而周公迄營成周。今年冬。歲星當躔於斗牛吳越之會。蓋與商周之事略同。天其或者將厭亂而興宋乎。金不南渡矣。然禦戎上策。莫先自治。今宜保天險。

脩戰備。權宜定都。不爲輕動。以係四方之觀聽。則士氣日壯。隨江山人也。冬十月。初建州軍賊作過。時將官曹維纔到任。而浙西提刑趙哲。招撫賊衆。劾維之罪。又衢之開化縣最僻。叛將苗劉所不到。縣令范瑱。乃結守臣胡唐老。作守禦有勞。改京秩。至是言者論之。庚午朔。並究實改正。先是兩浙漕臣李承造言。嚴秀二州守倅及漕司官吏。催科預辦。乞行推賞。詔二州守倅各轉一官。癸酉。言者謂恐此例一開。則州縣之吏。以亟辦相勉。若嚴秀成命。旣行。不欲追寢。卽漕司官吏。更不推賞。詔從之。是日。諫官論監司體量減裂等事。上喜謂宰執曰。近來臺諫官。日有章疏。未嘗放過一事。范宗尹曰。陛下開廣言路。是以人得盡言無隱。此朝廷美事也。責授中奉大夫余深。昨因渡江赦。復還鄉里。至是遇郊禮。乞奏薦在法。應責降而官品高者取裁。丙子。宰執奏深乃蔡京死黨。乞勿令奏薦。詔從之。上因曰。如蔡卞真所謂姦邪。比閱王球家所收御製鵲鴿賦。京卞皆賦於其後。卞賦盛言繼述哲宗之志。屏斥元祐黨人。因致斯瑞。且後苑叢茂。珍禽翔集。乃其常事。太平時不無緣飾。而其言若此。豈非姦邪也耶。范宗尹曰。紹聖以來。賊害忠良。皆卞之力。謝克家曰。卞之陰險。過於京也。言者論防海利害。有可慮者三。不足畏者三。大略謂海道風帆瞬息千里。舟師徑至。勢難枝梧。又出沒可疑。牽制王師。揚旗伐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彼計得行。所可慮者此也。冒涉洪濤。敵衆方病。乘其未定。易以進擊。又或爲風阻。咫尺不前。海道回曲。加以泥濘。其隙易乘。不足畏者此也。由是言之。無備則可慮。有備則弗畏。今莫若委之沿海巡尉及民社兵。大抵海舟不能齊一。未集而擊之。必可成功。甲申。詔從之。是日。宰執奏諫官有疏。乞詔劉光世渡江。解楚州之圍。上



曰趙立堅守孤城。雖古名將無以過之。遂以手札賜光世。趣令渡江。辛卯。詔故中書侍郎張慤、忠實、剛毅、乃心王室。其子瑜久已服除。宜與差遣。是月。贈故執政耿南仲爲觀文殿學士。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聞軍潰自邠州。退保奉州。而金侵軼未已。浚復退保興州。斬敗將趙哲以徇。陝右兵各散歸本路。諸帥皆寓治它所。知鳳翔府吳玠收秦鳳餘兵。閉大散關以斷敵騎來路。統制官關師古收熙河餘兵以保岷鞏。知秦州孫渥收涇原餘兵於階成鳳三州。以捍蜀口。旣而大散關又不守。浚惟有親兵千餘人。實從。或建議徙治夔州。參議官劉子羽曰。若東走夔州。則與關中血脈不相通矣。今當且留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浚乃止。遂令子羽以單騎至秦亭。分遣腹心召諸亡將。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忽聞子羽至。諸將悉來。浚檄玠與提刑郭浩收拾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方據險列柵守之。而賊已抵原下矣。浚於是又退保利州。或謂吳玠漢中扼蜀口。宜屯以安蜀。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敵知我有備。乃引去。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之戰於富平也。金人南官不練兵事。欲決勝負於一舉。以至於是。遂走興州。又退走關中。陝西諸郡不殘於金人者。皆爲潰兵所破矣。前宰臣杜充降金。至雲中。見左副元帥尼雅滿。不之禮。久乃令知相州。時巨寇李成據江湖十餘州。衆號百萬。與羣盜合。謀造文書符檄以動州縣。江東大帥呂頤浩欲之池州治所。而成遣其黨馬進圍江州。於是頤浩駐兵饒州。會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屯州境。頤浩乃請惟忠同解江州之圍。合一萬五千人。自饒乘舟趣南康軍。十一月。庚子朔。遂復南康。頤浩遣統制官巨師古引兵往江州。幾至城下。遇伏。爲賊所敗。賊衆三萬。乘勝至南康。與官軍

慶戰。頤浩惟忠以衆渡江避之。陣於北溪洲。癸卯。詔元祐故臣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而遭罹貶斥。未獲昭雪。可各贈太師。追封魯宣許三國公。其餘黨籍。令有司具名。取旨褒贈。上欲除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爲節度使。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趙鼎格詔。遂再乞罷。甲辰。鼎以本職提舉洞霄宮。鼎既去。上欲申前命。參知政事謝克家曰。企宗非有大功。今若必行前命。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議論於天下後世也。上感悟。乃止。前御史中丞秦檜自敵中歸。時朝士多疑之。惟右僕射范宗尹及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力薦其忠。丙午。檜入對。仍進其所與金將達蘭書。有直祕閣李允文者。廬陽人。初受辟於宣撫處置司。時諸路潰兵。彙集於湖北之境。復辟允文知鄂州。兼節制兵馬。如張用、曹成、馬友、李宏、皆劇盜。亦頗爲之用。又李成方擾江西。故允文得以自恣。一切便宜從事。邀留上供綱運。且遣其屬孫濟、耿棫。用軍法脅取州縣物以千萬計。知鄂州袁植條其姦狀。復置以聞。爲允文所得。亟遣兵執植至鄂。丁未。沈於江而殺之。戊申。上謂宰執曰。秦檜忠樸可用。朕昨爲之喜而不寐。蓋聞二聖諸后起居。而又得一佳士也。范宗尹曰。檜在沙漠四年。昨至都堂議事。氣不少衰。李回曰。檜舊曾除資政殿學士。可以經筵留之。上曰。未須如此。遂除禮部尙書。以春官事簡也。張守曰。陛下獎檜如此。可以風厲多士。上又以檜初歸用乏。賜之銀絹各二百。朱勝非聞居錄曰。秦檜自京城隨金北去。已被金人達蘭耶君任用。濟南金爲取千緡贖其行。檜之初歸。自言殺金人之監己者。奪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無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以御史中丞富直柔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建賊范汝爲、衆益盛。官軍多失利。庚戌。詔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將兵一萬討之。企宗入

閩不敢進。而駐於邵武軍。尋以企宗爲福建制置使。初漕臣魯詹謂漕於統制本不相屬。公事移牒。遂失其意。及企宗陞制置。督軍需甚急。且促詹至其軍。人危之。詹見企宗。言邵武見糧未乏。乃責漕臣輓他州。以取贏。某不敢愛死。恐終非制置利耳。企宗不能屈。知湖口縣孫咸以賊罪抵死。壬子詔貸命。諒之上。謂宰執曰。祖宗時賊吏有杖朝堂者。黥之尙爲寬典。又曰。自今賊吏須與痛懲。庶幾可革久弊。謝克家曰。聖訓及此。吏知所畏矣。乙卯詔改樞密院榷辦官爲計議官。初右正言吳表臣以趙鼎薦爲臺官。至是乞補外。戊午上謂宰執曰。羣臣之進。雖多因大臣薦引。若臺諫。朕豈不能辨其賢否。而表臣用意黨私。朕何賴焉。范宗尹曰。呂頤浩罷相。所薦人多被彈擊。臣力懇陛下保全之。正欲革此也。乃除表臣直祕閣典郡。江東大帥呂頤浩奏。李成兵衆。此所以敗。請益兵以討之。甲子上謂宰執曰。頤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羣臣不能及。但失於輕進。今兵旣少。須令持重。乃詔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玘。引全軍萬人助之。范宗尹曰。頤浩欲更得韓世忠兵爲助。上曰。敵騎尙在江北。世忠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敢擁衆跨江。正以敵方南寇朝廷。不遽遣兵。若陛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間。則成破膽矣。上曰。朕決須親往。但敵騎稍北。遣世忠先行。朕總兵臨之。仍以賞招攜其衆。則成必易擒。亦不欲多殺士衆。富直柔曰。聖斷如此。天下大幸。乃詔江湖川廣所輸上供。悉令寄儲信上。起居郎丹陽洪擬曰。審如是。則遷蹕之議決矣。舍四通五達之郡。而趣偏方下邑。道理僻遠。非所以示恢復。形勢卑陋。不足以堅守禦。水道壅隔。非漕輓之便。輕棄二浙。失煮海之利。非策也。因極論之。議由是寢。先是趙哲旣誅死。陝西漕臣權慶帥孫恂。又斬敗軍統領官喬

澤、張忠等。時統制官募洧案北盟會編繫年要錄皆作慕容洧守慶陽。懼將及己。洧乃本路熟戶。其族甚大。遂首以城叛。進

攻環州。宣撫處置使張浚。檄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劉錡。以兵解圍。錡至環州。與洧相拒。金以輕兵破渭

州。次潘原縣。錡留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捍洧。親率精銳赴渭州。而城已陷。錡退屯瓦亭。中孚與其弟統

領官中彥。送款降賊。彥琪以餘兵遁歸古原州。中孚等又引金人劫降之。中孚、彥琪皆自羈管中起。以爲

將而叛。錡至花石峽。統制官趙彬又劫其軍。與金帛降金。彬乃書生。嘗爲曲端館客。其人尤桀黠。金進犯

秦州。秦無帥。又犯熙河。總管劉惟輔死之。統制官俱重。亦降於金。金由秦鳳還。趙彬引之圍慶州。守將楊

可弁以城降。於是五路相繼悉陷。張浚以中孚、彥琪皆恭州流人。曲端心腹。其降也。端必知其情。而參謀

官王庶譖端不已。時人多上書爲端訴冤。浚亦畏其得衆心。乃送於恭州獄。逼而殺之。然議者以爲無辜。

其後追復宣州觀察使。諡壯愍。制略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悉還舊秩。申賁美名。制辭李誼作。

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之敗於富平也。人皆歸咎於曲端之發。多上書訟其冤。浚畏其得衆心。殺之獄中。

以病死。聞西人以此益非之。然端負才喜犯上。非浚所能御也。既不能御之。不若殺之。天下無一曲端。未

必便乏才。端而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一搖足。川陝非朝廷有也。然則雖殺之可也。議者罪浚以

據天下富強之地。權侷人主。而不能有尺寸功。蜀之士人。賄書詞詆者。不可勝數。浚皆優容之。或有金帛

之賜。其去陝西而至於房陵也。有題六言詩於傳舍者。又有從而跋之者。皆訕罵難堪之詞。或有金帛

浚見之。命籠以碧紗。且書於其後。謂中其病。此其所以獨當一面。累年雖敗而不亡者耶。  
湖寇楊華

或驅於韃靼諸國以易馬。蓋既立僞齊，以舊河爲界，恐陷敵者逃歸豫地故耳。是時父母夫婦皆星散，號哭之聲滿路，死於非命者無數。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尼雅滿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民罹此患，甚於兵毒矣。又中原之民，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於途，尼雅滿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城外。建康大帥呂頤浩奏討李成軍，乙亥，上謂宰執曰：金退，當使諸將併力擊成，成敗則諸寇自歸矣。范宗尹曰：誠如聖訓。樞密院都承旨闕，上令宰執具人數，甲申，乃擬邢煥、辛道宗、藍公佐，上曰：煥係戚里，朕不欲令任朝廷差遣，次乃道宗，但不甚知兵，道宗時爲後軍都統制，遂除副都承旨，於是給事中陳戩言：道宗不當除，不報。浙西大帥劉光世探報敵不渡江，辛卯，上謂宰執曰：敵不渡江，天意可見，朕當修人事以答天意。范宗尹曰：聖訓及此，天下幸甚。李成將馬進圍江州，未解，右僕射范宗尹請命大將致討，上從之。乙未，以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爲江南招討使，仍詔在宣撫使之下，制置使之上，乃令前軍統制王夔、後軍統制陳思恭與通泰鎮撫使岳飛皆隸於俊。以會要及范宗尹事實參纂舊制，川陝買馬及三千匹，卽轉一官，故有一任轉數官者，主管茶馬趙開以爲濫，乃奏用馬到京實數，若斃於道則有罰，立爲定格。是冬買馬踰二萬匹，而茶引收錢一百七十餘萬緡。初，福建制置使辛企宗駐兵邵武，距賊洞二百餘里，時遣兵攻賊，率爲所敗，邵武有選人施逵者，嘗爲穎上教官，以策干企宗，辟充募屬，而逵反爲賊游說，欲得招安，時監司亦以招安爲便，朝廷乃遣承議郎劉嚮、迪功郎陸棠同往招之，嚮、棠皆建安人，賊黨葉鐵者恃其勇，未卽聽命，惟汝爲募得官，亦懼大軍繼至，雖

受招安而不肯散其徒。於是授汝爲關門祇候。民兵統領。以鐵副之。鐵改名徹。乃就命嚮棠爲措置民兵  
寨柵官。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 中興小紀卷十

紹興元年歲在辛亥春正月己亥朔詔改元。癸卯上謂宰執曰張浚短於知人所用多浮薄妄作李回曰浚行倉猝故不暇詳擇上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用人豈可不審也。尙書省言鄂岳道遠合撥還湖北其江南仍舊分爲東西路東路以池州西路以江州爲帥府戊申詔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充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主管開門宋錢孫早事潛邸爲內知客至是親筆轉橫行一官上曰錢孫稍習朝儀而法非橫行不使知開門故與進一官朕藩邸人人皆與外任蓋恐其請託或紊朝政惟錢孫姑留之。甲子上曰天下事非一二著可勝又曰治亂安危固有天命亦必修人事以應之若人事不至而專聽天命固無是理。二月辛未詔和州鎮撫使趙霖以屯田法養兵己卯宰執奏乞候就緒日優與推恩上曰此不須行凡以賞行法則吏必慕賞而不恤擾民俟其成功朝廷自賞之可也范宗尹曰此非臣等愚慮所及當如聖訓。初皇祐明堂合祭天地奉太祖太宗眞考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園丘從祀至是上取法仁宗欲舉行之癸未詔將來明堂一遵元祐之制。建炎初權罷祕書省丙戌復置監少監承郎著作郎佐郎各一員校書正字各二員以直祕閣程俱爲少監俱開化人也。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瓌軍至饒州江東大帥呂頤浩乃趣左蠡下砦其地在饒池之境會淮南水軍統制官崔增有衆八千頤浩以書招置麾下。



令瓌同增與賊戰於湖口之南。增大捷。乘勝至江州城下。而守臣以糧盡。已棄城去矣。賊魁李成據城而處。又遣其黨馬進南犯筠袁。而招討使張俊大軍五萬。由江西路已至南昌。辛卯。詔頤浩與俊協力攻賊。毋失機會。於是頤浩言權湖北總管孔彥舟。昨勦滅鍾相。師律甚嚴。因又詔彥舟統兵。亦至筠袁掩捕。癸巳。詔侍從臺諫官條上弭盜之術。渴金之策。與夫豐財強兵之要。朕當虛己而力行之。於是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承詔言。略曰。臣昨扈蹕永嘉。陛下賜以條對。臣謂所急惟馭將一事。更無他說。時亦頗蒙採納。臣區區之意。猶守前見。敢再陳之。今之諸將。爵祿極而家貲盈。習成驕而無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視。誰復奮然請行。或迫之不得已而行。則必過有邀求。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能爲國立功者哉。臣有三說。一曰示之以法。夫君之於將帥。刑賞未嘗偏廢。豈有獨恩無威。漫然不治。如今日之甚者。謂國難未已。方藉此曹以爲腹心。若不孜孜拊循。誰肯前死。此言是也。臣所謂以法治之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必有人爲任其責。唐李祐縛吳元濟。其功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自言膽落於溫御史。臣竊聞今諸將雖驕。亦尙畏法。使知朝廷有人。小過不貸。則惡意不復萌於胸中矣。二曰運之以權。君之於將。必有得其要領。而後使之心畏而心服。唐杜黃裳令高崇文將兵討蜀。然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乃使人謂之曰。君不奮命者。當以潼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陛下於平居時。亦嘗察其好惡。如以潼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三曰別之以分。唐太宗所與謀者。房杜而已。英衛之徒。則不得而與也。上然之。時有司方以財匱爲憂。而大饗明堂。已下詔矣。江南招討使司隨軍轉運使詹至言。今大敵在前。國勢

不立。請停大禮。悉以其費佐軍。仍督諸將分道攻守。以慰祖宗在天之靈。繼志述事。孰大於此。至桐廬人也。初。桑仲據襄陽。纔兩月。有盜張莽蕩者。引衆來攻。仲遣其將李橫拒之。橫。高密人。本黃河歸兵。以勇自負。莽蕩爲橫所敗而去。是後羣盜皆畏仲。不敢犯其境。仲跨有鄧隨郢等數州。益無所憚。放兵四出。久之。野無所掠。其軍絕食。乃以人爲糧。每遇打請。則全隊撥男女給之。至自食其愛妾。於是襄民殲焉。然仲性頗孝。或盛怒欲殺人。其母戒之。卽止。每自稱桑仲本王官。終當以死報國。以故能服其下。至是有衆號二十萬。而無食。仲自知不可以久。長驅西上。有吞蜀之志。先遣橫攻金州。金房鎮撫使王彥。與參謀官續。畫策以數千衆扼險拒之。橫敗走。彥追至竹山縣。橫據房州。彥合諸統兵官。韋知幾等軍二萬以備之。旣而復與戰於房。橫連敗。乃還襄陽。止之。然西事記曰。張浚嚮之東下而復西也。或謂非桑仲之畏。有詔不能入蜀者。亦其居錄曰。范宗尹以某兄宗禮在桑仲軍中。故授仲襄陽鄧隨郢均房等郡鎮撫使。地大人衆。稱爲患。又王銖亦言。仲授襄陽鎮撫使。今據汪藻外制。乃鄧隨郢三州。而襄陽不在其數。合依汪藻制辭。仲分橫屯鄧州。又令別將霍明屯郢州。明嘗爲中都親事官。性尤嗜殺。初。仲結義兄弟九人。橫明皆其一也。三月辛丑。宰執奏事。李回曰。江上渡軍有覆舟者。上顧秦楸曰。卿在軍中備知。此亦常事。軍行無不損者。如出軍一萬元。未見敵而回。校未出之數。已減數百。要是兵真不得已之事。稍得已。不如戢兵之愈也。辛亥。詔諸路閒田甚多。百姓慮將來租役。且乏牛種。遂不敢耕。彌望荒蕪。今遣官則慮成搔擾。若立法又土俗不同。宜俾守令各以所宜措畫。或官耕。或予民。或假貸以取贏。或召募以共利。凡百施設。朝廷並

不牽制。唯在簡而可行。公私兼濟。候秋成覆實。其有效者。當擢以不次。如古循吏。入爲公卿。次猶增秩。賜金。或怠惰。因循。視爲文具。亦必按其罪以懲不恪。夔路安撫司奏。昨有楊文貴者。作過募土人捕殺。依乞元許推賞。戊午。上謂宰執曰。朝廷事急時。多許人賞典。事平則不能如所許與之。甚不可也。范宗尹曰。當以此爲戒。己未。張俊捷報至。上謂宰執曰。李成雖號數萬。其實皆吾民被擄。若設賞募人擒成。餘皆不問。所活多矣。秦檜曰。只此心便可以破賊。張守曰。若降赦書體尤正。非若遣使之比。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上曰。豈可削弱。祖宗基業宏固。偶遭戎寇。故劉豫李成輩跋扈猖獗。或謂止於淮上。作籬落。朕甚不取。要當以次收復。須一統乃已。宗尹曰。君臣脩德。以次圖之。甲子。乃詔除李成不赦外。餘並許出首。先是上聞捷曰。兵旣精。又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當留意。朕計見甲已四萬。范宗尹曰。得十萬粗足。上曰。可令軍器所足之財。固當惜。但合用處亦難吝也。是日。詔樞密副都承旨辛道宗。與外任。上謂宰執曰。近者從官條對。以爲辛氏兄弟擅權市恩。朕未深信。至爲福建提刑柳斌乞章服。始信人言之不謬。朕鑒往者羣小。侵紊朝政。求章服雖小事。漸不可長。范宗尹以下共奏。外議稱愜。服上之英斷。是月。召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爲翰林學士。時有司議明堂配祀。疑於嚴父之文。不克時定。禮部郎官江都王居正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並及於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爲詘祖進父。而神宗亦

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配考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眞宗至於神宗。均爲宗廟。獨躋則患無明文。並配則同禘饗。請今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宜奉太祖太宗配。上是其議。是春金左監軍達蘭引衆攻秦州。水寨張敵萬。爲敵萬所敗。擒其塔萬戶布拉。原名不剌殺五千餘衆。初契丹之亡也。其族有大石林牙。佛頂林牙者。竄於漢北。據曷董城以自立。至是金右副元帥尼雅滿在雲中欲圖之。雲中距曷董三千里。而右都監余都乃本土人。知其巢穴。於是尼雅滿遣余都將女眞及燕雲漢軍二萬往攻之。然不付以契丹兵。且留其妻子。蓋疑之也。又起燕雲及河東夫負糧隨去。蓋金自用兵以來。驅民征役。民不憚者。往時有擄掠。無戰鬪。計其從軍之費及回日所獲數倍。自立劉豫之後。南則寇淮。西則寇川。有戰鬪。無擄掠。生還者少。而得不償費。民始爲患。故漠北之行。人不勝其苦矣。是春詔分鄂岳潭衡永道彬桂陽八郡爲湖東路。安撫置司於鄂。分鼎澧辰沅靖合邵金武岡九郡爲湖西路。安撫置司於鼎。初湖南帥臣向子諲旣罷去。以本路漕臣賈收權帥事。有節制兵馬。王以寧者。開封人。因宣撫處置使司所辟。徑來潭州令駐軍。未幾鼎澧鎮撫使孔彥舟引兵擊以寧。逐之。有詔起子諲復帥湖南。而羣盜馬友自江北趨潭。子諲欲得人。以利害說友。令受招安。前戶部郎官致仕賀允中適在郡境。乃爲子諲見友。說之曰。宋祚更興。足下正宜立功名。何自棄於此。自古有盜賊而壽終者乎。友心動。改容謝允中。卒不犯城而退。子諲乃檄友共擊彥舟。敗之。又宜章土寇李冬至。方擾縣境。而益陽有吳錫者。提精兵數千屯本縣。告邵州守臣魏舜臣乞糧不得。錫以兵趨邵。舜臣懼而走。於是子諲遣人招錫。錫忻然歸附。遂遣錫討

冬至滅之時。分路詔下。子諲方欲之鄂。而劇寇曹成擁衆數萬。自江北掠湖南。屯於攸縣。時鼎之諸縣大半爲賊所據。賦入絕少。米貴。升直二千。而養蔡兵頗衆。軍糧屢竭。有五日纔給糯米一斛。軍人鬻妻子以自活。至是。鼎守程昌禹兼湖西帥。卽調兵糧於屬郡。事急。上聞得報。不及爲諸司所劾。又水陸道阻。民力頗爲之困。夏四月庚辰。隆祐太后崩。詔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於是討論冊禮。上諭宰執曰。太后失位於紹聖。其後欽聖復之。再廢於崇寧。雖事出大臣。恐天下不能戶曉。或得以竊議兩朝。范宗尹曰。太母聖德在人心。自陛下推崇。四海忻悅。前後之廢。實由章惇。蔡京。非二聖之過。上曰。然。昔高宗欲立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爲不可。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帝意遂決。則隆祐之廢。出於惇。京。明矣。宗尹因論宰相非其人。則人主不難骨肉不能相倚。如明皇相李林甫。以刑措受賞。上曰。明皇相姚宋而治。相林甫而亂。明皇在天寶。比開元時。如兩人所爲。宗尹曰。誠如此。富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爲當亦不尤哲廟與上皇。願陛下無復疑之。旣而禮部郎官王居正。以謂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及尊稱。恭惟太后蚤儷宸極。蒙垢紹聖。退處道宮。按元符三年五月。已復爲元祐皇后。則上皇受命欽聖。獻肅皇后。復冢婦之意甚明。崇寧初。權臣悖禮。顧以卑廢尊。是太后降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于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元符詔書。明指姦臣格沮之意。告於天地宗廟可也。遂不果冊。金左監軍達蘭。自爲張敵萬所敗。其氣挫折。又馬災多死。是月遂歸河北。休兵於宿遷縣。時渤海萬戶托卜嘉亦北歸。過淮揚。與知軍張煥。飲於舟中。因語及劉豫僭立事。托卜嘉歎曰。某契丹之大臣。渤海之大姓。初金人見招。許開

國遼東。累載從軍。披堅執銳。今雖一郡之守。亦不可得。豫山東郡守。勢孤而降。乃當是任。豈不負我哉。渙  
孝純猶子也。五月丙子。眞揚鎮撫使郭仲威。擅補官。謀與劉豫連和。浙西大帥劉光世。遣統制官王德  
渡江。誘而擒之。癸丑。詔斬仲威於平江府。將佐本非同謀。皆釋其罪。自建炎初。罷大府寺。至是復置丞  
一員。既而加三員。後又復置長貳。復置長貳在四年五月李成既敗。江西大帥朱勝非。以是月入江州城。而賊猶  
據江北不退。勝非與之對壘。又虔州有寇。而吉州李亨仁者。與虔寇相交。勝非遣辯士彭世範。誘亨仁  
出降。然後諸郡解嚴。民稍還業。先是九江被禍最酷。異於他處。勝非奏臣被詔赴任。來自桂嶺。至衡州境。  
有屋無人。至潭州境。有屋無壁。至袁州境。則人屋俱無。良民可憫。陛下幸降寬詔。蠲其苛擾。招降首領。量  
與補官。收隸軍籍。而散遣其徒。則江西之亂。庶可指日平也。不然。爲盜者益衆。勢必南軼湖廣。皆不得全  
矣。以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爲翰林學士。江東大元帥呂頤浩。自左蠡班師。回饒州時。帳下  
兵不滿萬。而淮南劇賊張琪衆五萬。渡江寇諸縣。進犯饒境。郡人大恐。統制官閻皋者。頤浩之愛將也。方  
捕羣盜胡江於臨川。走檄呼之。皋已招到江等。在路星馳以赴。頤浩召諸統兵官姚端。崔邦弼。皆令聽皋  
節制。端軍爲左。邦弼軍爲右。皋將中軍。頤浩自畫戰圖授之。繼出城五里。而賊先鋒已至。前軍將張守忠  
失利。琪恃其衆。直犯中軍。皋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五十里。橫尸滿路。賊又遣精銳爲  
水軍。分道而進。頤浩自將水軍禦之。賊敗走。溺死者不可勝計。金有皇姪摩哩郎君。原名沒立郎君。今改正下同。者。  
與其別將鄂拉札哈。原名烏魯折合。今改正下同。數萬衆。分兩道入寇。摩哩自鳳翔。鄂拉札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皆

會時知鳳翔府吳玠與弟統領官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和尚原之上。朝間隔絕。軍儲匱乏。將士家屬往往陷敵。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幕官陳遠猷入白。玠與璘遽召諸將。勵以忠義。敵血而誓。諸將感泣。爲備益力。已而鄂拉札哈先期而至。陣於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鄂拉札哈大敗。由它道遁去。摩哩力攻箭箬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兩軍卒不相合。初水賊邵清擾通秦。有大小戰船三千餘。至是抵太平州城下。詔浙西大帥劉光世討之。賊又犯江陰軍。及崇明鎮。遂爲光世兵所圍。勢蹙乃降。宣州駐劄韓世清者。故嘗爲盜。有衆五千。朝廷旣招安之。令屯宣州。而世清復招亡命至萬五千人。月費錢十萬緡。米五千石。頗凌州縣。時江東大帥呂頤浩言世清可疑。上曰。頤浩之言亦不爲無理。防其可疑。自當賞其功。如郭偉奏邵清解圍。而劉光世乃謂因其招安。清之去恐或因光世。然偉之守城亦自當賞。功過不相掩。則賞罰信矣。范宗尹等曰。謹遵聖訓。韓世清在江東。彈壓有勞。民間惟恐其去。至畫象祠之時。呂頤浩方招安張琪。而世清襲擊琪破之。頤浩以世清壞其事。故不樂徽人。羅汝楫在言路。嘗欲爲世清辯白而未果。今敷文閣直學士程大昌亦徽人。知其事。嘗親與克言之。初詔諸路轉運司類試進士。專委提刑司差官。至是言者慮有私。請望於帥臣。漕憲中。擇文學之臣總其事。甲戌。乃詔江東差帥臣呂頤浩。江西差帥臣朱勝非。兩浙差憲臣施炯。福建差帥臣程邁。荆湖差漕臣孫綬。廣東差帥臣趙存誠。廣西差漕臣王次翁。川陝令張浚。於逐路選之。荆晉陵人。綬。須城人。存誠。高密人。次翁。歷城人也。時將葬隆祐太后。已得地於越州之寶山。證慈禪院。議者欲稱園陵。以直寶文閣曾紆爲修奉官。紆言。上不日恢復。

中原奉隆祐歸祔。此但攢宮耳。當先正名。朝論是之。乃以同知樞密院李回爲總護使。而有司復援異時園陵之制。給事中陳箴上疏。以謂陛下念太后保祐之勞。社稷之勳。務急追崇。而有司觀望。禮或失當。中外切疑。他日歸祔泰陵。復用何禮耶。且外總護使司。以大臣爲之。而頓遞修奉之類。各設其所。內有大都監。以閹寺爲之。而提點按行之屬。復異其名。辟置官吏。增加俸給。賜予宴犒。數亦不資。且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廂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調諸郡之夫。並緣爲姦。騷動州縣。又況梓宮僅取周身明器。止用鈿錫。而有司誇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而失陛下之本意乎。於是一切鑄省。壬午。昭慈獻烈皇后掩攢宮。初。舊相吳敏方謫居涪州。范宗尹薦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敏以祖母年高力辭。遂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至是。又復敏觀文殿之職。充廣西湖南宣撫使。敏既受新命。暫駐司桂州。以便宜起永州流人馬擴。爲本司都統制兼諮議軍事。既而擴與參謀官范直方不協。辭去。初。鄂州李允文殺袁植。江東大帥呂頤浩。卽奏其事。植有愛將袁袞。詣行在。擊登聞鼓訟冤。而臺臣繼亦論列。參知政事張守素與植厚。乃啓上密諭招討使張俊。令收允文。俊既破李成。卽與統制官陳思恭謀。思恭言。允文兵亦衆。須以計取。有前三省樞密院屬官汪若海者。歙縣人。被罪責英州。行至臨川。允文以書招之。至是。招討司參議官湯東野引若海謁俊。曰。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盛夏提師至鄂。若海曰。說與俱來。而招討誅之。則若海爲賣友。俊曰。某以百口保之。若海先以書與允文。曰。張少保既破李成。欲移戈指武昌。若海言君無反狀。其屬曰。節制非朝命而殺袁植。與留四川綱運。非反而何。惟少保言以百口。



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君能引張用之衆。擒豫以取重賞。一也。或引衆西投宣撫使張樞密。既相辟。必爲君白於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爲強。彼見李成旣破。皆已喪魂。若知朝廷怒君。必回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舉軍東下。因檄若海併招張用。亦以衆俱來。於是俊執允文歸行在。詔付大理寺。旣而遂正典刑。贈植直龍圖閣。復若海承務郎。時俊得允文與用之衆。軍勢益盛矣。時以張用爲舒蘄鎮撫使。江西大帥朱勝非極言其不可。并論處置乖方之狀。又乞歸帥司於洪州。且言陛下志在撥亂。事須務實。乃可圖功。不當徇虛名。又謂安撫大使與宣撫使。名甚重而無錢糧及兵實。不及一小邑。其辭切直。皆類此。時資政殿學士王綯。刑部尙書胡直孺。並兼侍讀。中書舍人胡交脩。兼侍講。一日。上賜經筵官扇。皆取杜甫詩句。親書與之。於綯則曰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直孺則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交脩則曰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蓋上之光寵儒臣如此。

# 中興小紀卷十一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是歲當祀明堂。文武有合轉官者。右僕射范宗尹。以爲多所僥倖。乃建言論崇觀政宣以來濫賞。而參知政事秦檜力贊之。壬寅。上謂宰執曰。議得當否。朕不欲人每以此事議及。上皇聖德。時吏部侍郎高衛主右選。上疏詆之。乃詔先罷武臣討論。既而同知樞密院李回自言。宣和間。任詞臣以校正御前文籍轉官。恐是濫賞。乞削秩罷政。上曰。人君留意文籍。命臣下校正。有勞轉官。豈與濫賞同科。顧謂宗尹曰。且如卿等以功轉官。若與小人同一劄目。亦自難處。宗尹力奏。此事如回者無幾。其它亦不足惜。遂詔侍從及館職兼領校正者罷。既而上批大臣討論亦罷。大意以爲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而宗尹堅謂可行。卽日求出。於是秦檜復以此事擠宗尹。而侍御史沈與求條宗尹罪狀二十。宗尹力請解政。癸亥。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謂執政曰。宗尹旣去。惟王侯萬格。以刻薄附會討論事。招致人言。當罷。此外宜置勿論。恐分朋植黨。非國家之福。皆曰。此陛下盛德也。侯華陽人格。鄱陽人。時並爲都司。未幾。宗尹落職。初。詔敕令所以嘉祐。敕與政和。敕對脩。命工部侍郎韓肖胄等詳定。至是脩成。敕令格式。八月。戊辰。提舉官參知政事張守上之。肖胄忠彥孫也。先是諫官韓璜論堂吏俞宗适滑浩。二人預討論事。浩已罷職。璜言執政不當芘宗适而不問。是日。執政奏事。富直柔曰。臣聞宗适誠不預。言者誤聽。秦檜曰。吏承行文書。不必罪之。李回曰。如罪兩都司。彼自無詞。上曰。爾都司殊刻薄。爲朝廷建議。須有

忠厚之風。張守等仰贊聖訓。於是不罪。迺以浩送吏部。初靖康京城圍急。胡唐老時爲殿中侍御史。言萬一不守。則本支俱覆。聞康邸至。磁相閒。爲民所留。此天意也。請建爲大元帥。領兵入援。至是其弟吏部郎官世將。繳唐老劄子。且爲之請諡。壬申。上謂執政曰。當時事亦偶然。何功之有。於是張守等退。而嘆曰。大哉王言。內侍楊公恕自敍。嘗在潛邸。欲求差遣。執政擬與兵馬都監。上曰。以潛邸恩。與一都監。亦不爲僥倖。但其人難使之近民。富直柔曰。近有任鈞者。至密院干差遣。陛下知其爲人否。上曰。鈞乃珪之子。尤狠愎。豈可任使。此輩稍不循理。朕不欲使之在左右。於是執政退而悚服。參知政事張守。薦舊相清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之才可用。詔復官。提舉洞霄宮。癸酉。伯彥復觀文殿學士。除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旣而左司諫韓璜論伯彥不可用。詔罷之。依舊提舉洞霄宮。上曰。治天下爲公。朕安得而私也。於是參知政事秦檜退。而仰服聖訓。時沈與求再歸。言路中疑其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悉出之。與求曰。近世人材。視宰相出處爲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爲進退哉。中書省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祖宗公道置帥之意。庚辰。詔江東西路依舊以昇洪爲帥府。癸未。執政奏劉光世繳到劉豫僞詔。詔尾乃其子僞左相銜也。上曰。可見豫褊陋。李回曰。藝祖卽位。用范質。王溥。皆數年而後代。以趙普。秦檜。因曰。帝王自有受命之符。陛下靖康初爲生靈請行。此卽受命之符。正所謂保民而王者也。時揆席久虛。秦檜倡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竦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己亥。中書門下省言。文臣舊法。曾分有無出身。帶左右守。若賊罪。則悉去。

左右庶有所別。今欲復舊。詔從之。仁宗嘗親篆明堂及飛白門榜。壬寅。上謂宰執曰。行宮殿小。難以模設。已別書六字。第以嗣天子臣名恭書。代孝子嗣皇帝親禮。蓋以祀天爲主也。秦檜等曰。以祀天爲主。深合禮意。有條令所小使臣楊球者。被旨召試。侍御史沈與求言。陛下復祖宗故事。問詔四方豪俊。令中書策試。而用之於臺省館閣。皆極一時之選。今球乃預其列。不知薦者爲誰。望罷球。使歸右選。詔從之。甲寅。上曰。朕以眇躬。獲主大器。位居九祀。而王室益微。念茲永懷。慘若焚灼。比因崇祀明堂。投誠上帝。冀獲悔禍。以雪神人之恥。而赦文夸大。殊拂朕心。又除呂頤浩制。首爲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言。徒使四方。謂於有識。可與外任。於是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以顯謨閣待制。與郡而去。江南招討使張俊言。承務郎汪若海。說李允文有功。乞充本司幹辦官。丙辰。上以問宰執。呂頤浩曰。若海頃與何大圭。以語言交鬪。滕康。劉珪。致二人不和。遂有兵火之變。皆編置嶺外。尙未放還。上曰。若容在軍中。恐後爲累。後有罪者。亦必援例。第勿許之。朕自以諭俊也。於是頤浩等。竦服聖訓。戶部侍郎孟庾。進尙書。時江湖上供錢糧久虧。而羣盜尙聚。己未。詔庾爲宣諭制置使。詔近降赦恩。廬州縣奉行不虔。委逐路提刑親行體訪。務令實惠及民。若所載寬恤事。或有未盡。亦令監司條上。初。李成之黨李雱。爲成計謀。至是張俊獲雱。而成勢蹙。將殘黨遁居順昌。詔淮蔡二鎮掩殺。成遂奔僞齊。餘衆趙瑞等降。言者謂洛爲國西宅。而翟興於僅存之地。萬死一生。率師護寢陵。戰屢獲捷。粗自立基。望錫軍名。使知國家惓惓不忘之意。壬午。詔名忠護軍。吏部郎官廖剛言。因江南探報事宜。頗致懷慮。羣臣每以維揚之事爲戒。無敢任其責者。

臣謂動靜之間。在審其緩急而已。料今歲敵騎勢分。必無南渡之事。望姑寬聖念。以慰天下。臣所陳下策。正如李孝子操瞑眩之藥。厥疾已瘳。則無所用矣。初翰林學士汪藻言。自元符以來。至建炎。並無日曆。此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至是除藻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詔領日曆如故。金左監軍達蘭大憾之。案繫年要錄。左監軍昌自宿遷北歸。過東平。劉豫不出迎。昌怒責之。此文敘述未明。盡卻所獻之物而去。豫遣僞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數日乃回。達蘭至祁州。遷其民而出。仍許只攜行李。其錢穀之類皆留。遂以祁城爲元帥府。先是建炎末。敵方南牧。有朝奉郎趙俊者。宋城人。居城北。或勸其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耳。死生命也。逃將安之。時劉豫以俊爲虞部郎官。俊稱疾不受。豫不能強。凡文字不肯用豫僭號。但書甲子。未幾卒。時有武功大夫蘇易。緣守奉化縣界轉一官。於是中書舍人程俱言。武功大夫轉入橫行。則官益以輕。其害尤大。祖宗之法。武臣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橫行。不係磨勘。卽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皆特旨而受。故元豐官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爲寄祿官。而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政和間。改武官稱爲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爲轉官等級。案原鈔本此句脫誤。今據宋史程俱傳改。此當時有司不習典故。率意而改。以開僥倖之門。故流弊日深。且文臣庶官。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自改使爲大夫以來。常調官轉爲橫行者。不可勝數。其弊已極。而他人莫能言也。冬十月乙丑。以新除給事中兼侍講洪擬爲吏部尙書。言者謂擬未嘗歷州縣。擬請外。遂除龍圖閣待制。知温州。言者以爲近差甲頭催稅。其害又甚於保長。戊辰。戶部奏甲頭於三十戶輪差。初無高下。而大保長乃有力。可以倚仗。

詔從之。初，金右監軍烏珠駐兵於熙河秦雍。至是乃移寨，欲窺蜀，宣撫處置使張浚令陝西都統制吳玠於鳳翔府之和尙原先處戰地，誘致其來。烏珠乃引衆十餘萬，造浮橋於寶雞縣，渡渭來攻。玠遣統制官吳璘、雷仲率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繁密如雨。金稍卻，則以奇兵旁擊，斷其糧道。又劫破金寨。乙亥，與金戰，凡三十餘陣。烏珠中箭而遁，俘其將英格貝勒。原名羊哥字董今改正及隊領三百甲兵八百，殺敵衆橫屍滿野，是役也。烏珠往返萬里，始末三年，其衆之損者踰半，皆呻吟扶攜以歸。烏珠初有從馬數百，至是僅留其六。道由平陽府，守臣蕭慶以三馬奉之，於是北歸燕山。王之望西事記曰：張一軍據和尙原以守，金人屢攻之不克，大破敵軍，殺其將帥人多，疑不實。夫吳玠之敗，賴吳玠獨全，可知。然敵若不敗，則今已無四川矣。故陝西之敗，皆浚爲之，然而金人不能取蜀，亦其用玠之力也。乙酉，宰執言郭仲荀初除管軍，例得開職。上曰：祖宗待三衙之厚如此，富直柔曰：祖宗時三衙用邊功，戚里班行各一人，蓋有深意。上曰：參用戚里，固祖宗法，然礙處亦多，恐不可用。於是宰執退而歎曰：此言可以爲後世法。丁亥，宰執奏有司勘到僞造告身事，連知開門事潘永思。上曰：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於是令罷開職就逮。秦檜退而嘆聖德曰：卓哉此舉。初，工部侍郎韓肖胄在都司時，嘗言國以兵強，兵以食爲本，宜理淮南以修農事，則轉輸可省。遂命屯田郎官置局建康，行屯田之法於兩淮。上又親書趙充國傳，刻石摹本，賜諸將以厲之。於是荆南鎮撫使解潛於部內五郡屯田，且辟直祕閣宗綱爲措置官，而公安知縣孫倚率先辦集。詔加兩秩。旣而言者復請江之南岸亦興屯田。戊子，江西大帥李回又言：江州赤地千里，望依淮浙委監司興營田，並從之。初，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籍興元及諸縣良家子

弟號曰義士。以縣令爲軍正。而武勇知邊事者副之。尺籍伍符。皆如舊制。軍聲甚振。至是宣撫司上其狀。甲申。庶自待制爲徽猷閣直學士。呂大麟見聞錄曰。王庶立義士。其法甚妙。紹興初。富平大畝之後。兵率三丁取二丁。與免戶下物力錢二百千。每五十人爲一隊。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日閱武於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二十萬。每遇州校。則厚犒賞之。教閱有方。可以出戰。則令尉便與改秩。今川口義士尙衆。皆庶倡之也。己丑。吏部郎官廖剛言。臣前所獻幸閩之說。姑備一時之急耳。國家艱難。極則必反。今乃鬪新

之時。故經營建康。殆不可緩。歲晚固所未暇。俟有機會。可乘。當親擁六師。往爲固守之計。彼敵雖黠。詎能妄意吾之虛實。而輒窺也哉。且東南建國。無易金陵。臣聞劉豫在齊魏間。省徭薄賦。專務姑息。招徠人士。誘以僞官。安知其不圖吾根本地乎。要當出其不意。而徙居焉。亦先事制人之道也。尋除剛起居舍人。剛又言。伏見陛下詳延儒臣。探摭故實。爲說以進。而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好學矣。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汲汲皇皇。是其用心。亦必有在矣。且援孟子所言。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與大學之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陛下下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福羣生也。初。建寇范汝爲未平。而本路制置使辛企宗。握兵玩寇。一路騷然。詔以大理少卿朱宗爲本路漕臣。宗。仙游人。紱子也。宗入對言。民困無聊。弄兵以延一旦之命。陛下第追還制置使。以此事付臣。可毋戰而平也。上詔宗行。而企宗方議募兵。檄取錢糧數多。宗遣書責之曰。公擁兵彌年。州縣餽餉費百萬。而責取未已。民在溝壑矣。公爲則自爲之。初。詔企宗放散汝爲之黨。企宗乃奏汝爲乞於福州就糧。不遵聖旨。遂詔企宗措畫。而企宗怯懦不能制賊。反屯其衆於建之城外。上乃擢吏部郎官胡世將爲監察御史。往福建撫諭。世將既至。言

汝爲懷反側。猶肆剽掠。而招撫官謝嚮、陸棠、顧與賊通。亟捕嚮、棠。與制置司屬官施達付獄。又樞密院計議官沙縣張致遠。請歸鄉。因白宰執。乞遣兵討之。而知福州程邁。亦請改命將臣。又是時曹成、馬友有衆數萬。轉掠湖南北。而山東賊白氈、劉忠者。嘗與烏珠戰。頡頏而南。自隳其額。號花面賊。據潭之白綿山。號爲最強。左僕射呂頤浩建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十一月戊戌。乃詔參知政事孟庾爲福建江西湖南宣撫使。太尉武城感懷軍節度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由台溫路先往福建。次赴餘路。仍罷企宗。以其軍隸韓世忠。庾遂辟致遠充隨軍機幕。既而世將奏謝嚮、陸棠及施達皆械送行在。嚮、棠死於路。達得以歸罪二人。止從輕典。送遠郡羈管。中途逸去。後改名宜生。竄入僞境。詔紹興府餽運頗艱。難以久駐。可移蹕臨安府。初。景靈宮萬壽觀會昌宮。章武殿神御。並在溫州。甲辰。詔差內侍岑峯充迎奉主管官。時又迎奉太廟神主。亦令內侍省選官主管。仍罷提點官鄭士彥。別命郎官一員赴溫州充提點官。凡有事移牒州縣。並申提點官。其主管官毋得輒行。初。萬壽觀有章獻皇后用黃金所鑄真宗像及后像。旣而上曰。置金像外。方人所側目。若不取入。是誨爲盜也。因愀然謂宰執曰。朕播遷至此。不能薦享宗廟。奉衣冠出游。令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聖語在明年閏四月。今聯書之。先是淮南賊張琪。旣爲統制官閻皋等所敗。其黨姚興、王悅引所部詣統制官巨師古降。琪西走。追擒之。送行在。己巳。戮於市。初。常州府臣周杞坐殘虐敗官。是夏大旱。上御邇英閣。問所以致旱之由。給事中胡交修爲中書舍人。對曰。此殆杞佚罰。遂以杞屬吏。至是獄具。甲寅。上曰。當官者小過未有害。惟濫刑爲當懲。聞杞數濫殺人。豈得不治。朕自聽



斷若任情殺人。豈不可乎。顧非理耳。於是宰執將順聖德。退而記之以垂訓。萬世時杞謂交修讒已。乃上書告其罪。詔遣大理寺丞胡蒙詣常州按驗。反覆窮究。交修無所挂。然羣從亦多抵罪。蒙歷城人也。初詔左僕射呂頤浩復相。而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與司諫韓璜及神武中軍統制官辛永宗兄弟見上多言呂頤浩之短。至是侍御史沈與求言。直柔與璜等結爲朋黨。丙辰罷直柔爲提舉洞霄宮。而璜等亦皆黜去。初復江淮等路發運使。以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彥爲之。邦彥閹而傲。士論不與。至是呂頤浩又薦邦彥爲兵部尙書。初選人永嘉婁寅亮嘗陳宗社大計。深契上意。已與改官。至是以爲監察御史。制略曰。爾上書論事。慮國則深。旣遷一官。朕意未足。中書舍人程俱辭也。宣撫使孟庾總大軍。道由温州。守臣龍圖閣侍制洪擬趣庾赴援。庾怒於饋餉外。命擬亟犒師。犒已卽行。擬歸未及州治。軍人已塞滿庭下。爾納且不測。擬卽借封椿錢用之。事已自劾。詔書獎其知變。加秩一等。金人僉軍之法。以家業高下定之者。曰家戶軍。以人數多寡定之者。曰人丁軍。謂家戶者不以人數。稱人丁者不以家業。時雲中有陳氏姑婦持其產簿。訴於右副元帥尼雅滿。謂父子俱已陣亡。願盡納產。乞免充軍。左監軍烏克紳怒其沮法。贊尼雅滿誅之。於是國人皆怨。而尼雅滿又禁諸路之民不得擅去鄉里。凡出必先告官。給番漢守公牘。然後可行。左監軍達蘭請尼雅滿謂西路之軍有解鹽可贍。而東路無之。乞割齊境滄州鹽場以贍其用。蓋達蘭怒劉豫不拜。欲奪其利。而尼雅滿乃專權芟豫。故不之許。然達蘭自此憾豫深矣。初呂頤浩帥江東置司池州。旣召入。令知池州劉洪道攝帥事。是月以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爲安撫大使。始還帥府。

於建康。時建康荒殘，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他郡。夢得至，乃奏移宣州駐劄。韓世忠一軍屯建康，追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石，及統制官巨師古、閻皋分守要害，而世清尙未至也。於是夢得召集流民，稍稍復業，商販亦通。時羣盜蜂起，右文殿修撰胡安國一日謂其門人楊訓者曰：昔寇起燕山，則關中河北可避，及入關河，則淮南、漢南可避。今至湖外，惟二廣耳。又焉保二廣之無寇也？至此可謂窮矣。只得存心以聽命。訓問曰：存心如何？安國曰：行善而莫爲惡耳。十二月丙寅，詔依祖宗故事，置樞密都承旨一員，以兩制爲之。建寇范汝爲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州城，監司守宰以下皆遁去。賊將葉徹往犯南劍州，先是制置司撥統制官任士安一軍駐城西，賊至未肯力戰。守臣張翬獨率州兵出拒，射徹死而退賊。翬，侯官人也。翬知士安方懼無功，卽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翬曰：早晚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幾，徹二子曰文臣、武果，引衆聲復父讎，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偕戰，賊大敗。汝爲自此益挫。庚午，詔略曰：聞汝爲嘯聚日久，今再遣師，剪除其從，有能執汝爲請命者，當受重賞。其餘咸赦除之。上因諭宰執曰：若不許其自新，何以示好生之德？秦檜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唯仁則能好生而配天地，以守其位也。旣退，呂頤浩請記以爲訓。時宣撫使司軍已次福州，於是孟庾留福，而韓世忠總兵趣建。知福州程邁謂世忠曰：賊銳宜少休，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時賊於正南路植巨木爲鹿角，及設陷馬坑，以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由小路徑至鳳凰山，繞出賊背。范汝爲震怖，以謂從天而下。於是列寨以環其城，賊夜遣衆劫寨，戰敗而走。

丁丑。右司諫方孟卿言。比年大兵所過。恣爲剽掠。有甚於賊。願賜丁寧。乃詔自今出師。毋得秋毫無擾。樞密院察大將統制。統領官以下。遞察犯者。並行軍法。初。宣撫處置使張浚。移軍閩州。令參議軍事劉子羽於關外調護諸軍。子羽頗得衆心。又總領趙開。兼都漕。號善理財。不加賦於民。而軍用足。戊子。宰執奏浚居閩爲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言。臣初至行朝。見論浚者紛紛可駭。賴陛下保全。使得安迹。萬一有功。實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也。上因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利多害少。皆可爲。如前年航海。一板之外。便爲不測。使惑於浮言。逡巡不決。豈不敗事。於是宰執退。至省。未食。而浚和尙原捷報已至。乃相與歎仰。聖明知人善料。敵如此。顧恐人臣不才。無以稱任使耳。旣而浚以功除定國軍節度使。職仍舊。壬辰。吏部尙書胡直孺卒。鄧隨郢鎮撫使桑仲。雖已受朝命。而猶恃兵衆。再圖取金州。是冬。復引衆攻房州。金均房鎮撫使王彥。與戰於青林間。又大敗之。建炎初。詔西外宗司居高郵軍。南外宗司居鎮江府。及渡江以來。遷徙不常。是年。西外宗居福州。南外宗居泉州。其後兩宗學各置教官。如諸州例云。時金左監軍達蘭居祈州。而其衆尙留承楚。浙西大帥劉光世守鎮江。欲攜貳之。乃以金銀銅爲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金人則燕餞而遣之。未幾。踵至。得衆數萬。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初。五路旣陷。金人悉割以屬。僞齊金以陝西重地。自右監軍烏珠敗走。都統羅索病死。而忠護軍翟興屯伊陽山。又知鳳翔府吳玠見保和尙原。右副元帥尼雅滿欲固人心。遂以女真萬戶薩里罕爲經略。駐兵鳳翔府以守之。

# 中興小紀卷十二

紹興二年。王<sub>子</sub>在春正月甲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待制以下各舉一人。但學業優長。不拘已仕未仕。詔略曰。祖宗以來。百餘年間。嘗以是科。獲致豪俊。朕方求才以濟艱難之運。尙期得人。遠追前烈。庶無愧於斯焉。劇寇曹成。擁潭帥向子諲。見在道州。而荆湖宣撫使吳敏。尙未率師度嶺。於是右文殿修撰胡安國。貽書於敏。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出。願速追前軍。進由昭賀。以通春陵。北檄韓京。自衡移永。東檄吳錫。嚴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度嶺而北。下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檄子諲。赴使司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矧迫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刃。已擠於溝壑矣。未幾。成送子諲歸。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城。辛丑夜。賊稍怠。官軍梯而上城。遂破殺賊衆一萬餘人。賊將葉諒。以一軍徑走邵武。范汝爲竄入回源洞。自縊死。世忠遣兵追捕。并賊驍將張雄等。皆擒戮之。初。世忠意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至福州。見觀文殿學士李綱。綱因曰。建城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故民得全活。及師還。父老送之。請爲建生祠。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壬寅。上幸浙西。壬子。以侍御史沈與求爲中丞。與求以軍儲窘乏。首陳屯田利害。爲集議二卷上之。又以禁衛單寡。乃言陛下將圖大舉。則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自府兵曠騎之法壞。猶內有禁兵。外有鎮兵。故無偏重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

樞密院及兵房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命大臣講求利害。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以助成中興之業。時郡青李捧單德忠三盜皆就招。已至臨安。乙卯。上詔宰執往汰其衆。萬人中留銳卒三千。可備出戰者。庶國無虛費。時三盜有衆二萬三千。於是呂頤浩、秦檜與大將張俊同閱。其間可留者僅七千。一如上所料。先是節制兵馬王以寧擅興外境。徑造漳州。戮命官。移守將。爲言者所論。纔降官充監當。又利州觀察使孔彥舟累蒙超除。迷不悔罪。愈肆猖獗。大掠湘中。下趨鄂渚。及得舒蘄二州鎮撫。而宣撫處置司機宜傅雱入彥舟軍。遂爲之用。所至文檄皆以宣司爲名。誅求州縣。右文殿修撰胡國安憤之。因貽書右僕射秦檜。以政刑失當。莫甚於此。宜正國法。又言馬友據岳陽犯長沙。買馬招軍。大集亡命。而鼎帥程昌禹乃與關通。公行文牒。謂已奏爲湖東總管。曹成擁衆西侵。而反畏成。分有其城。遂致書誘令取全道。以入廣西。成遂南掠。令諸寇連衡。民不奠居。已迫東作之期。若更遲之。失其農業。無食無衣。同歸於盜。朝廷雖除前宰臣吳公敏宣撫三路。而廣西兵寡。宜就遣大將韓世忠以爲之副。早令殲殄羣寇。收拾遺民。又子諲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陷於賊。復加任用。俾收後效。時已召安國爲中書舍人。尙未受命也。二月甲子。詔御府圖籍經。遷徙散亡。比聞平江府賀鑄家。見鬻所藏書。令守臣悉買之。以付祕書省。鼎寇楊華自去冬出降。而楊廣爲其徒所殺。惟楊么在有衆數千。么與黃誠俱爲賊首。又曹成自道州南寇賀州。乙丑。宰執奏事。呂頤浩等因陳天下大勢。謂當用二廣財力。事荆湖南兩路。遂通京西以接陝右。此天下左臂。而京東諸州爲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敵。諸路先定。并力圖之。

似未爲晚。秦檜因謂自湖外當一面效羊祜鎮襄陽之體。上曰：卿等當居中運羣材，不可授人以柄。於是頤浩等奉詔感歎而退。時湖廣三路宣撫使吳敏不能制賊，爲言者所論而罷。降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又知道州向子恣亦爲監司劾罷。於是新除中書舍人胡安國寓書於左僕射呂頤浩，略曰：昔韓忠獻公秉政十年，勳蓋一時，權震天下。然議者亦或排之，則孫公沔、李公參、呂公誨、王公陶與司馬公光是也。衆人常情，睚眦必報，而忠獻公於是數人皆引用之，各盡所長，不以爲怨。而近世諸人借國威福，行其私意，取快一時，欲救往迷，正在今日。相公中間均逸，亦有異同之論。今者公袞言歸進退賢否，賞罰功罪，因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然比於忠獻猶有不足，未免天下之疑。豈甲兵之間，日至廟堂，機務叢委，偶未察也。以貴者言之，如舊相吳觀文起帥長沙，繼除三路宣撫，吳雖辭免，而軍書羽檄輻輳門巷，又以劇盜方集，境中恐失事機，惶恐拜命。鳩兵選將，夙夜究心，亦未爲失。一旦賜罷，自觀文降資政，自通議降太中，傳播諸方，駭動觀聽，所可疑一也。以微者言之，向子恣之守道，鋤治姦猾，雖犯衆怨，識者是之。申乞移按他部，不爲過也。巨寇侵陵，衆寡不敵，移守山寨，而外臺乘此交劾罷之，所可疑二也。相公平心爲相，施於貴者將存其事體，施於微者當海度容之。若改正此二事，則不違公議，釋疑於天下矣。夫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己有。人才亦各自負，不可蓋以爲己長。安國見辭新命，冀賜片言，俾從所欲，則受賜大矣。丁卯，詔選人七階，悉分左右字。吏部侍郎李光、李彌大並遷尙書光、吏部彌大、戶部彌大、吳縣人也。庚午，詔觀文殿學士李綱爲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樞密院，就福建差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

從之。時人多賀綱。其客有臨川陳冲用者。獨不賀。或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閒居。其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尙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平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初。福建等路安撫副使韓世忠統兵自江西入湖南。至是曹成已入賀州。世忠遣提舉官董晏馳往招之。又馬友爲其下所殺。衆皆出降。惟白氈笠劉忠據潭之白綿山。阻湖水以自固。世忠曰。此宜急擊。宣撫使孟庾曰。功幸已成而師久勞。若趨白綿不捷。則前功盡廢。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世忠所部與賊對壘。按兵不動。一夕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白綿山上。戒之曰。俟賊空壘出戰。汝疾馳入奪中軍望樓。植糜張蓋。旣而世忠引兵進攻。賊悉衆拒戰。勝負未分。而所遣銳卒已立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遂大敗。乘小舟逃去。欲投劉豫。徒衆斬其首。持詣世忠以降。時宣州駐劄韓世清怙衆跋扈。又李成、劉忠餘黨尙在淮西。丁丑。復置中書省。門下檢正官一員。宣撫處置使張浚奏金人首領有不免者。己卯。上謂宰執曰。此知天意所在。朕當加畏。以祈天弭禍。國庶幾其有瘳乎。秦檜曰。近陛下屈己從諫。中外臣民莫不感悅。召前尙書郎南昌徐俯爲右諫議大夫。於是中書舍人程俱密奏。俯禧之子。而黃庭堅之甥。雖才俊氣豪。然所歷尙淺。今以前任省郎又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考之古今。斐然傑出。如陽城、种放。亦未嘗不循資望而進。臣願陛下須其至。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他日置之左右。何所不可。如元稹在長慶間。命知制誥以至翰林。真不忝矣。止緣自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引之。近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

之句。名曰警策。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得俯之由。以此爲疑。仰累聖德。如臣言可采。乞收還前命。乙酉。上諭宰執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字。非堯舜不能。於是呂頤浩等嘆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脩身。正家平天下。有餘裕矣。退而以爲當記。先是知明州吳懋。進錢五萬緡。戊子。殿中侍御史開化江躋言。朝廷受此無名。恐小人觀望效尤。殘民以爲己利。望斥還之。仍加黜罰。詔委憲臣勘實。如係科民。卽仰給還。旣又降懋兩官。懋乃晉陵人。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列將陳思恭統步軍二萬。張公裕統水軍一萬。皆留戍郡境。軍費不貲。懋得權酷之贏。以供稍廩。民不知兵。朝廷嘗以直祕閣寵之。至是貶秩而去。尋察其枉。除湖外轉運判官。右僕射呂頤浩屢請。因夏月引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爲。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敵分三路入攻江浙。兵皆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脩飾器甲。今張浚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槍弓箭皆具。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玘軍一萬三千。雖不能如浚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小至衆。選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陳思恭。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中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有十六七萬。何憚不爲。且向者邵青擾通。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筠。范汝爲據建劍。孔彥舟、馬友、曹成等爲亂於江湖。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金之南牧。莫敢嬰其鋒者。近歲張浚獲捷於四明。韓世忠扼於鎮江。陳思恭擊於長橋。而張榮又大捷於淮甸。良由金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又金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



體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盡信。然金人連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則天意固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睿斷早定。命世忠、張浚、及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皋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餽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守之。金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兵。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爲深惜者也。初。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至。前後所言略同。知壽春府陳辨。始貳於豫。兼用紹興阜昌年號。又知濠州寇宏。本羣盜。與僞宿州守胡斌通。至是建康大帥兼淮西宣撫使葉夢得遣使撫之。辨、宏皆聽命。因與以錦袍銀鎗之屬。旣而豫遣其將王彥充攻壽春。爲辨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夢得乃令二州布本朝德意。務以懷來。辨遂復固始縣。宏招納吳青等二千餘人。會豫衆復犯二州。夢得令統制官王冠等援之。豫衆遁去。遂復光州。三月。言者以爲中原未復。而米多出二浙。今虛存發運一司。以催綱爲名。歲費十六七萬緡。以養無用之官吏。彼自知無所職。乃請於朝。糴米以塞責而已。戊戌。詔罷之。先是江東招撫副使李光、王玘總兵至宣州。言者謂去冬嘗降御劄。略曰。張浚行軍秋毫無犯。頗慰朕懷。堯言一布。天下孰不傳誦。今玘副光出使江東。恐未能仰副德意。望下臣章付光。申飭玘等。遵稟聖訓。詔劄付光。玘旣與光擒世清。誅之。仍揀其衆。玘部之赴行在。左僕射呂頤浩因奏其事。上曰。去歲累諭范宗尹。此乃腹心之疾。而宗尹遲疑未決。不知毫芒不除。將尋斧柯也。時知建康府葉夢得請

祠己亥。以光爲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兼壽春。滁和宣撫使。上曰。江東一路。遂帖然矣。癸丑。詔諸縣造簿之歲。姦賊狼藉。民被其害。自今產去稅存之戶。晝時催割。庶民不被橫斂。如違官吏並竄海島。知通監司不舉者同罪。許民越訴。詔昨誘淮東民佃田免稅二年。異時止據當年已種畝數令輸。其續懇到田亦據實數添焉。庶人戶曉。然易以安業。如州縣踰數罪以違制。諸路省試合格進士並集行在。甲寅。上御集英殿策試。上曰。試舉人以鯁直爲上。諛佞者降之。冀士知朝廷所向。習成風俗。崇寧以來。宰相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旣遂賜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九成餘杭人也。上曰。凡士人須自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九成對策。上自朕躬。下逮百執。言之無所迴避。擢爲首選。其誰曰不然。時有犯廟諱者。依格降等。至有犯御名者。上曰。朕豈以己名妨人進取耶。命本等收之。隴州移治方山原。軍儲芻穀多聚其中。是月。吾叛將張忠彥慕洧案繫年要錄作慕容洧等。引金將來攻。城將陷。陝西都統制吳玠。自和尙原遣同統制官楊政。引兵救之。圍旣解。連戰又捷。於是宣撫處置使奏擢政知鳳州。政。臨涇人也。夏四月庚午。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玘。奏起復單知微。爲准備使。言者以謂知微乃省吏。單知彰之兄。異日有言玘用知微。刺取省中事機者。何以自解。昔郭子儀在汾州。嘗奏除一州縣官不報。子儀謂僚佐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百所求。朝廷尙委曲從之。此無他。反疑之也。渾瑊在蒲。有所奏不從。亦私喜曰。上不疑我。今陛下待二三大將。豈可不如唐之待子儀與瑊乎。乃寢前命。左右僕射呂頤浩。秦檜。同秉國政。檜多引傾險浮躁之士。列於要塗。以爲黨助。且謀出頤浩而專朝權。乃令其黨建言。周

宣王內脩其政。外用其威。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遂除頤浩都督江淮等路諸軍。癸未。詔略曰。朕登庸二相。禮貌惟均。凡一時所薦之士。隨才任使。尙慮浸分朋黨。互相傾搖。自今或阿附以害吾治。令臺諫糾之。嚴實諸法。於是頤浩言。近聞金同劉豫合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舉兵北向。必可牽制川陝之急。萬一王師逐劉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徑至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戊子。乃詔頤浩總師北向。置都督府於鎮江。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運米五萬石至荆南。欲理川口與行在相接。是日上謂宰執曰。兩日前言者猶請遣人副浚。朕謂委之不專。難以責成。秦檜曰。誠如聖訓。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時政論大略。謂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六龍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爲分鎮。恐非設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甲可以強兵也。萬一有桀黠得之。守峽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臂。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爲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近者分鎮京畿淮甸。多使暴客錯雜居之。獨安陸命文臣陳規。荊渚命武帥解潛。若降指揮。以湖北與諸鎮不同。宜有更張。考二人之績。規宜因任。潛宜改移。無不可者。仍復漕憲二司。以理財治盜。若襄陽雖以分鎮。然時方用兵。乘便分割。亦豈無機會。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安國又言。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渚隸江西。蓋祖宗都汴。其勢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時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時朝廷已除主管明道宮呂祉爲湖東提刑。呂祉因言荆湖分東西。地勢人情皆不便。乞依舊爲湖

南北從之。時軍中所上功狀動以萬計。其中亦多冒賞。先是詔吳世昌、孫舜卿、王懷寶、田師孟、燕垵、周濟等轉官有差。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軍賞濫則無以勸其功。比言者嘗謂秦有繁名之弊。陛下令御史臺覺察。今遠者臣未能悉。姑以目前言之。如世昌等有轉至五官者。皆貪競無恥而非有勞。望行追寢。癸丑從之。時劉豫欲遷居東京。而忠護軍翟興屯伊陽山以阻其路。豫每遣人往陝西。則假道於金。由懷衛太行取蒲津濟河以達。豫患之。嘗遣迪功郎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戮頤而焚其書。於是豫力請於左副元帥尼雅滿。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金。具陳破興之計。乃命女真萬戶察罕瑪勒波河攻興。興盡發兵應之。而偉潛引賊兵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力戰而死。豫遣人至元帥府議。遂乘勢以是月遷居東京。至之日。大風拔木。都人震恐。豫曲赦以安之。因與民約曰：今後更不肆赦。及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且奉其祖父爲帝。從祀郊社。徙弟益爲京兆留守。禮部侍郎鄭億年爲開封尹。時僞相張孝純致仕。豫更以李鄴、范恭爲左右丞相。其後上密詔孝純、鄴及李儔令束身來歸。當待之如初。孝純等不奉詔。僞太常博士直史館祝簡獻遷都及國馬賦。其吠堯之言略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杭。豈惟觀長淮飲大江而止哉。豫批云：文賦非治天下者所尙。此賦極陳馬之爲用。有補馬政。與減磨勘以示無言不酬。西京奉先營卒賣玉碗。疑非民間物。鞠之。知得於山陵。遂以僞臣劉從善爲河南淘沙官。求金人所收不盡之物。有前尙書郎李互者。乾封人。建炎末。避地不及。遂爲豫用。豫使留守北京。既而互謀歸本朝。豫族誅之。閏四月甲午。上諭左僕射呂頤浩曰：卿耆艾有勞。今總督之任。方以大

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昔諸葛孔明罰二十直以上皆親之。司馬宣王以爲必不能久。唐太宗諭房杜。聞公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卿自今凡事繫大體者裁決。其餘細務。闕略可也。乙未。都督呂頤浩。辟戶部尙書李彌大。祕書少監傅崧卿。爲參謀官。明州觀察使馬擴。爲參議官。彌大求對。言東晉王導。謝安。以師傅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乘塞視師。臣僚等當任之。且請諸將悉置軍正。如漢朝廷故事。以察官郎官爲之。欲殺其專。自都督府始。丙申。上諭宰執曰。朕用頤浩都督諸軍。彌大乃云。已爲天子從官。非頤浩可辟。陛下必欲遣臣與崧卿別爲一司。專伺頤浩之失。密啓以聞。如此語。乃問朕君臣儉人也。令速與一郡。乃以彌大爲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未幾爲言者所論。落職奉祠。丁酉。罷後苑工作。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鎧以爲武備。戊戌。詔紹興府榷貨務都茶場移於建康府置局。時金人欲入攻。辛丑。上謂宰執曰。金人用兵十八年矣。子女玉帛。劫擄已盡。猶犯順不已。必有不戢自焚之禍。朕相時待釁可也。乙巳。宰執擬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大理人命所繫。獄官多慘刻。少恩。誼儒者。賴其奏讞平恕。可使民不冤。勿令外補。都督呂頤浩。屢言淮南宣撫使劉光世。兵冗不練。必敗事。欲移其一軍。丁未。上謂頤浩曰。聞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卿至鎮江。先犒諸使。恩信洽。然後料簡。雖光世唯卿所用。不必移也。朕之愚見如此。案原鈔本無此句。則下文稱愚。云云。不明。今據繫年要錄增入。參知政事翟汝文。退書聖語。以爲上對。臣下稱愚。此盛德之事。不可不書。壬子。劉光世之父檢校太傅延慶。陷敵中。後與本朝同陷敵者。結約逃歸。爲敵所覺。遂遇害。至是保捷卒王進。自敵寨走還。光世始知父死。乞解官。戊午。詔起復。

初。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討曹成賊黨。至是成衆猶三萬。飛追至賀州。大破之。殺萬餘人。乃詔飛乘勝掩捕。及錄上有功將士。初。金薩里罕與僞齊合兵。屯於鳳翔。長安以窺蜀。久不得志。遂欲出奇取之。至是無故拔營悉去。又刷五路軍盡從以行。時陝西都統制吳玠以秦鳳經略使戍鳳州之河池縣。同都統制王彥以金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飢。而徽猷閣直學士王庶知興元府。乃過爲守備。閉石門。仙人二關。塞褒斜路。商販不通。二鎮病之。因有違言。是月宣撫處置使張浚自閬州趣興元。檄召諸將會議。初欲調護庶與彥。玠結好玠。彥言與庶相遇無善狀。浚至益昌。庶亦覺有閒。己乃以素隊百人馳會。浚問以進取之策。庶曰。富平之敗。屬耳。軍未可用也。浚遂徙庶知成都。而以便宜命參謀官劉子羽知興元府。子羽至。卽弛禁。通商輸粟。以濟二鎮。初。李光爲吏部侍郎。因上疏言。前知臨安府孔覲受諸縣獻錢四萬貫。及盜取激賞庫金銀。并糴官米。受百姓財萬計。於是以光疏作言。章行出送大理寺。至是獄具。用衆證。覲坐受錢一千八百貫。詔貸死。羈管象州。旣而覲上書訴枉。久之得放還。兵部尙書權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五月辛酉。以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言邦彥之謬。不聽。瑀。鄱陽人也。上以宗室子。侑之子。生有聖質。生有聖質。據會要。鞠於宮中。賜名瑗。蓋默契於崔府君之名也。丙子。劉豫自去冬起登萊密三州兵。與敵衆合犯山東之忠義軍寨。失利而去。遂廣造戰船。以張威。又送旗榜僞赦。欲間衆心。統制官范溫收繫其使。至是以聞。且乞賜糧船。自誘商人販米。從之。詔以溫爲遙郡團練使。壬午。詔中原士夫流寓東南。往往乏媒寡援。可令內外侍從及監司郡守。各薦三兩人。以備器使。初。呂頤浩之

長天官也。嘗請寺監書局以上。依舊堂除。餘悉付吏部。然有合堂除及專法奏舉者。至是吏部以爲言。丁亥。責授中奉大夫余深。原任觀文殿大學士。該赦復原官。給事中程瑀言。深實蔡京心腹。使深官可復。則京倘未死。官亦可復也。夫曠蕩之澤。雖曲示於寬恩。而災眚之赦。難例書於臣蠹。乃詔寢前命。戊子。詔太祖嘗令百官轉對。自今行在百官。日輪一人面對。各宜展盡底蘊。以救時弊。朕虛佇而聽。將有非常之選。時有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進所造戰車。上謂宰執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旣廢。不復聞用車取勝。莫若且令多造強弩。翟汝文曰。強弩可制敵人。上曰。朕謂不在此。制敵在脩文德。古人用兵。以師直爲壯。曲爲老。曲直之間。遣使往來。便可休兵。金人豈能以此諭耶。上又曰。宣和間謀國之誤。當時契丹可救。不可伐。若契丹尙爲鄰。豈使金人侵軼中國。蓋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進士有陳邊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遠來者。詔樞密籍之以充効。士月給錢十緡。米一石。六月甲午。曹成之衆。自賀州至郴州。湖廣宣撫使李綱。遣使臣齎榜諭之。成與其徒赴司參。於是綱奏成已就招。乃詔成自榮州團練陞防禦使。僉書樞密院事權邦彥。初知東平府時。令舒蘄鎮撫使孔彥舟。在其麾下。因事叛去。至是聞邦彥居本兵之地。心不自安。又宣州韓世清。比伏誅。而福建等路宣撫使韓世忠。已破諸盜。順流東下。疑其圖己。遂有異志。詢於幕官王玠。玠。長洲人。烈士也。正色責之曰。總管被命鎮撫二州。任優祿厚。豈可負朝廷恩。自陷不義。彥舟不聽。玠再見嘗之。癸卯。詔川陝合赴省試人。令宣撫司於置司處試。仍差職司充監試官。川陝類試自此始。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爲姦。參知政事翟汝文。語右僕射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後。

因對乞治堂吏受賄者。檜面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臣見劾。豈可無恥居位。卽求去。於是諫官方孟卿論汝文與檜不和。且不顧大體。不循故事。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宰執聚議。則目視雲漢。未嘗交談。豈能共濟今日之事。蓋見防秋將近。緣故而去。乃詔與郡。言者再論。遂令致仕。先是詔知建康府李光。修行營以備巡幸。乙巳。宰執奏裁減事。上曰。可令只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之費。雖用數萬緡。亦豈爲過。但廊廡又須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象箸之漸。不可不戒。都督呂頤浩奏。鎮江一軍。月費二十二萬餘貫。朝廷給一十一萬二千餘貫。猶少一十萬餘貫。緣臣在外。卽無應副。劉光世錢糧案牘可照。望差臺省官各一員來此。乙卯。上謂宰執曰。卿近設修政局。令百官各條利害。甚善。所謂修車馬備器械。內修外攘之事。宜更講求。上又曰。金人恃強。拏兵十五年不休。自古豈有外國常強。中國嘗弱。又劉豫僭立。不明逆順。秦檜權邦彥曰。陛下聖慮周遠。其論極至。上曰。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檜曰。陛下宵旰不忘。天下幸甚。自五路旣陷。馬極難得。初議者以爲嶺外於西南夷接境。有馬可市。而大理特磨諸國所產尤多。又工部侍郎韓肖胄亦言。戰以騎兵爲勝。今川陝馬綱不通。兩廣右鄰諸蕃可用錦帛向博易。宜卽邕州置市馬。專責成功。乃詔帥臣收市。至是安撫司上大觀所定橫山寨買馬格。凡八等。詔可。夫取馬嶺表以資兵用。自古未有。今乃得之。是夏金試舉人於白水泊。左副元帥尼雅滿密諭試官。令勿取中原人。金知制誥韓昉。燕人也。有磁人胡礪者。被擄。借昉鄉貫應副。時止用詞賦。不用經義。蓋承尼雅滿之意。欲中原人例皆黜之。而獨礪作燕人。遂爲第一。或爲賦以譏之。有草地就試。



南人不預之語。金自此失中原之士心矣。初起居郎王居正准詔言事於省費尤切。其略曰。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矣。自朝廷至四方所行蓋彌文也。今天下幅裂。陛下所居曰行宮。所至曰行在。而一二日駐劄之間。以數路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廢。臣以爲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非所謂知時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歲舉進士。不過數十。今至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乎。其亦拙矣。他皆類此。臣願詔大臣論定。若非禦侮備邊與恤民之事。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矣。初。右僕射秦檜之參大政也。與王居正善。聞而論天下事。意銳甚。至是所言皆不酬。居正一日言於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者。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有驚動天下。今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慙而怒。未幾居正以右文殿修撰出知婺州。居正出守時故崇政殿說書程頤之學盛行。胡安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多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矣。

# 中興小紀卷十三

紹興二年秋七月辛酉。上諭宰執以福建昨緣盜作。連兵蕩平。其被焚劫之家。並與免稅。秦檜等曰。謹奉德音。既又謀帥。時資政殿學士張守。以內祠侍讀召。而守力辭宰執。遂擬除守。乃以知福州。癸酉。上謂宰執曰。內侍諸司可省。卽令修政局條上。如修內司與牛羊司已見冗費。秦檜曰。陛下及此。盛德事也。大觀政宣間。屢裁冗費。終不能行。今斷自淵衷。誰敢不應。上曰。只要凡事當人心。權邦彥曰。人心合則天意得。萬事無不成矣。檜曰。聖德既著。遠人自服。陛下近命有司。碎銷金屏風。遠邇咸知。莫不欣戴。上曰。凡事至誠力行。善惡人自知。不可掩也。上又曰。儒臣講讀。若其說不明。則如夢中語耳。何以發朕意。欲令胡安國兼讀春秋。不必作解義。朕將諮詢。昔英宗時。司馬光請乞詰問。若知則進其說。不知則退而討論。此於帝學最爲有補。於是檜等仰贊聖學之知要焉。安國時以給事中兼侍講。又給事中侍講廖剛。嘗從容奏言。凡經筵講罷。因留進對。惟許論說治體。汲引賢材。不得私有所請。及排斥人物。上深然之。時有議廢修政局以搖秦檜。而左司郎中平陽林待聘。檜客也。方兼本局檢討官。乃上言。聞之蘇軾曰。治道之病。其始不立。則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今日是也。陛下卽位六年。更用八相。而積用弗著。此無他人。無常責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陛下顧今廷論。猶前日爾。委弊極矣。宜更張之。則樂於循故。冗濫極矣。當裁抑之。則惡於害己。臣恐修政之舉廢。則亦翫歲愒日而已。臣願陛下奮剛明之斷。嚴動搖之憲。以

成復古之勳。天下幸甚。乙亥。上謂宰執曰。朕每務至公。泛觀萬事。如學道之人。處之無心。秦檜曰。公乃王。王乃天。惟公與天合。如文王受命。乃在無然。咩。誕先登於岸。上曰。此豈文王無欲所致耶。檜曰。惟無欲。則先登於岸。觀世人之擾擾。如在水中耳。初。都督呂頤浩北征。領統制官巨師古。趙延壽。崔增等軍。行未至丹陽縣。後軍叛去。淮南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王德。追至建平縣。滅之。於是頤浩不能進。引疾求罷。遂詔頤浩赴闕。己卯。頤浩入奏。都督府事。因言常潤蘇秀大稔。米價極賤。上曰。若此何事不成。頤浩曰。米斛二百。正如陛下初幸淮南時也。上曰。太賤亦恐傷農。先是創沿海制置使。以集英殿修撰仇愈爲之。建司於浙西。甲申。左僕射呂頤浩言。近創此司。最爲得策。然敵舟從海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令仇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丙戌。以御史中丞沈與求爲吏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黃叔敖遷尙書。自渡江以來。玉牒等文散失。至是宗正少卿李易。乞旋行編次。丁亥。詔從之。監察御史劉一止嘗言。人材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在外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爲州縣官。皆僥倖之門不塞。而至公之路不開耳。又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做唐劉晏法。於瀕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置義倉。以備水旱。及增重監司。轉運副使提點刑獄。以曾任侍從官爲之。是月擢一止爲起居郎。一止奏事。上曰。卿朕親擢也。自六察遷二史。祖宗朝有幾。一止曰。臣不知舊典。尙記宣和間。張徽。李稅。與臣實同。願臣何以當此。八月庚寅。上謂宰執曰。朕見凡詢衆集議。二三其說。事愈不決。呂頤浩曰。誠然。魏相

言漢家自有制度。諸儒皆是古非今。如漢三傑。唐房杜。豈須多耶。上曰。朕卽位六年。備嘗艱險。非天相之。何由脫艱。今盜平穀稔。天意可知。假如寇或南來。避與不避如何。頤浩曰。若盡遣諸將禦江。寇豈便能渡。但先定計以定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頤浩曰。聖意如此。諸將誰敢不前耶。起居舍人鄱陽張燾言。自古用師。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敵。撫養家屬。以係其心。資之財本。使或爲商賈。或爲伎藝。以混其跡。庶盡死力。凡敵人動息。皆得知之。是日詔諭沿江諸將及都督府。壬辰。詔參知政事孟庾。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時庾同太尉韓世忠討賊湖外。就用之也。癸巳。給事中胡安國言。京都圍城中人。乞再行遣。仍薦李綱可用。上問安國所知綱如何。曰。綱作小官。敢言水災。上曰。綱以此得時望。然嘗爲相矣。如綱昔擁重兵。解太原圍。與官屬只在懷州。相去千餘里。卒無成功。綱多掠世譽虛美。以此協比成朋。變白爲黑。相附者爭稱之。朕今畀以方面。於綱任亦不輕。甲午。上以語宰執。呂頤浩曰。陛下之言誠是。靖康伏闕。亦綱之黨鼓唱。乃至殺近侍。莫能止。此風不可再也。是日。詔韓世忠蕩平諸寇。連奏大捷。已優加擢。其告內外諸軍。統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冊。時言者以爲今日理財治兵。最爲急務。如鎮江。建康。江湖皆大帥總重兵。又命宰執都督諸路。措置規模。亦漸可觀。望陛下乘此機會。更遣侍從官提振江上。與大將周旋於金鼓矢石之間。同力捍禦。詔侍從官願行者聽。於是給事中胡安國言。提振者。提領振舉之稱。必有事權。乃可。今長江表裏。悉命宰臣都督執政權領。次則有宣撫劉光世在鎮江。劉世忠在建康。侍從官往詣軍前。若只遵約束。卽爲虛

行若別授事權。又非特命執政專制閫外之意。況人主近臣。入則陪侍。出則扈從。今遠去觀闕。誠非所宜。以臣所見。其說不可用也。時起居郎胡世將應詔言事。請以神武五軍。並隸都副統制。以分其勢。益增三衙精卒。爲萬乘扈衛。以備非常。人以爲中於時病。己亥。左僕射呂頤浩。自江上還。欲傾右僕射秦檜而未得其方。過平江。守臣席益知頤浩意。謂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乃引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爲助。至是以勝非爲同都督。江淮荆襄諸軍事。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汪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南渡之初。又下詔尊邦張昌結好金人。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及爲相。苗劉肆逆。不能死之。何足倚仗。於是勝非乞守越。不許。上曰。勝非作相三日。值苗劉之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不知。言者再論之。勝非惶懼。復辭會稽。遂以勝非爲醴泉觀使兼侍讀。日赴都堂議事。特命中書舍人檢正黃龜年。書行。仍趣其來。上曰。勝非近罷同都督。士人多上書論其功。惟一二臺諫不與。旣而勝非至。雖在經筵。而實預國論。位知樞密院之上。安國求去。頤浩言。時方艱難。安國欲以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戊申。安國落職。提舉仙都觀。於是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龜年。永福人也。大理少卿張宗臣言。諸郡戎器。朘削殆盡。作院旬呈之法。僅成虛文。漕計方闕。不給以料。工匠散充他役。雖有舊管。或大兵經塗。或帥臣捕盜。盡取而去。今防秋在邇。素手臨敵可乎。宜下諸路監司。察其滅裂。或若帥司及大軍所索。先足州司。方給其餘。庚戌。詔從之。時南雄州境有賊鄧慶。吳忠聚黨千餘。州兵不能敵。守臣奏江西帥司。有統兵官傅樞。見駐南安軍。雖在別路。去本州纔九十里。願得其兵擊賊。辛亥。詔。

傅樞總兵。累年糜費錢糧。未嘗立功。仰躬率所部兵捕賊。如敢逗遛。重寘典憲。殿中侍御史黃龜年論。右僕射秦檜。以爲主和。則遂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日衆。將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卽上章辭位。甲寅授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當制學士。恭崇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原奏云。以河北河東人還金。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故崇禮載之制詞。略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既而言者論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專務減刻。人心大搖。且引給事中程瑀等。布之要路。何俟不譴。乃詔落職。於是瑀與侍御史江躋。起居舍人張燾。相繼罷去。丙辰。上與宰執言。癸丑夜星變。昨夕出次東北。朕懼欲避正朝。又止。一已減常膳。食素。用謹天戒。卿等深思政闕。益務脩舉。皆惶懼請罪。曰。臣等失職。致虧於理。陛下克自抑畏。宜卽消伏。然所次分野甚遠。上曰。今不論所次齊魯燕趙之分。天象示譴。朕敢不畏天之威耶。提舉仙都觀胡安國。道過衢州。遇教官福清黃祖舜。師承安國者也。時秦檜已罷相。於是祖舜言檜不曉事。安國未以爲然。初。朝廷所遣通問使。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借官使敵。如王倫。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邵輩。並爲所留。先是倫在雲中。副元帥尼雅滿。嘗遣都提點烏凌阿思謀。原名烏凌思謀。今改正下同。卽駢見倫。與講和事。旣而尼雅滿亦到駢。至是乃以事授倫歸報。而朱弁。洪皓。皆得以家問附倫而歸。倫入見。具奏敵中事。上優獎之。以爲右文殿修撰。左僕射呂頤浩。謂當遣使以驗敵意。九月壬戌。乃詔承義郎潘致堯。假吏部侍郎爲大金奉使。武經郎高公繪。假忠州刺史副之。仍兼軍前通問。令倫作書與耶律紹文。并附茶藥。納兩宮道君金三百兩。銀三千兩。

淵聖金二百兩。銀三千兩。寧德宣和二后金各一百兩。銀一千兩。又以金銀賜宇文虛中及其下。以路由東京。乃令宰執作書與劉豫。而金相國亦以金二百兩。銀二千兩與之。時道君在五國城。其後金人傳達道君見之。泣謂羣臣曰。荷天眷命。未亡趙氏。得中興之主而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覩盛際。使我得歸一日。瞑目足矣。羣臣皆賀。除藥材留以備用。餘皆賜一行親屬官吏。時上已擢宣州觀察使楊沂中爲神武中軍統制。而言者多請增衛兵。癸亥。上謂宰執曰。此論與朕意不同。彼但見承平禁衛之盛。今亦不少。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兵。朕命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增修器械。乃爲先務。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然不滿三千。沂中歎曰。句陳天仗。單弱乃爾。於是招丁壯營壯圍。未半歲。軍容果張。由是上益眷之。既遂改中軍爲殿前司。命沂中主管本司公事。初置六部監門一員。比寺監丞。乙丑。以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朱勝非爲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時左僕射呂頤浩猶帶都督諸軍事。勝非奏此官宜罷。執政言方防秋未可。勝非又奏孟庾姑從之。頤浩所領當罷也。時宣撫處置使張浚自興元復回閬州。浚奏金人與夏國頗睦。夏國屢遣人至吳玠軍中。丙寅。廣東漕臣汪召嗣奉其父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伯彥之官所。辛未。執政請除廣帥呂頤浩曰。汪伯彥長於治郡。上曰。伯彥爲郡。朕豈不知。恐外議以朕藩邸之舊。復云未協。朱勝非曰。漢用蕭曹故人。唐用房杜舊僚。今使伯彥任方面。未爲過舉。詔伯彥就知廣州。伯彥未拜命。盜數萬侵廣東圍城邑。郡人相率請伯彥討賊。伯彥乃上領帥事。旣而賊亦遁去。先是醫官樊彥端湯藥有勞。御筆特轉遙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

爲陛下臨御以來。深戒僥倖之弊。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許覆奏。所以絕羣小之求。天下幸甚。今奉御筆。臣恐斜封墨敕。復自此始。願下三省評議。乃詔寢前命。丙子。上謂宰執曰。凡御筆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樞密院。與以前不同。若或未由。當許卿等奏稟。給舍繳駁。朱勝非曰。不由鳳閣鸞臺。不謂之詔令也。初。鎮江府有織羅。歲貢御服花羅數千匹。兵興罷貢。至是內藏庫舉行。守臣胡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司劾世將違旨。府寮皆懼。世將曰。某以身任諸公無憂。戊寅。詔罷之。上曰。軍興匱乏。豈可以御服之物爲先。且省七萬緡。以助劉光世軍也。辛巳。上謂宰執曰。湖南巨盜旣平。殘黨復能作過否。呂頤浩曰。有未滅者。令李綱收之。然聞綱縱暴。其治潭恐無善狀。上曰。朕選任賢才。惟恐有遺。朕蓋嘗任綱。不知其有何功可紀。若宣和論水災。以此得望可也。權邦彥曰。綱只是掠虛美。頤浩曰。綱之爲黨。與蔡京一體。靖康伏闕薦綱者。皆其黨。陳公輔、張燾、余應求、程瑀、鼓唱爲之。至殺內侍。幾生大變。上曰。如伏闕事。儻再有當誅之。自兵興以來。急於除用人材。並無降詔之體。至是學士棊崇禮言。望舉行故事。是日詔從之。湖廣有統制官張忠彥者。駐軍廣州。頗擾一路。宣撫使李綱召之不來。綱察忠彥意樂爲郡。檄令權知岳陽。忠彥果至。卽械送所司。取旨誅之。乙酉。詔諸路帥臣帶宣撫使者並罷。於是李綱知潭州。止帶湖南安撫使。丙戌。詔龍圖閣待制知温州洪擬。爲禮部尙書。主管川陝茶馬趙開。做大觀東南北鹽法。置合同場鹽市。驗視稱量封記發放。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約九錢四分。鹽所過每斤納錢七分。住賣納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六十。自此始推行之。金



諸將請其主晟如中京。以觀遼王及兩河之地。是秋。左右副元帥尼雅滿、鄂勒琿、監軍烏克紳、都監烏珠  
拳、兀朮自皆會於燕山以迓之。畱左監達喇守祁州。都監伊都守雲中。伊都久不遷。常快快有叛意。至是  
約燕京統制浩里。原名稿里。今改正。同反。蓋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伊都密諭燕兩河郡守之契丹漢兒。令盡誅女  
真人。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妻來告。時烏克紳獵於居庸關。見二騎交馳甚遽。追獲之。於靴中得其反狀。悟  
室回燕統軍來謁。縛而戮之。伊都既覺。父子以游獵爲名。遁入夏國。不納。遂之韃靼。韃靼先已受烏克紳  
之命。以兵圍之。伊都父子皆死焉。烏珠馳至雲中。凡預謀者悉誅之。並殺尼雅滿次室蕭氏。烏珠回燕請  
罪於尼雅滿。曰。蕭氏乃天祚元妃。與兄實仇。然忍死以事兄者。蓋將有待。今事既不成。他日帷間不測。寸  
刃可以害兄矣。某愛兄故擅殺之。尼雅滿泣而謝。於是令諸路盡殺契丹。其得脫者皆西亡入夏。北奔沙  
漠矣。冬十月戊子朔。宰執奏言者乞置監收馬事。上曰。若復孳生馬監。當就水草地。於是三省樞密院  
條上。欲以饒州爲牧地。郡守帶提領。仍選使臣五員。專管其事。上曰。兵以馬政爲先。唐開元間。馬多至四  
十萬匹。當時用一縑易一馬。亦要得人。又如王毛仲。陳馬若錦繡。其盛如此。起居舍人胸山王洋言。近  
百官進對。所奉訓誥。皆不關史氏。慮歲久失實。請自今有得聖訓事。關休戚。弗具報者。聽史官論列。從之。  
時諸路盜賊稍息。左僕射呂頤浩。慮守令不虔。請分御史循行諸路。上乃詔三省選強明廉謹之人。臺  
察不足。則以郎官攝之。皆令引對。面給親劄。御寶。歷回日。考其殿最。以著賞罰。乙丑。詔遣曾統、朱異、明橐、  
胡蒙、劉大中、薛徽言等。分往諸路。並以宣諭爲名。異、桐廬人。橐、長沙人。大中、楊子人。徽言、永嘉人也。詔各

賜內帑絹二百匹。統等辭免。上曰：朕欲出使無擾，不受一切饋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聞司馬光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至今人多誦此語。時資政殿學士李回以老儒知洪州，雖仁厚有餘，而智略不足，故下多縱弛。帥司屯兵數萬，皆招收潰賊，既無所憚，又軍食不足，恣其所爲。郡民夜不解衣，惟恐生變。大中至江西，以回爲不職，且言其縱子弟預政，及多辟親黨攝官，凡二十餘事。朝廷初疑太多，再下大中審實。大中言十中之一二耳。事有大於此者，乃詔落職，罷之，回歸饒州而卒。先是有富順民李勃者，因與娼阿王詐稱徐王到夔州，守臣鄧迪申宣撫司，遂津送赴行在。道由衢州，吏白守臣鄧人汪思溫親王至州，當避正堂。思溫曰：卽乘輿至，何以待之？治供帳如大賓客之儀。勃至行在，驗得其詐，送大理寺根問。獄具。庚寅，詔勃依軍法。阿王決杖編管。起居舍人王洋乞封錢氏之後。甲午，上謂宰執曰：洋面對舉不急之務，可降一官。且曰：朕虛己求言，如盜賊等事，可言者非一。洋姑應詔旨，豈朕所以望臣下之意？若獻言者有補治道，朕當旌賞。旣而洋知吉州，猶得直徹猷闕而去。自罷江淮等路發運使以來，頗失上供錢物。至是新置江浙荆湖閩廣九路都轉運使。丙申，以大理卿張濟爲之。仍除集英殿修撰，置司湖州。言者謂今年閏四月壬辰，有詔戍兵於本州，知通依階級法。蓋朝廷灼見官軍在外恣橫之弊，然經由州縣，一切不卹，擅發倉廩，豪奪錢穀，甚至笞撻官吏，肆爲凶暴，豈可姑息不問？望今後統兵官經由州縣，如屯駐法從之。己亥，上謂宰執曰：銓曹若不爲人吏舞文，卽無留滯。長貳官肯閱文案，自然難欺。呂頤浩曰：臣昨任吏部尙書，頗見其弊。臣以爲四選人吏作過，大卽流配。次當勒停。上曰：赴部之官，往往

以細事難知。動涉旬月。不可不革也。初。金人陷南京。守臣休寧。凌唐佐降之。復以爲南京守。至是。唐佐密疏劉豫虛實。遣人持蠟書歸朝。爲人所告。豫執唐佐。還汴都。庚子。殺之。囚其妻田氏於潁昌府。其後京西招撫使李橫下潁昌。田氏訟其事。橫以聞。詔贈唐佐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胡松年面對。論吳越楚漢皆有謀臣。如吳不用申胥。楚不用范增。則爲越與漢所滅。乙巳。上以語宰執。於是朱勝非曰。唐肅宗用李泌。以白衣爲謀臣。上曰。德宗幸奉天。一時謀議。盡出學士陸贄。故號內相。庚戌。宰執奏禁私酒事。上曰。私酤亦害國計。呂頤浩曰。茶鹽權酤。今日仰以養兵。若唐府兵可復。無養兵之費。則可罷。不然。舍此何出。朱勝非曰。權酤自漢武時。因用兵而有。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亦見久利也。朱勝非上疏。陳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儻無變通。理必坐困。逆豫方行。什一法。聚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淮南旣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山寨已二十六項。彼得之。未必爲用。我失之。人心必去。且謂官軍不敢出。逆黨能驟來。以江南爲危地。北爲樂土。若承此時。擣其巢穴。則淮北振擾。而江南自安。三謂金使旣行。未有要約。而豫之惡。可以藉口。況彼姦詐。但計強弱。如尙強。和必不集。與其併力南向。曷若先破豫兵。以去其助。四謂大軍一出。當明諭將帥。凡官帑金幣。皆以賞軍。此藝祖伐蜀。惟取土疆之意也。五謂渡江之後。有助順土豪。可率衆者。擢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不三二年。中原可定。上從之。右諫議大夫徐俯言。大臣不可立威。當與諸將論事。上謂俯曰。昨杜充一向威嚴。將帥不敢議事。朕詔執政與諸將會食。共議。卿知未。十一月己未。宰執進呈俯章。呂

頤浩曰。將相和則國安。豈可人情不通。上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亦不可偏廢。如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此蓋難事。己巳。宰執奏新除太尉韓世忠。合依兩府恩制。上曰。朕昨命中使賜世忠帶笏。絨座以寵之矣。昔周賞晉侯。賜之大輅戎輅。彤弓盧矢。秬鬯。今世忠有功。宜厚予之。吏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除龍圖閣學士。知潭州。與求乞祠。改以禮部尙書提舉太平觀。庚午。洪擬奏有官必有吏。然先世之吏正。後世之吏邪。故有所謂猜狹吏。有所謂豪惡吏。有所謂輕黠吏。有所謂深刻吏。尹賞。張湯。王溫舒之徒。猶能制而用之。故能勝其任。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罪。吏告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案之。則相與疑曰。豈寬縱致然耶。故任職者皆以不案吏爲得計。宜其所在姦吏。專權擅勢。大作威福。臣竊憤之。願詔有司立法。應官除名者。吏勒停。官衝替者。吏放罷。官能自案吏。則許免失覺察之坐。如此則吏強官弱之風浸衰矣。上謂宰執曰。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文爲姦。呂頤浩曰。緣官不知法。故吏得以欺也。權邦彥曰。昔有三不欺。不敢欺。在威。不能欺。在明。不忍欺。在德。上然之。辛未。上謂呂頤浩。朕嘗思創業中興事。殊祖宗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必顧祖宗以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墜者欲舉。然天不假易。朕敢不勉之。辛巳。上謂宰執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奏。朕戒以持法明恕。如宣和間。開封尹盛章。王革。可謂慘刻。呂頤浩曰。惟明克允。乃用刑所先也。時袞奏昨政和新書。曾未數歲。而論議紛紛。衝改幾半者。皆自縉紳之臆說也。願降睿旨。若於新書有所增損。乞更加參訂可否。勿使輕紊成憲。乃詔今後臣寮所請。若祖宗法意并

新書有所增損。令刑部參酌申省。江西宣諭薛徽言奏。漢薛宣守左馮翊。時頻陽縣當數郡。湊且多盜。令薛恭所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樸易治。令尹賞以茂材。遷乃奏賞與恭。易未幾。兩縣皆治。蓋材有長短。邑有劇易。望許臣所到州縣。視吏無大過。止坐才窘而事不辦者。聽兩易其任。如薛宣故事。詔如合移官。申省取旨。初。詔知湖州汪藻。修元符以來日曆。至是藻言。東觀凡例。臣嘗預聞。今本州不經兵火。案牘具存。且多藏書之家。臣於郡政之餘。當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編年類進。以備採擇。壬午。詔從之。初。婦人阿易詐稱帝姬。曾下嫁曹成。致宗室趙士倫。申荆南鎮。撫使解潛。送赴行在。至是驗知其詐。下大理寺獄。具十二月丁亥朔。詔易杖死。士倫等皆編管。右諫議大夫徐俯。右司諫劉棐。言。湖南安撫使李綱。慢君父。輕朝廷。及改制書等罪。甲午。詔綱提舉崇福宮。棐。宋城人也。宰執奏御筆批出。令舉舊制。禁民間絕銷金事。上曰。昨因閱韓琦家傳。論戚里多用銷金衣服。朕聞近來行在銷金頗多。若日銷不已。可惜廢於無用。朕又觀春秋正義。謂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蓋淫侈不可不革。先是通州歲支鹽二十萬袋。時淮南宣撫使劉光世。下統制官喬仲福。置私鹽做官袋。而用舊引貨於池州。人不敢問。言者以爲今歲緣此支鹽僅三萬袋。實損課額。於是尙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今養兵大費。多仰鹽課。若將佐容縱侵紊。非獨妨客販。卽養兵大費必闕。乃詔光世追仲福取問。仍誠所部將佐。不得販鹽。違者重竄。高麗國遣人入貢。己巳。司封郎官鄭士彥奏。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國家承平時。禁軍教法甚嚴。況今艱難。而諸州往往穴占。大抵以將迎爲急務。以教習爲虛文。望詔有司。申嚴故事。每州選兵官。

專主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辛亥詔劄付諸路帥司。左司郎中金壇張綱奏欲今後令州縣月具繫囚存亡之數。長吏結罪保明。中提刑司歲終較其多少。多則黜責。少則褒賞。壬子詔從之。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德安府獨存。鎮撫使陳規與羣盜屢戰皆勝。至是規奏屯田事。請以兵爲農。因農爲兵。其策甚可行。諫官乞推賞官吏。遂降詔獎規。甲寅言者又謂規深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望頒其法於諸鎮使。倣而行之。以參知政事權都督江。淮。荆。浙。諸軍孟庾爲同都督。婺州歲貢羅建炎中已減定爲三萬匹。是歲計臣格前詔乞復崇寧之舊。守臣王居正三上章且遣其屬詣都堂白宰執。仍手一疏五不可以聞。乃詔依已減定之數。初金人以伊都之叛。收平州守郭藥師。相州守杜充。平陽總管蕭慶。皆下元帥府獄。旣而悉免之。惟雲中副畱守李處能預謀族誅。左副元帥尼雅滿問充爾欲復南歸耶。充曰。他人敢歸南朝。惟充不敢歸也。尼雅滿顧而笑之。時金主晟已至中京。欲遂之燕雲。以伊都亂復還本土。至是副元帥而下。知其主已回。亦各歸所部。時鼎寇楊么。黃誠聚衆至數萬。么主誅殺。誠主謀畫。據江湖以爲巢穴。其下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衝。分布遠近。共有車船。李龜年記楊么本末曰。車船者。置人於前三州及渾江龍之類。皆兩重或三重。載千餘人。又設柏竿。其制如大桅。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轆轤。貫其顛。遇官軍船。近卽倒柏竿。擊碎之。渾江龍則爲龍首。每水鬪。楊么多自乘此。原闕。及海鯨船多數百隻。海鯨者。鯨頭也。蓋車船如陸戰之陣兵。海鯨船如陸戰之輕兵。而官軍船不能近。每戰輒敗。大率倫欽雖各有寨。而專恃船以爲強。誠衝雖各有船。而專恃寨以爲固。誠寨南據芷江。東北阻湖。惟西有陸路。又設重城濠。及陷馬坑。衝寨北據正江。東西南皆阻湖。誠衝每詫曰。地險如此。除是飛來。是月詔鼎澧。

鎮撫使程昌禹與荆南鎮撫使解潛分遣兵討之。既而昌禹奏殺賊五千餘人。又李龜年記曰：昌禹初到鼎州，披荆棘，立軍寨，與賊據戰。其御下甚嚴，不用命必誅之。故將士戮力，又爲鏡牀等刑，專以威賊。每擒賊黨，引其桀黠者，問以賊中事，辭不服，則以此刑治之。其徒旁視，惶駭戰慄。又陰縱其老弱以歸，故賊畏昌禹，不敢犯鼎州。

初，諸州鑄錢監惟饒之永平最古。蓋自唐乾元初已創本朝於至道中，增池之永豐，咸平增江之廣寧，而虔之鑄錢院，大觀末始建。兵興以來，鼓鑄殊損舊數，而官吏猥衆，往往虛糜廩給。是年始令永豐監卒寓役於饒，廣寧監卒寓役於虔，蓋移少以就多也。鄧隨郢鎮撫使桑仲與其下謀再攻金房，李橫曰：「不率三軍入西川，卽殺敵以報國，乃坐困於此。」霍明獨不從，曰：「朝廷旣招安我輩，無事且已，竟無行意。」仲怒，自馳至郢州起軍，明謂其黨曰：「大太尉來定見害，明度仲以駿馬日馳三百里，髻必解散，預備有力者爲之束髮，坐定，明卑辭謝曰：『擇日卽起兵，豈敢違大哥令。』事未須遽，莫理髮否？」仲欣諾，有力者旣得髻，卽擒而殺之。遂以仲再反聞於朝，仲之母奔告李橫，橫自鄧州率兵爲仲報仇，進圍郢城，明有口辦登城呼曰：「仲心難保，先殺明，次及兄矣。」何如？吾二人分其衆與地，請命於朝，橫不聽，攻之愈急，明開門與戰，大敗而走。旣而自歸行在，授洪州兵官，橫旣爲仲報仇，義聲稍著，詔授襄陽等州鎮撫使，僞河南尹孟邦雄盜發永安陵，河南鎮撫使翟琮憤不能平，思出奇以擒之，又知虢州董震初嘗從僞，至是復歸正，乃將所部與琮併力謀取西京，琮與子也。

# 中興小紀卷十四

紹興三年。歲在癸丑春正月丁巳朔。翟琮引衆擣孟邦雄營。邦雄方醉臥。遂將其族以歸。甲子。詔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府。總領都督府錢糧。仍選官屬充糧科院審計司。舜明。嵯縣人也。初。金將薩里罕等衆十萬。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至是入洵陽界。斥堠將部龍與敵遇。退走。金房鎮撫使王彥倉卒召兵。使別將二千人迎敵。初亦以小勝。旣而金諸軍萃焉。二將併沒。彥聞敗。乙丑。退保石泉縣。敵遂入金州。初。令廣西帥臣許中市戰馬。皆弱不堪用。至是降中兩官。壬午。詔置貫馬司於邕州。馬必高四尺二寸以上。每百匹爲一綱。先是言者論工部侍郎賈安宅。以爲張邦昌之僭立也。莫儔以書報安宅。安宅欲往從之。聞上登極。儔旣被罪。乃遽請致仕。又謂苗劉之變。呂頤浩等檄書至湖州。守貳及寄居葉夢得欲相率皆行。安宅斷然以爲不可。於是安宅被旨分析。旣上。委臺臣驗其實。始知安宅致仕。在儔被罪已前。亦未嘗沮夢得等勤王之議。惟與王黼連親。是月。安宅以徽猷閣待制奉祠而去。言者不已。遂降爲集英殿修撰。兼吏部尙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別人物。專在選曹。至唐而銓法密矣。然不盡拘以微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杜淹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韋思謙坐公事。負殿高季輔。遽擢爲監察御史。國初猶存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驗加獎。則是尙或任人而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釐改。典選者一切不得。



以意從事。振幽拔滯。無復關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者。許長貳具名以聞。二月丁亥朔。詔從之。辛亥。廣西買馬。置提舉官。既又撥本路上供錢七萬緡付之爲本。自是歲得千匹。雖極費力。斃於道者常半。然於治軍亦非小補。以右諫議大夫徐俯爲翰林學士。先是俯爲侍讀。進春秋解義。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引左氏傳及杜預釋。謂伯糾父在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名以譏之。上曰。桓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書名。貶之也。因顧右僕射朱勝非曰。卿更爲朕討論。而俯亦乞以聖諭編之記注。既而勝非又奉親筆。以爲天王之失。而孔子名宰。所謂指行事示褒貶者。於是勝非奏陛下天縱之能。日新之學。臣曷足以副隆旨。然嘗陪經幄。不敢固辭。謹參攷經傳衆說。庶幾推廣聖言。臣聞刑威者主之大柄。分守者臣之大節。桓公聽羽父姦謀。篡而自立。擅易許田。貪取郟鼎。如是四年。天王不問。乃使其宰往行聘禮。所謂主柄臣節。今盡廢矣。故經學宰名。所以譏周王也。望依俯所奏。以宸翰付經筵。且編之注記。永爲大訓。癸巳。詔從之。乙未。上覽權邦彥遺表。謂宰執曰。邦彥盡瘁國事。遽爾淪謝。深可傷惻。卿等可往弔之。問其家所須。呂頤浩言。邦彥歸舉家皆陷。今惟一女嫁韓穰。乃詔以所得恩數。分給其女。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失守。卽遣統制田晟。率兵守饒風嶺。且報陝西都統制吳玠。玠驚曰。事迫矣。當亟邀於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遂自河池縣。一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之。官軍萬七千人。益以洋川義士爲三萬。玠以黃柑遺金薩里罕。得之。始知玠東來。敵衆仰攻。我師連勝。薩里罕怒。斬其千戶貝勒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丁酉。犯租溪關。繞出玠後。玠

遽還仙人關。己亥，金人陷興元府。壬寅，子羽退保三泉縣。從兵纔三百。子羽遣玠書與之訣。玠得書泣。統制官楊政勸玠往救子羽。玠乃引麾下兵由間道趨三泉縣。子羽留數日。兵稍集。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聲復振。辛丑，宰執奏禁中神御薦饗禮科。上曰：朕皆自閱。有一事可議。神御二十五位。各用羊肚一。須殺二十五羊。恭惟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謹以別味代之。在天之靈亦必歆也。呂頤浩等言：陛下盡誠以奉先而仁恩及於微物。天下幸甚。初，建康府守臣端明殿學士李光以支軍衣絹不足。嘗借用上供絹。是月下本府具當職官。時光已奉祠去。而端明殿學士趙鼎爲守。鼎以爲光爲守臣。直移文有司取而用之。誰復敢議。安可併及他官。遂止。以光聞。因奏漕司不時應副。且迫於軍衣。光不得不爾。擇禍莫若輕。非其罪也。光之罪行及臣矣。始朝廷頗怒。得鼎奏。乃薄光罪。時參知政事同都督諸軍孟庾、江東宣撫使韓世忠各駐軍於建康。軍中多是招安強寇。鼎爲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庾、世忠皆加禮。兩軍亦肅然。知懼。民旣安堵。商賈通行。未幾移鼎帥江西。劉豫之母僞太后死。諡曰慈憲。是月葬於東平縣。三月戊午，宰執奏池州敢勇軍作過。上曰：此事雖由小人喜亂。亦守臣馭之失宜。呂頤浩曰：請先抽作過敢勇。且分汰其餘衆。乃議守臣之罪。上可之。丁卯，宰執奏揀刺親從親事官。上曰：凡招軍之費。動輒萬緡。人但見萬緡耳。不知皆生民膏血。豈可輕用。誠不得已也。浙東沿海制置使呂源因賜對。輒奏私事。爲言者所劾。是日詔今後上殿不得出論私事。初，襄陽府鎮撫使李橫旣得帥權。思立奇功以自固。又軍中乏食。往往以人爲糧。朝廷所給。皆州縣虛椿之數。橫乃與信陽軍鎮撫使牛皋相約。同

領兵北去。襲潁昌府。遇金人。戰屢捷。皋魯山人也。金人自入中國。少能抗之。不意橫等卒至。悉潰而去。遂復潁昌及汝州葉縣等處。至是橫等傳檄諸軍。將復東京。略曰。僞齊僭號。自速誅夷。國運中興。王師已進。西壓淮泗。東過海沂。又曰。金商之帥出其先。荆湖之帥繼其後。倘能納款。則悉仍舊貫。執迷不悟。則後悔難追。時橫已除京西招撫使。吳玠會劉子羽於三泉。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日而成。且儲粟守之。初諸叛以利誑金。謂四川唾手可得。金所忌者獨玠。故道險從金商。不意玠之越境而戰也。破金商無所得。己失望。而洋州公私之積。皆寘他所。至是野無所掠。殺馬而食。馬且盡。遂殺西河僉軍食之。又春。虜方作。至金牛鎮。距我師數十里而退。且遣人齎書招子羽及玠。子羽斬之。而縱其一。問孰遣汝來。曰。國相。國相謂劉益也。壬午。子羽與玠謀遣兵邀於武林關。而金棄輜重已去。擊其後軍。敗之。先是。宣撫司官屬有勸張浚移治潼州府者。軍士聞之皆怒。子羽馳書請勿徙。浚從其言。乃定。以太尉江東宣撫使韓世忠爲淮東宣撫使。於泗州置司。兵部郎官劉景真論淮南守臣當久任。癸未。上曰。守臣固當久任。至於選任。則不同。股肱近郡。止於承流宣化。惠養百姓而已。淮甸密邇寇讐。須曉軍事。知撫兵御將之宜。然後能扞一方。不可不擇也。夏四月。先是河南鎮撫使翟琮擒孟邦雄。奏至。上大悅。超授琮利州觀察使。而邦雄之黨梁進者。復爲劉豫守。襲琮於伊陽。琮設伏擊之。盡殪。京西招撫使李橫以聞。丁亥。以橫兼商虢鎮撫使。詔琮押邦雄赴行在。戊子。上謂宰執曰。沈與求。席益。前爲吏部長貳。甚有能聲。今乃不如方員多闕少。士大夫失職者衆。倘非痛戡姦吏。安得注擬無壅。可召洪擬等諭之。

己丑。宰執奏刑部郎中韓膺胄請誤入人死罪者。乞依祖宗法終身廢之。經赦不原。上曰。此仁宗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上又謂吏部曰。亂後文書不存。吏緣爲姦。長吏尤當痛懲其弊。使差注無滯。權尙書洪擬。雖累歷亦恐失於濡緩。席益曰。擬甚用心。上曰。治吏以法。使之畏威。乃不敢侮文也。呂頤浩曰。唯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也。庚寅。以浙西大帥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於池州置司。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戍。世忠已至鎮江。而姦細入池州城。潛燒倉庫。光世擒而鞫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世忠與光世交訴於上。詔光世移司建康府。而世忠又欲以兵襲其後。上遣使和解。仍書後漢寇恂賈復事戒之。登仕郎鄒況上書言其兄浩直諫。且乞雪昭慈獻烈皇后之謗。辛卯。上謂宰執曰。此是哲宗朝事。言之無傷乎。徐俯曰。陛下母事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謗已息矣。上曰。昭慈勳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本朝盛事。俯曰。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正后生九子。繼萬世之統。以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以多近嬪嬙。小人陰連宮掖。因是得行媒孽。遂致廢后。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之罪也。壬辰。詔都督府移於建康。浙東宣諭朱異薦鎮東軍僉判張九成等五人政績。是日。詔各轉一官。上曰。增秩賜金。古所以賞守令。故郡縣之政克舉。呂頤浩曰。內姜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恐外議以臣爲私。上曰。不可。有功必賞。乃所爲公。使有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也。癸巳。上曰。鄒況乞雪昭慈之謗。今當大祥。因此時下詔。如況言可也。上遂問昭慈得罪泰陵之因。俯對以昭懷上僭及左道之誣。席益曰。此皆章惇蔡卞之罪也。遂詔昭慈諡號。別加討論。甲午。上曰。況浩之弟。欲擢之。乃令上殿。徐俯曰。鄒浩亦有子名柄。然嘗爲李綱客。今當以其父故用。

之。若終嫌其陷於綱黨。浩更有次子。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爲御史使言事。聳動四方。亦足爲國家之光也。尙書省言。浙中去歲大稔。今韓世忠移軍屯泗上。非借民力。恐饋餉不集。乃命戶部尙書黃叔敖。與江浙都轉運使張公濟。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以空名告身誘富民。糴米五十萬石。芻五十萬束。乙未。叔敖等奏。今來博糴。與常時不同。乞不作納粟。仍與免試注官。汝嘉。麗水人也。時鼎寇楊么。衆至數萬。僭號稱大聖天王。旗幟亦書此字。且用以紀年。乃詔湖南帥臣折彥質。令節制潭鄂荆湖諸軍。會於鼎州。討之。於是鼎澧制置使程昌禹。先遣統制官杜滿。引兵攻賊寨。以俟諸軍來會。旣而潭州統領官劉深。鄂州統制官顏孝恭。共二千人。荆南將官羅廣。三百人。並至屯鼎之城外。而軍食不繼。辛丑。鄂潭之兵南還。癸卯。荆南之兵北還。而洪亦歸矣。戊申。宰執奏戚里高士矐。乞落階官及差遣。詔除權客省四方館公事。仍轉一官。上曰。士矐宣仁近親。又最長。故優異之。然不可躐等。高爵厚祿。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呂頤浩曰。漢有恩澤侯。本朝固無也。上曰。此曹何厭之有。雖與之正任承宣使。又望節鉞矣。己酉。上諭宰執曰。人材當須長養成就之。今每除一監司。常患無人。向遣五使宣諭。意在利民。至於賊吏。所當深治。然所在多置獄。橫及無辜。非朕本意。此後唯謹。擇監司。不必遣使。遂詔諸緣宣諭所發置獄。除正犯。人外。並放。時神武後軍都統制巨師古。駐軍楊州。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欲令聽其節制。師古不服。世忠劾罷之。詔主管殿前司郭仲荀。兼統神武後軍。初。詔李橫。牛皋等直趨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宣撫司夾擊。時朝廷方嘉橫勇敢向前。而江西帥臣趙鼎。獨奏襄陽居江。

淮上流。實川陝襟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爲得策。今聞橫與牛皋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僞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衆。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也。近有來自襄陽。臣竊訪之。云橫止緣乏食兼無衣。則其出兵固非獲已。臣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糧足。則不假他圖。然後責其守疆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可爲持久之計矣。上覽奏。頗憂之。橫等軍本羣盜。雖勇而無律。見金所遣子女玉帛。縱掠數日。置酒高會。金人聞而易之。僞齊將李成。與金合衆二萬復來。橫等多無甲。戰敗而走。賊亦不敢深逐也。參議官穀城譚世則。爲賊所執。令其臨江漢招橫。橫不答。世則遇害。潁昌府復陷僞境。至是荆南鎮撫使解潛奏。橫已回襄陽。及金犯鄧州境。與本鎮甚近。緣四川總領財賦趙開。遏糴將士饑餓。望下湖南撥兵同保上流。仍下川路備糧。詔以付宣撫司。鼎寇楊么拒官軍累年。賊徒亦多被殺。至是以諸處會兵來討。人心頗搖。乃僞肆赦。立鍾相之幼子子義爲太子。自么與黃誠以下。皆盡臣禮之。以固其黨之心。初賊有寨僅七十。中間爲官軍所破。或葺或廢。惟夏誠、劉衝二寨險不可破。上每日朝退。卽閱羣臣章疏。及四方奏報。申時付外。乃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以爲常。未嘗少怠。五月乙卯朔。上因以語宰執。且曰。每日申時付外。章奏至卿等處。晷刻皆定。可見也。河南鎮撫使翟琮。奏去朝廷道遠。緩急乞隸宣撫處。置使張浚。戊午。詔從之。己未。資政殿大學士吳敏卒。自渡江以來。大宗正權於虔廣二州置司。至是詔行在建睦親宅。辛酉。宰執奏當作屋百間。上曰。此非今所急。然事有不得已者。故春秋得其時則不書。不書者。聖人之所許也。近時營造之令一下。郡邑卽科於民。故民輒

受弊。若物物和買。則民不與知。乃令有司條上。是年冬始成。南班宗室至而居焉。初。權貨務都茶場。概稱行在。至是詔鎮江府吉州置司者別爲名。時御筆增小官俸。下有司條具。壬戌。上曰。小官俸增。雖變舊法。亦所以權一時之宜。祖宗成憲。固當謹守。至於今昔事有不同。則法有所不得。亦須變而通之。自元豐增選人俸至十千二百。當時物價甚賤。今飲食衣帛之價。比宣和間。猶不啻三倍。則選人何以自給。而責以廉節難矣。初。遣奉使潘致堯。高公繪等。往金國軍前通問。至是回。乙丑。以致堯爲刑部郎中。公繪爲浙西都監。金願再遣重臣以取信。丁卯。遂以吏部侍郎韓肖胄。除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辛未。命肖胄爲金國軍前通問使。仍擢給事中。胸山胡松年。爲工部尙書。副之。肖胄等辭。奏曰。緣大臣各徇己見。致戰和未有定論。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癸酉。宰執奏稟國書。上曰。有天下者。當持之以謙。易曰。謙尊而光。則知能謙者尊而光矣。時有上殿官李長民者。正民之弟也。戊寅。上問宰執曰。長民比正民如何。呂頤浩對曰。二人皆淹博。文辭則長民優。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朕得其橐。以示從臣。而正民以光等爲皆不合時宜。士大夫笑之。徐俯曰。正民父景淵。長者。持論平允。不以元祐爲非。臣嘗戒長民當繼父志。上曰。顧長民力行如何爾。元祐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偏用。餘人亦不可偏廢。惟賢則用之。上又問鄒況如何。人頤浩等對曰。浩之弟。上曰。浩固賢。今更當論況之賢否。席益曰。陛下不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已知浩之賢。又問況之賢否。可謂至公矣。上曰。朕心至公。未嘗偏有好惡。況用人乎。旣而除長民監察御史。常與改秩。湖南宣諭薛徽言。薦通判

永州劉延年、祈陽縣令張登、欲就任增一秩。己卯，上問宰執曰：「延年何如？」人呂頤浩等皆曰：「不識。」上曰：「古人求賢如不及，然人固未易知。聖人猶難之，大臣旣不識，何由知其賢否？」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上又謂宰執曰：「監司守令皆有勸農之名，未聞勸農之實。」呂頤浩曰：「漢力田與孝悌同科，以重農事也。」上曰：「觀文帝詔，足知當時重農事矣。」席益曰：「大觀政和間，亦嘗舉行勸農事，而吏不以實應，徒爲文具。至有追集農夫物，留累日以待守令之行阡陌者。今當令縣縣行勞來之實，上然之。」初，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解元、杜琳等將兵渡淮北去。至是，詔世忠、金人已約講和，所遣兩軍且駐盱眙，勿侵齊國之境。是月，劉豫僞戶部侍郎馮長寧與監察御史許伯通同十一稅法，與阜昌敕令格式皆成。二法並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其說以謂宋之稅法爲民大蠹，權豪交通州縣而欺愚弱，入田宅不承其說。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爲推割，產已盡而稅猶在，監固拘囚，死而後已。官攤逃戶之稅，使邑里代輸。又方田高下土色不實，朝行寬恤之詔，暮下割剝之令，故民窮而起爲盜。大率皆吠堯之言也。資政殿學士許翰自湖北遷居江西。六月，戊子，卒。金人之由襄斜谷而去也，宣撫處置使司遣軍追擊，俘女真二千口。至是，張浚奏捷。時副使王似纔至，而朝廷末之知也。上曰：「賴敵自退，兩蜀無虞。」左僕射呂頤浩曰：「臣深以爲憂。今強敵自敗，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取旨，上曰：「可速其來。」仍督王似盧法原之任。庚寅，曲赦川陝令吳玠、速上將士功狀。旣而法原亦至，仍置司於閬州。於是總領四川財賦趙開、白似等求罷。且言自改脩茶鹽酒已壞之法，歲有常息。起建炎己酉，至紹興癸丑，共收一千五百餘萬緡。兼陝西茶馱及陝西造銅



錢引紐計川錢又八百三十餘萬緡。惟是官吏營私，惡其不便於己，共興謗譏以爲擾。今老矣，恐誤國事。似等知軍食方急，不可以無聞，乃疏乞因任，詔從之。自川陝屯兵一歲之用，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而對糴居其半，錢三千餘萬緡，而鹽酒稅亦半之。此其大略也。此據鄭剛中送人序上謂宰執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朕嘗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必可行也。鼎寇楊么犯鄂之公安，石首兩縣甲午，詔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瓊爲荆南潭鼎澧岳制置使，率所部全軍，并帶統制官崔增水軍，擣其巢穴，仍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各以船五百隻與瓊，又詔統制巨師古以兵二千亦隨瓊去，併力討之。瓊又請金字牌欲招安其衆，上曰：建炎以來盜踵起而不息者，由黃潛善專事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故不逞之徒胥動爲盜，楊么罪惡貫盈，何以招爲？仍命將來破賊，誅止渠魁，貸其脅從，許以自新。庚子，給事中黃唐傳乞立武選格，以科舉人數三分之一待武士。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詔兵吏二部條上。建炎中國子監併歸禮部，丁未始詔駐蹕所在國子監量養士，仍置博士，然未果行焉。初呂頤浩以養兵費廣，乃稍更鹽法，循法爲序，使商賈入納奔湊，又經理淮甸，以護通泰，專鹽利，而堂吏張純獻計，頤浩增定私鹽刑名，多配嶺南犯者相屬。於是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法已極重，貧民所負至少，而受捕豪家結羣持仗，則法不能及。宰臣循蔡京之舊，亦用張純提領兩務，而戶部與胥吏通姦利，已有顯狀。上諭同曰：凡舉事不能有利無

害。第當擇利多害少者爲之。非卿言。朕不知其害。至是亟命有司更定其法。下純大理寺治罪。取兩務復隸戶部。時選部案牘不存。吏得爲姦。川陝官到部者。多以微文沮抑。往返輒經歲。於是考功郎官歷陽魏玘奏。請細節不圓者。悉先放行。人以爲便。自後踵行之。